

二
湘從事錄

神州國光社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

織言

清陸圻

海東逸史

清海東逸老

三湘從事錄

明蒙正發

神州國光社

主編者

程演生
李季
王獨清

編輯者 中國歷史研究社

本書輯錄 李季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弄四號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

實價

序言

我在本叢書第十七冊的序言中曾經說過，明末的內亂外禍，始則接踵而至，繼則並駕齊驅，尤演成空前的大觀，因此我於大體表現這種大觀的第十七冊外，復輯錄各種關於內亂的史料，作為第二十冊，並草一長序闡發其內蘊，現在這一冊所收，大都都是敘述外禍的材料，計有下列三種：

一、陸圻的織言

二、翁洲老民的海東逸史

三、蒙正發的三湘從事錄

同時我也要用相當的篇幅指出這些材料應有的線索及其所包含的教訓，因為外禍除一個朝代的興亡外，還有一個民族問題，比內亂更為複雜而重要，我們對於牠應有充分的認識。

1
明末的人對於明朝的覆亡約具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起因於內亂，一種認為起因於

外禍。如蒙正發即主張前一說，所以他於歷舉流寇種種作惡，以致無從攘外的事實後，總括起來說道：

「北自燕都，南至滇粵，流毒所及，悉成潰決。故曰：『始終皆流賊之爲害也。』」（見三湘從事錄跋文）但在另一方面，夏允彝却主張後一說，他曾自問自答道：

「賊之發難以何事起？天下嗷嗷，皆以加賦之故；然加賦於何年，皆以東彝發難也。」（見本叢書第十七冊五三頁幸存錄）

張煌言也持同一的意見，他在答郎廷佐的書中說：

「自遼事起而徵調始煩，而催科愈急；催科急，而民卒皆相率爲盜，是成寇禍者誰人也？」（見蕭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三五〇頁）

其實明朝的滅亡有許多根本原因，我在本叢書第十冊和二十冊的序言中已經說過，而因遼事所加徵的遼餉不過是其中較小的一種，絕不能視爲明亡的唯一原因。至於流寇只是那些原因所產生的結果；不過當外有強敵鷹隼虎視之時，內亂愈烈，外禍便愈甚，這是完全自然的事，用不着多所說明的。

我們現在要追究的是滿族自努兒哈赤（清太祖）以夷酋而崛起建州，創八旗，立法

制，始由簡單的部落進而完成一個有組織的國家（在神宗萬曆末年）在位十一年，一傳至皇太極（太宗），在位十七年，變成明代的勁敵；再傳至福臨（世祖），便君臨中國，何以這樣迅速？

根本原因自然是滿族因生活習慣的關係，精騎射，驍勇善戰，而將帥又得人，非漢族的武力所能匹敵，故能在短時期內橫行中國。當萬曆四十七年，楊鎬率四路大軍（號稱二十四萬，實不過九萬）進攻，努兒哈赤以傾國之師（六萬）迎戰，竟爲所敗，死亡過半。至崇禎十四年松山之役，皇太極復破明兵十三萬，如摧枯拉朽，指顧而定。這是雙方武力優劣的明徵，並非完全偶然的事。

當時明朝的人口約六千萬左右，滿族的人數雖不得而知，但總只有幾百分之一，大概不過如匈奴與漢朝人口數的比例。他們的武力雖強，人數却少，怎能征服全中國呢？並且『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他們即使能乘明之危，據有全中國，又怎能統治文化較高的漢族？此事的原因就在明末有的是頭等漢奸供他們的驅策，使他們在一方面得襲『金人……以中國攻中國』（引岳飛語，見宋史三六五卷五頁）的故智，佔據全中國，在另一方面，復進一步利用漢族的治術來籠絡漢人，使甘心受其宰制。我們現在可以提綱挈領地

4
舉出幾個這樣的漢奸來作爲例子。

在頭等漢奸中坐頭把交椅的當然是洪承疇。他本是明朝的薊遼總督，松山之役，兵敗被俘至盛京，絕食累日，以死自誓，崇禎帝也以爲他已死難，于祭壇十六，至爲傷痛，可是統治階級的生存所造成的享樂主義終於決定了他的前程，皇太極的絕色妃子博爾濟吉特氏的婢裝入侍，軟語柔情打動了他的心弦，她手中的人參湯振作了他的享樂意識，他於是背叛國家與民族，投降他所征討的外敵了！

皇太極忽然獲得這樣一個賣國求榮的大人才，真是喜不自勝，親到洪承疇的室中，演一套解衣推食的把戲，將自己的貂裘脫下給贈洪氏，後來更是賞賚無算，並陳百戲作賀。這在洪氏固然覺得皇恩浩蕩，富貴重來，但滿族的糾糾武夫却不心服，以爲洪某不過一羈囚，不應受如此寵待。皇太極便向他們解釋道：

『吾儕所以櫛風沐雨者究欲何爲？』衆曰：「欲得中原耳。」皇太極笑曰：「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樂？」（見蕭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二〇〇頁）

這個『引路者』的確可算是清朝第一個開國功臣，因爲他不獨於清兵南下後，始則招撫江南，繼則經略湖廣，雲貴，兩廣，終則奏請三路大舉攻明，盡了他的最大的力量，而清朝

的開國規模也爲他一手所規定。他承着主子的意志，希望滿族永遠做中國的統治者，規定滿人只許爲官爲兵，不得爲工商，藉免削弱他們的統治力量。這種政策原至狠毒，近人筆記竟認「此則洪承疇之有功於漢族，抑若善於補過者。」因爲一則漢人的農工商業在二百年中得免其擾，二則旗人「仰恃漢人，猶嬰兒之於乳母，民軍一起，數月而亡。」蕭一山竟稱「其言不爲無見」（見同書同卷二六六頁）這未免太滑稽了！洪承疇背叛民族利益，使漢人出租稅供養持刀相向的整個滿族，爲古今中外的史乘上所僅見，這也談得到「有功」與「補過」上去，則一切漢奸不利於漢族的一切舉動，無不如此！至於嬰兒乳母的比喻簡直是最無恥的自寬自解之詞，因爲漢族明明做了二百七十年的家奴，猶自詡爲「乳母」，滿族明明做了二百七十的統治者，竟視爲嬰兒！像這樣的嬰兒，正是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國家所願意做的，大好的中華民族準備哺乳罷！

在漢奸中坐第二把交椅的是吳三桂。他原爲明朝的遼東總兵，襲平西伯，當李自成入據北京，令其父招降，他在歸途中本擬從命。及聞自己聲色俱絕的愛妾陳圓圓爲自成所據，便大怒，遽易縞素，爲先帝復仇。吳偉業的圓圓曲所謂「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正是描寫這種情形。

吳三桂既不肯降賊，即疾歸山海關，上書清攝政王多爾袞請兵，許「裂土以酬。」然多爾袞覆書，已經表明趁火打劫的態度，明告三桂，「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爲藩王。」三桂此舉，明明是前門拒狼，後門進虎！但他爲要保全他的身家，延長他的富貴與享樂，也就顧不得這些，於是輕輕地引虎入室了！

他首先向他的「率衆四十萬，」前來山海關迎戰的情敵進攻，輔以清兵，獲得絕大的勝利。旋奉新朝命令，與滿族諸將窮追自成至西安，擊敗他的六十萬衆，平定陝川，終於與洪承疇奏請乘機大舉，追永曆帝於緬甸，執歸雲南，絞殺於市，並及其十二歲的太子。

此外，從清兵入關的大漢奸還有耿仲明，尚可喜，和孔有德。他們都是降清的明將，因平定南部中國有功，一鎮福建，爲靖南王，一鎮廣州，爲平南王，一鎮廣西，爲定南王，與鎮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稱「清初四藩，」都是屠殺漢族的僧子手。

然講到屠殺，我們總不該忘記李成棟，雖則他的職位遠不及上述數人。他也是以明將降清的，從清兵入關後，屠嘉定，屠廣州，最爲努力。

至於清兵入關後，明將爲保全自己的功名利祿而投降的，多至不可勝數，而劉良佐，金聲桓，鄭芝龍，孫可望等算是其中最著名的。

我們應當知道，明末如果沒有這許多降將幫助清兵打江山，他們即來趁火打劫，也決不能據有全部中國，至多不過像金之於南宋一樣。隔江對峙，因為他們的兵力有限，絕對不敷分配，舉個例來說：『清軍之陷金陵，下淮安也，不過數萬之兵』（見清代通史上卷二九六頁），而江寧『馬步兵二十三萬八千有奇皆降』（見本叢書第十八冊四三頁，韓荃江陰城守紀）。當時的明將如果不以投降為唯一的出路，而決心抗戰，清軍未必有戰勝的把握，即能以少勝多，也未必能完全消滅這種抵抗的軍事勢力。他們如果要因此節節設防，當然無此力量。況且北部和西部中國的軍隊如果也同樣起而抵抗，他們根本就不能東下，否則也是孤軍深入，自陷絕境的。現在不要講到處抵抗，會使清兵無所措手足，即就江陰而論，在四週都已降清的當兒，嬰城固守八十餘日，在全部軍事上似乎沒有多大的意義可言，其實不然。因為此舉。

『蔽遮錢塘南下之師，捍衛閩廣新造之國。』（見本叢書第十八冊一〇〇頁沈濤的江上遺聞）

7
非常重要。由此可見不戰而降的將士們背叛明朝，出賣民族利益，是何等罪大惡極！由此也可以看出豫王多鐸，英王阿濟多，肅親王豪格等能夠以少數清兵橫行中國，全因得力於漢

奸的輔助，否則很少成功的希望。

自有了這種漢奸，即無清兵，他們也是會替新主人開闢江山，因而爲自己圖謀利益的。例如金聲桓就是如此：

『未費滿洲一矢斗糧，孤軍傳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縣數千里地，拱手歸之新朝。』（見同書同冊一〇五頁徐世溥的江變紀略）

這樣一來，要想這個『新朝』不做漢族的統治者，在勢是不可能的了。

然投降清廷，出賣民族利益的，不止於這些漢奸，不止於武官，即文官也是一樣，總說一句，是完全不分文武的，試看：

『清軍抵北京，明文武官員出迎五里外。』（見清代通史上卷二六一頁）

而史可法的部將張天祿於投降清軍，供其驅策後，自己已屬無恥，甚至於還在嘆息：

『渡江以來，所過州縣，不少名進士，皆苟活無恥。』（見同書同卷二九九頁）

至於南京的情形更是不堪：當豫王抵京，明的降臣除依照亡國公式，出迎五里外，

『文武各官爭趨朝賀，職名紅揭堆至五尺者，凡十數處。』（見本叢書第十八冊三二

三頁，江南聞見錄）

以上猶可諉之於兩京無主，勢所必至。然隆武帝所在的地方也不見得好些，試聽他對臣下說罷：

『昨關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多封，今具在此，吾不欲知其姓名，著錦衣衛檢明封數，對衆焚之。』（見清代通史上卷三一〇頁）

這些事實證明所謂投降，不是單個人的行動，而是大羣人的行動，換句話來說，是一個階級的行動。所以降清的進士李紹祖於被執受瞿式耜的詰責時，答道：

『天下人皆降，豈獨紹祖也？』（見三餘氏南明野史下卷二九頁商務出版）

而何騰蛟被執，於烏金王勸降時，也說：

『王何患無降官降將哉？』（見同書同卷三一頁）

現在要問這是那一個階級？當然是統治階級，即自由地主階級。此事十分顯明，不用多說，因為當時的文武官吏，尤其是較大的，都是地主，而上述那些文武官的行動正代表這個地主階級的趨向。如果要求事實的格外顯明，也不妨舉出一個例子來，即鄭芝龍的投降：

『芝龍田園徧閩廣，秉政以來，增置莊倉五百餘所，驚馬戀棧，遂進降表。』（見隆武遺

像這樣的投降自然不限於爲官吏的地主，就是鄉間的地主也沒有兩樣。如『家富耦國』的謝三賓係以鄉紳而降清，並甘心作漢奸，向清軍告密的（見海東逸史第七，第九和第十四卷），鄉間的團練是在這種鄉紳的手中，因而變成清兵的先鋒隊，雖窮鄉僻壤，也無孔不入。如王翊結寨於四明山，即被這種團練勾引清兵攻破，所以他對諸將說：

『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爲之嚮導，彼敢行險地如枕席乎？』（見海東逸史第九卷）

這可見地主階級的投降是普遍的。所以王毓著很沉痛地說：

『冠裳世祿之家，營窟以待新朝；郡邑蒞事之長，收圖以修降表。迫呼犒迎之費，盡屬青衿；供奉大清之牌，遍傳黔首。』（見本叢書第十一冊一六〇頁，徐芳烈浙東紀略）

然這個地主階級爲什麼要投降清廷？根本原因是明代因經濟上的大變動（參看本叢書第十冊的序言）和政治的日趨黑暗，使種種矛盾日形尖銳，而流寇一起，地主階級的政權根本發生搖動，並急劇地日趨崩潰。到了這個時候，牠已沒有統治的能力，也更沒有自信的把握，而新興的滿族又挾着強健的兵力以爭中原，牠看見（內中有些分子是預覺）來勢太兇，不可抵禦，其中的右派以至衰老派便不惜出賣民族利益，實行投降，藉以保持本

階級的利益，地主們的生存決定了他們的思想與行動，他們在自身衰敗和強敵壓境之際，必然要走上投降的道路，沒有法子可以避免。試看南宋末，首先向元朝投降的，不是地主階級麼？試看一八七〇年的法國首先對德國屈服的，不是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麼？這是中外歷史上的通例，我們對於明末的地主階級也並不怎樣嚴加責備。

根據上述的事實，便知道明代的亡國是出自地主階級的請求，牠在當時緊迫的情勢之下，真是甘心情願亡於異族。關於這一點，我們却不能不特別責備牠。因為吳三桂的引虎入室不是出於他個人的意志，而是代表最大部份的地主階級的意志（即使三桂不去請，也自有人擔任這種工作的。）這個階級以為明代的江山與其落入流寇之手，毋寧贈給滿族，這和清末的皇室宣言不予家奴，寧贈外人，是同一心理。所以夏允彝告訴我們說：

『一時投降恐後者，以寇為先帝之仇，□能為我滅賊，非我仇也。』（見本叢書第十七册五三頁，幸存錄）

其實這只是『投降恐後』的地主們掩飾自己出賣民族利益的一種無聊的門面話，因為滿族和中國對抗已經幾十年，漢族因失地喪師的結果，早已視為寇仇，忽然來一句『非我仇也』，豈非『欲蓋彌彰』？不過拿外寇與『家奴』（流寇）對比，寧歡迎外寇做

統治者，而不願『家奴』做統治者，這的確是行將滅亡的統治階級的心理。就這一點來看，『非我仇也』也是一句不打自招的老實話。所以引清兵入關，是完全代表這個階級的意志的。

現在總括起來說：清軍的入關是漢族的地主階級請來的，清廷的迅速建立牠的統治權，也是漢族的地主階級竭力助成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清軍雖也會自動入關，但決沒有力量統治全部中國；即使能勉強達到目的，也決沒有那樣容易，那樣迅速，並且也決不能持久。這完全是平心之論，絲毫沒有深文周內的地方，試看清廷對付明朝那種巧妙的政治手腕，那種不獨盜有其國，『並與其森知之法而盜之』的手腕，決非文化低下和習俗不同的滿族所能夢想得到，完全是這個階級的頭等漢奸教成的。今特分述一二於下。

在李自成陷北京之前，清室原無向中原問鼎之心，至少是不敢宣揚出來，但崇禎縊死後，經漢奸們的唆聳，態度突然一變，所以多爾袞在報吳三桂的書中說：

「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明國君臣……曾無一言相答。是以我國三次進兵攻略，蓋示意於明國官吏軍民，欲明國之君熟籌而通好也。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見清代通史上卷二五九頁）

迨多爾袞到京，知道地主階級請求入關的心理，便宣佈取消遼餉，剿練，練餉等一切額外的加派以資報酬，順治帝入北京，復申此議，並做一些『嘉惠臣民』的事，藉以收拾人心。他們知道漢族素重禮教，遂裝出『貓哭老鼠』的假慈悲，替崇禎帝后發喪。試問這種『惠而不費』的舉動即使出自真誠，又值得什麼？但一傳至南京，又變成投降諸大臣冠冕堂皇的遮身牌，大書曉諭於通衢，并刊刻宣播遠近說：

『自遼金元以來，由朔漠入主中國者，雖以有道代無道，廢不棄好而構隙，問罪以稱兵，曾有以討賊興師，以救援奮義，逐我中國不共天之賊，報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恥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有肅清宮闕，修治山陵安先帝地下之英魂，慰臣子域中之哀痛，如大清者乎……』（見織言下卷）

像這一類的話完全是喪失民族意識的最無恥的話，因為牠承認蹂躪中國的遼金元的強有力者爲『有道』，藉以襯出清朝更是『有道』中的『有道』！牠把外寇與流寇爭江山看做『討賊』，『救援』，把掩埋一個皇帝皇后看做仁至義盡的曠典！不過在禮教的虎頭牌之下，這也是名正言順的！然能給予南京的漢奸以這樣好口實的，決不是不懂禮教的粗鹵的滿族，而是在北京發縱指使的漢奸，這一點還用得着懷疑麼？

其次，當清室定鼎北京之時，弘光帝也已正位南京，清軍一方面要鎮壓北方，另一方面又已移師西討，自然還沒有力量來對付南方，於是又假仁假義地說：

『其不忘明室，輔立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見清代通史上

卷二六七頁）

這明明是表示：我們已據有你們的北方，你們請便，就偏安江左罷。可是口血未乾，他們又得寸進尺，要奪取南方，多爾袞在致史可法的書中說：

『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即欲雄據江南，坐收漁人之利』（見南開野史上卷二四頁）

強暴的外寇趁火打劫，既已奪去北方，被搶劫的國家退保江南，他們却斥爲『坐收漁人之利』！這正是我們幾千年來『侯之門仁義存』的大道理，也就是翻雲覆雨的漢奸們筆底下替他們寫出來的『王道』！

像這樣的『王道』一來，我們漢族中的大部份便變成魚肉了。試看揚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陰之屠，廣州之屠，以至數不清的……之屠，不斷地出現，就是發揮漢奸們喊出的『王道』的裏面。我們應當知道，所謂『王道』是有表面和裏面的：表面是漢奸們所做的工作，

裏面便是清軍或具有清軍意識的軍隊所做的工作。這樣合夥唱雙簧，即成爲一齣有聲有色的戲，遼金元入主中國，所演的殺人慘劇何曾及其萬一！

現在再舉一個例子來說：『王道』的表面是說：『朱姓各王歸順者，亦不奪其王爵，仍加恩養。』（見清代通史上卷二六三頁）而『王道』的裏面却是殺戮投降的弘光，潞王，秦等九王。至於隆武的被殺，紹武及周王，益王，遼王等十六人的被殺，和永曆的被殺，更因沒有先期投順，振振有詞。張煌言會言『後王禍等徽欽，辱同懷愍。』（見本叢書第十八冊一八三頁，邵廷棨東南紀事）其實清室待明末諸帝王的殘酷，遠過於前趙的待懷愍和金朝的待徽欽，因爲牠是用斬草除根的办法，一到手就要殺掉的。清初的屠殺真是『高出千古』了！

說到這裏，我們還不應忘記清廷另一種殺人不見血的舉動，即所謂『遷海。』這是因鄭成功據有台灣，漢奸方星煥想斷絕他的接濟，獻策將沿海居民一律遷入內地，立界防守，初爲距海二十里，旋再縮二十里，後又縮十里。東南濱海四省距海岸五十里之內，墮州縣城郭數十，焚居民廬舍無數，於是這個地帶的居民老者填溝壑，壯者散之四方，當以數十百萬計。

綜合這些事實，就可以知道清室入關，因有頭等漢奸爲虎作倀，其對待漢族，手段的巧妙與殘酷，遠過遼金元，真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所僅見。像這樣的軟硬兼施，剛柔並用，卽竭整個民族的力量去加以抵抗，也有些難於應付，不意當時的秉政者目光只注在黨爭上和享樂上，並沒有抵抗外族的意志。當清兵進逼之際，馬士英還要奏請以史可法督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討伐舉清兵君側的左良玉；有人以爲左兵稍緩，北兵尤急，請勿撤還良佐，他便罵道：

『若輩東林，欲藉防江，縱左逆入犯也！北兵至，猶可議款，若左逆得志，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見本叢書第十七冊九〇頁，吳偉業鹿樵紀聞）

同時阮大鈺更明言：

『與其左兵之來，不若清師之來；我且用清師以殺左氏。』（見南明野史上卷四四頁）

馬阮等既只知鬩牆，不知禦侮，而宏光帝又只是吃蝦蟆，漁幼女，及時行樂，以爲『天下事有老馬在，何慮？』（見本叢書第十七冊九三頁）當清軍南下，勢如破竹之際，諸臣於除夕日入見，皆以兵敗地蹙，叩頭謝罪，他沉吟良久道：

「朕未暇慮此，所憂梨園子弟，無一佳者。意欲廣選良家，以充掖廷，惟諸卿早行之耳。」
 （見清代通史上卷二九二頁）

試問像這樣的君臣如何能夠禦侮抗敵？迨清軍逼近南都，他們果然分別逃跑了。弘光初奔太平府，爲劉孔昭所拒，及奔坂子磯，就黃得功營，得功方出兵與左良玉軍戰，比卽歸營見帝，並垂淚道：

『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藉大兵勢舉事；奈何聽奸人之言輕出，進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悞，非臣等悞陛下也！』（見織言）

弘光居兩日，卽被劉良佐執回南京去獻捷。於是閱牆的工作還沒有做完，而再度亡國的慘劇又已出現了！

自南都傾覆後，明宗室繼起稱監國，卽帝位，或舉兵的，爲數實在不少。如『趙王起於太湖；義陽王起於崇明；桂王起於廣西；號興隆；潞王起於杭州；靖江王稱監國；保寧王起於河南；羅川王，永寧王起於湖東；益王集二十人起兵；東王，瑞王，安仁王，永明王，德化王，安東王，晉平王紛紛』（見本叢書第十八冊五五頁，江陰城守紀）並起；而魯王也因潞王的投降，監國於杭州。可是他們大都旋起旋滅，沒有實力可言；卽其中較有作爲與力量的，又自相爭

門，無暇應敵。如魯王與隆武的相爭，紹武與永曆的相殺是。

弘光而後，隆武即位一年餘，即爲清兵所殺，紹武的命運更短促，毫無足紀。魯王監國雖有八年，然偏促海濱，飄泊海上，號令不行，也不足輕重。只有永曆（即桂王）在位十五年，所領的區域有時達六七省，頗值得注意。可是這位皇帝恰恰除掉自相殘殺外，不是一個富於進取的爭鬥者，而是一個勇於退避的賽跑家！當李成棟將攻肇慶時，他即由此駕小艇上西峽，走梧州，復越梧州而西，由平樂抵桂林。迨清師下肇慶，梧州而克平樂，桂林震動，瞿式耜力請堅守勿去，說：『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偏促。』『在粵而粵存，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見南明野史下卷六頁）但永曆不聽，留式耜守桂林，自走全州。

永曆既至全州，爲劉承胤所挾持，偁其移居武岡。及清兵進逼，倉卒走靖州，旋奔柳州。復因守將自相攻殺，南走豫州，後爲瞿式耜迎入桂林，又因郝永忠聲言清師劫營，撤兵抵桂，永曆又要逃走。式耜力言：

『候督師歸。果急，甲士正山立，觀兵督戰。咫尺威嚴，勸激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爲策，桂城危，柳又不危乎？彼今日可到桂，明日獨不可到南大乎？』（見南明野史下

但永曆仍舊是『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復走豫州，轉入南寧。旋因金聲桓、王得仁在江西反正，修養甲，李成棟在廣東反正，移駐肇慶，算是有較長久的逗留。

迨清軍克南雄，下韶州，相隔尙千餘里，這位會走的皇帝又打算逃竄。瞿式耜上疏說：

『以天下之大，止存此一隅；退寸失寸，退尺失尺！今乃朝聞警而夕登舟，不知將退至何地？』（見同書同卷三八頁）

他那裏管得這些！『舟至梧州，卽舟中爲水殿』，大做其水上皇帝，辦黨案，行考選，興味正濃。迨清兵從東北兩方進逼，他又扁舟一葉，西上潯州，旋駐南甯。後因陳邦傅降清，南甯震恐，遂奔瀨湍，由土司入黔境，走入羣蠻雜處的萬山中的安隆。

永曆自駐蹕安隆後，因孫可望派遣李定國、劉文秀、白文選等在湖南、廣西、四川屢立戰功，勢力復振。但卒以清兵大集，孫李交惡，定國奉永曆走雲南，可望舉兵反，敗而降清於，是清兵又入雲南了。定國抗戰不利，帝又將出奔，行人任國璽請死守，不聽；遂由省垣奔永昌，再奔騰越，終至超出國界，而達緬甸。

永曆帝『自起肇慶，往來桂林、武岡一年，還肇慶二年，往來梧州、南甯二年，在安隆四年，

雲南三年，緬甸二年。」（見本叢書第十一冊三〇八頁明亡述略）像這樣不斷地逃走，並且逃至外國，總算是盡了避敵的能事。但結果仍舊是『我能往，寇亦能往』，終於被吳三桂追及，執回雲南，絞殺於市。我們由此得到一種殘酷的教訓：即

一味避敵終久是一條死路！

做皇帝的既相率以避敵爲上策，將士們的行動不問可知。除掉史可法，何騰蛟，章曠，瞿式耜，鄭成功，李定國寥寥數人志在恢復，或至少志在抵抗外，其餘不降敵的就算是好漢；至於避敵，那是天經地義，無可非難的。王毓著所謂

『養兵十載，大帥惟識奔逃。（見本叢書第十一冊一六〇頁徐芳烈浙東紀略）

絲毫沒有說錯。這樣一來，無怪清軍進佔全部中國，是那麼容易，無怪牠們宣言：

『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溧縣，合舟山而三耳。』（見海東逸史二卷）

然這猶可藉口於兵單力弱，爲保全『實力』計，不得已而出此。至於金聲桓，王得仁以明將降清，又因賞不副功，復反清爲明，兵力既強，怨毒最甚，本來可以橫行江左，進取中原，驅逐清軍北還，至少可予以莫大的打擊。乃又因目光如豆，互相猜疑，坐失事機，以致日取滅亡。當王得仁西征九江時，胡澹詣軍門遊說道：

『君侯擁精騎數十萬……以下九江，奚啻拉朽？若能乘破竹之勢，以清兵旗號服色，順流而下，揚言章撫院請救者，江南必開門納君，其將吏文武可以立擒。遂更旗幟，播年號，祭告陵寢，騰檄山東，中原必聞風響應，大河南北，西及山陝，其誰得而爲清有也？』（見本叢書第十八册一一三頁，江變紀略）

可是王得仁於『不移時而破』九江後，竟不用其計。有人復以澹謀贊金聲桓，坐客皆認爲：

『此上策也。若西取武漢，連衡鄖襄，與湖南何氏鼎足相投，此爲中策。萬一不然，攻城破邑，所過不留，重爲流寇，此出下策。雖然，審能如是，竟亦不失中策。待永曆帥六師，堂堂正正而後。北伐清兵，猝至嬰城，自守則無策也。』（見同書同册同頁）

這種策略決非『紙上談兵』，完全是切合當時情勢的，因爲金王舉事（順治五年正月）不到三個月，李成棟也因賞不副功，脅兩廣總督修養甲在廣州反正，何騰蛟乘清兵退走，復據有湖南的大部分，而明舊將李占春，譚文，譚洪，譚誼及義勇楊展，于大海，袁韜，武大定等也分據川南川東，於是永曆帝掩有兩廣，雲貴，江西，湖南，四川七省地。使金王能從上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掃蕩江南，當時的局勢必爲之大變。計不出此，金聲桓竟挾王得仁率師攻

贛，並擅自冊封贛州守將高進庫，致激其怒，復不用兵接應自己的副將白朝佐，致恢其心，由是雙方相持七十餘日，而爲清兵所乘了。

迨清兵連陷九江，南康，饒州，進攻南昌，金王狼狽回師，困守孤城，不出應戰，惟日望粵軍來援。胡澹嘆息於『國中擁百萬精兵，不能出寸步，日夜荒宴，而眼穿外援』（見本叢書第十八冊一一八頁）便可見人謀之不臧了！『無謂秦無人，吾謀實不用。』當時的胡澹以及後世的讀者大概都要發生這種感慨罷。

在大多數的將帥降的降，逃的逃的局勢之下，雖有少數人想恢復，想抵抗，也爲他們所阻擾牽制，弄得一籌莫展，三湘從事錄對於這一點表現得最爲明白，我們一讀章曠的

『肝膽堅移谷，

頭顱贈枕戈；

讀書羞宋史，

到底不言和！

之句，真要佩服他的忠肝義膽與奮鬥精神！

但這也自有其客觀的原因。明與清的交涉，最初是清想議和而明不應允，自清軍乘李

自成破北京，中原大亂，大舉入關以後，形勢突然一變：此時是明欲議和而清不應允了。因為明朝的地主階級及其他有產階級正望風迎降，並爭為內應，清軍在勢如破竹的情勢之下，只須乘機掃蕩少數從事抵抗的軍事勢力，即獲得整個中國，用不着言和。所以阮進『詣海門議和，北人欲誘而執之』（見海東逸史十一卷），而張煌言乞和，也絲毫沒有效果（參看同書十三卷）。總說一句：到了清軍佔絕對優勢的時候，明朝的將士們只有兩條路可走：即戰與降。如果再有第三條路的話，那就是逃，但逃的結果仍舊只有永曆帝那樣的命運。故章曠等的『到底不言和』在主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們為國家與民族爭人格，寧願抗戰而死；但在客觀方面，實在沒有和議的可言，他們既不願降，那就只好戰。

戰與降的局面雖較戰與和的局面更為窮促，然將士能夠言戰，總算是好的，如何騰蛟、章曠等在三湘時的形勢一樣。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既無可戰之將，復無可用之兵，那就只好坐以待斃。所以王之仁說：

『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見海東逸史七卷）

最後這種局面正是永曆入緬甸以後所遭遇的。

以上是就武人講的，至於文的，如果不肯投降的話，那也只有逃與死的兩條路可走。海

東逸史即表現這種例子。除掉逃遁的——即遺民——不計外，死難的多諸生和小官，大臣很少，像瞿式耜所謂『封疆之臣當死封疆』（見本叢書第十七冊一九四頁）並以身作則的，真是百不一見。這種現象本是中國歷史上的通例（宋末的表現也足與明末互相輝映），絲毫不足為怪。大凡祿位愈高的人因享樂成性的關係，總是腐化愈甚（當一個統治階級沒落的時候，尤其是如此），不肯犧牲，而生活較苦的人還為忠義所激，具有這種精神，故演出許多轟轟烈烈的事——這一點足以說明大官不死難而小官或諸生死難的原因，也足以說明弘光出奔後，題詩於百川橋上，投水而死的乞兒的行動：

『三百年來養士朝，

如何文武盡皆逃？

綱常留在卑田院，

乞丐羞存命一條。』

我希望以上的線索及其中的說明能幫助讀者有系統地並更深刻地瞭解本冊所輯錄三書的內容。

目次

織言上

三案終始

發奸

三案奸黨

要典

浙黨

國本

鄭氏植黨

張差挺擊

龐保劉成馬三道李守才

國泰行賄

紅丸

崔文昇

方從哲五大罪

移宮

黃克纘賈繼春姜升

憐王安

大璫盜寶

黃克纘內宣毛士龍削籍

客氏

李忠毅詩

南都蟒蛇倉

織言中

人參飼犬羊

大婚要緊

童氏

冠蓋雜沓

午日取蟾

竹筒套手

旗折馬死

何光顯

左鎮

討馬士英檄

貴陽宵遁

此不當要

永王

定王

南京太子

織言下

高夢箕穆虎高成李繼周

辨太子

大悲和尙

高傑許定國

張捷楊維垣

酒色串戲

諸君會意

迎清出狩

蘆溝橋

南京諭衆

南京殉節

藩邸命名

越中義

越營首尾

魯妃世子

舟山

皮島舟山

越閩擁立

仕越奉閩

隆武

鄭芝龍

山呼二慶

三途並殺

睦古農

西林

金陵七十三人

織言上・雜記

三案終始

挺擊始於萬曆乙卯五月，紅丸始於泰昌庚申八月，移宮始於是年九月，迄於天啓丙寅三月。

發奸

首發挺擊之案者，刑部主事王之寀也；首發紅丸之案者，禮部尙書孫慎行也；首發移宮之案者，吏科掌印楊漣也。其餘從而和之者，如高攀龍、鄒元標、劉宗周、左光斗、魏大中諸君子，皆紹明聖學，一代真儒，且其所親見聞者，安肯以莫須有之事陷人而顧議東林過激，使羣小得以藉口耶！

三案奸黨

挺擊案中，如劉廷元、劉光復、胡士相、吳爾壘、岳駿聲、徐紹吉、韓浚輩，皆奸黨也。紅丸案中，如黃克纘、王志道、徐景濂、汪慶百、范濟世、霍維華、李時馨、劉志選輩，皆奸黨也。移宮案中，如賈繼春、王業浩、李春燁、孫國楨、孫杰、徐大化、張修德、周昌晉輩，皆奸黨也。

要典

三朝要典成於閣臣顧秉謙、黃立極、馮銓之手，真穢史也。是時魏璫亂政，羣小矯勅撰書，以爲羅織正人張本。天啓丙寅年正月二十六日，開館編纂，六月十九日成書，熹宗有御製序文，實諸人竊爲之舉，是時天子冲齡，拱手而已。

浙黨

浙黨之名，始於沈一貫，而成於方從哲。挺擊事起，擁戴鄭妃者，政府方從哲、德清人，此外則平湖劉廷元、胡士相、秀水岳駿聲、崇德吳爾壘，皆浙人也。乃鄭氏夤夜輸金各百萬計，今劉、

胡、岳、吳、子孫皆貧矣。

國本

神宗中宮無子，光宗于庶子中最長，萬曆十四年乙酉二月，內輔臣申時行奏請建儲，神宗遷延不決。至二十九年辛丑十月十五日，而元良始建，中間朝臣執爭，神宗累加譴怒，年年更改，歲歲易期，相去一十六載之久，自古父子相傳，未有若斯之難也。自非嬖妾鄭妃母子擅寵，則姜應麟、沈璟元諍，何故降謫乎？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儀物，何故罰俸乎？三王並封，而朱維京、王如堅疏論不可，何故謫戍乎？禮科楊天民等疏催，何故奉嚴旨乎？大抵深宮摘蔓之謀，中于醉飽，宸極易儲之意，萌于床第，特難者，外廷之公正發憤無以謝之耳！乃不得不以威襲臣下，坐之以不可居之名，而冀以箝天下之口。

自十四年起，俞允冊立，凡有請行者，俱以瀆擾、激聒、離間、賣直之罪名。十八年有詔，靜聽一年，明旨再無中變，及十九年八月，又改二十一年，至期，又云少候二三年，至二十六年五月，又改二十九年十月，而僅乃得定。蓋太子幾危者數矣，太子此席幾得而復失者屢矣。吁！繼離出震，自有定分，父子授受何嫌何疑？而使主器搖搖，蹈茲頻復之厲哉！當其時，批鱗直言，羽翼

太子者，正人也；阿附宮闈，迎合上意者，小人也。危其身以格君之非者，正人也；媚其身以逢君之惡者，小人也。而啾啾之口，動加正人以取富貴，問宮闈之罪，不思張良從赤松子遊，尙不忘進四皓以輔太子，何嘗爲一身富貴之資？而李鄴侯保全代邸，不欲樹功舒王，豈其離間兩宮，交鬪天性耶？諸小人倡爲若說者，不惟不忠，抑且無學。

鄭氏植黨

清溪胡問欵先生名公胄子，弱冠舉萬曆癸丑進士。在燕都時，有杭僧名無塵，每過邸中，餉以遠方珍味，如天廚異饌，非苾芻可辦也。先生心異焉。一日，無塵云：『某欲偕居士暫過一僧處。』先生許之。其僧近東華門，扃關不出，云：『進士欲館選乎？鄰居蘇內相者，鄭娘娘位下人，寓意于某，試一呈身，可得美秩耳！』先生雖年少而性遠權勢，竟不之往。始知杭僧異味珍奇，皆出鄭氏之物，其廣樹私交，傾危國本，事皆如此，不二年，挺擊變起。

張差挺擊

萬曆乙卯五月初四日己酉，有張差挺擊之變。按張差是薊州井兒峪人，小名張五兒，年

二十五歲，父張義病故，有親馬三道、李守才等同居井兒峪，又有姊夫孔道使本州城內。守才等教差隨內監龐保入京，時保管修鐵瓦殿，而守才每至保處送灰，故令差隨往。又守才囑差云：『汝隨保去，事成，與汝幾畝地種，勾汝用度。』三日，宿燕角鋪；初四日，入京，至內監劉成大宅中。龐保、劉成、守才等在玉皇殿商量，與差飯吃，授差棗木棍，逼差前往，且云：『打上宮去，撞一個，打一個，能打了小爺，吃也有，穿也有。』劉成領差進後宰門，又說：『汝打了，我力能救汝。』是時日已將西，直至東宮門上，將守門內監李鑑一棍打倒，闖入前殿簷下，爲內監韓本用等所獲，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

初五日，遣韓本用奏聞，上命法司提問，庚戌，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上疏云：『臣于皇城公署再三考訊，差有『吃齋討封』等語，話不情實，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點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鞫而重擬者。』于時附鄭諸奸，以『風魔』二字輕輕結案，庶可不究主使，而爲鄭氏出脫之地。不知廷元初訊，已得真情，故云『若涉風魔』也，而云『的是點猾』，則差受人主使，實情已俱在廷元意中，原不待王之案散飯獄底，騙其逗露，乃始翻案也。彼廷元者，不述『風魔』之語，勢必根究主使，宮闈之間，將興大獄，而神宗之怒且不測。不入『點猾』二字，則真情全然抹殺，朝論必致沸騰，而青宮異日正位，廷元不保首領矣！廷元之倡爲若說

者無心爲國是，而有意保身家者。善乎南京御史王允成之言曰：『說者謂張差爲風癲，夫青宮非發風之地，龐保、劉成豈並風之人？』大理丞王士昌之言曰：『人至失心如覆甌，然遇物則擊，豈能擇地而施？方其戢棍于街市之中，從容于後宰之入，何無一人覺察，直至宮前乃始逞技耶？』御史方震孺之言曰：『差卽癲人，然不癲于他所，而癲於元子之宮，危在五步之內矣！』凡此數言，可以決其僞，羣小爲之掩飾，其喪心甚矣！

龐保劉成馬三道李守才

五月二十日乙丑，刑部十司會審張差一案，是時司官署名者：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先、曾曰唯、趙會楨、王之竊等一十人員。張差口供：『內監龐保、劉成、馬三道、李守才商量進內，教打小爺。』情景逼吐，絕無抵飾。蓋廷元疏奏『風癲』後，提牢主事王之竊散飯獄底，密叩張差，頗得真情，自有主使，故復有二十會審之舉，多官耳目具在，乃鐵案也。亡何，刑部疏請提龐保、劉成對鞫，仍行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壬戌，刑部司官會審馬三道等，先期鄭國泰行賄問官胡士相、吳爾壘輩，過付者中書吳中秀、千戶陳紀也。國泰密令人入獄，剪去差舌，既而薄刑馬三道，于是三道守才以送灰保成、修鐵瓦殿，委係無干，并訴差癲狀，差一字不能吐，而風癲竟

具獄矣。

上言

神祖屢詔：馬三道等無辜，不宜濫及，致傷天和，僅擬一流。甲戌，但決張差于市。乙亥，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于文華殿門外，鞫審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輾轉不招，蓋文華嚴禁之地，例不用刑，保成輩安肯吐實？而張已死，無人質辨，此神祖全保、成之深意也。方審時，神祖又促東宮手詔言云：「張差持棍闖宮，至大殿簷，當時就擒，徧搜並無別物，其情實係風癩，誤入宮闈，打倒門官，罪所不容赦。後復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參詳，保、成身係內官，雖欲謀害本宮，于彼何益？料保、成必素凌虐于差，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宮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輕信？連日奏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招保、成，若概治罪，恐傷天和。况名姓難以干連，從輕擬罪，則刑獄平，而于本宮陰德亦全矣！」

諸臣接宮諭，知爲神祖之意，不便深求。然六月丙子，刑部猶復上疏曰：「文華嚴禁之地，訊問保、成，不用刑具，何由得實？乞皇上發外廷從公鞫審。」神祖云：「鄭進、劉登雲的是誣攀，招詞互異，難以憑據，不必再問。」部臣又請，神祖又諭如初；丁丑，又諭保、成用刑五次，已斃大內。夫丙子無用刑之說，而丁丑即云杖五次而斃，其朦朧結案，祕不欲發，可知也。

國泰行賄

挺擊事起，朝議沸騰，俱欲推究主使。鄭國泰懼謀洩，危如累卵，密使幹僕鄭鰲行金於諸司，中書吳中秀、千戶陳紀、陳長班過付，四科五道劉廷元、劉光復、刑部胡士相、吳爾燠、曾曰唯、岳駿聲等皆受賄者也。過送之地在紅廟，與國泰家咫尺。其王之案數人忠侃無私，計安國本。善乎左都御史高攀龍疏曰：「閣臣方從哲、御史劉廷元毫無忠胆，獨剛正刑曹王之案、李俸、肅廷、陸大受等爲君父告變，執法賈罪。」

而給事何士晉以戚臣鄭國泰有揭辨陸大受疏，因上疏曰：「臣按鄭國泰部曹轉疑轉深一揭，蓋爲陸大受疏發也。查大受疏內雖有「前年爲藩臣莊田直陳大難，身犯奸畹兇鋒」等語，彼特借此發端，以明杞憂之果驗；而語及張差近事，原止欲追究內官姓名，大宅下落，並未嘗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稍待？何故心虛胆戰，輒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於國泰矣！國泰若欲釋人之疑，計惟明告中宮，力求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送三法司公同拷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乾坤之逆，九廟之罪人，臣等執祖宗之法，爲朝廷討亂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國泰，卽皇上亦不能庇也。借劍尙方，

請自臣始。設或另有主使，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令彼自具一疏告之皇上，自此以往，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國泰全家保護，稍有疎虞，罪坐國泰。則臣與在廷諸臣亦願與國泰保身家之事，乞皇上與皇太子有好無尤，永全恩禮，是所以報國泰也。若國泰今日畏各犯供招，一味熒惑聖聽，久稽廷訊；或潛散黨羽使遠逃，或陰斃張差使滅口，則此獄將終不結耶？惟國泰審處。」

後天啓乙丑年，魏璫擅政，刑部岳駿聲爲鄭氏白冤，准國泰子養性回京師九門外，安插管業。

紅丸

光宗以庚申八月初一日丙午登極，鄭妃進美女六十人，光宗選中十人，餘發還。初十日乙卯，卽得身軟之疾，萬壽節，百官朝賀，傳免。十三日，常朝，傳免。惟十二日御門之始，力疾視事。先是御藥房提督內監崔文昇故投攻洩之劑，以致病劇，其機關不可問也。又有德清生員方文獻者，爲輔臣方從哲族姪，光宗不豫時，文獻適在從哲府中，有鴻臚寺李可灼者，持藥一函，日伺從哲門首，自言今上疾，非我不能愈，文獻怪之，亦不敢言。偶一日，從哲出朝，漏下一鼓矣，

大呼云：「聖上病已劇，可奈何？」文獻見從哲迫切，因言及李可灼。次日，從哲即召可灼，引之入，進紅鉛一丸，使傳藥後，聖躬舒暢，思進飲膳。時日已午，上命再進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晏駕。其傳奏引進者，實係從哲，而要典以爲姓名不可問，則欲蓋彌彰矣。

崔文昇

光宗憂勞成疾，幾務殷繁，兼鄭妃進麗色以蠱惑之，而身軟喘作。此明明內傷之極，氣不歸元，故輒見于下，火來刑金，故喘作于上。內監崔文昇爲御藥房提調，護府第日久，未聞誤藥，而至此則屢投大黃，此豈大黃之證耶？吾不知鄭妃使內豎時時承命御前，往來如織，其交通作何等語，而文昇舉動如此。然則文昇之罪，蓋在可灼之上也！

乃方從哲票擬，不下法司，而下司禮監查明奏處；御史鄭宗周劾其庇顧，無所辭矣。南京御史李希孔疏云：「文昇以洞泄之藥，療虛怯之證，其爲故不爲誤，又復何疑？」光祿卿高攀龍議曰：「文昇下藥，先于紅丸。」給事趙時用曰：「可灼當亟正其罪，而文昇之罪尤重。」給事中霍守典議曰：「文昇宜置極刑，可灼次之。」彭汝楠奏曰：「可灼進藥，在先帝彌留之日，當時面召閣部諸臣，語及山陵等事，勢已岌乎其不可支矣，而可灼市井小人，僥倖富貴，以萬

乘之尊，輕爲嘗試，幸而成，則揚揚得意，不幸而誤，則身膏斧鑕，固其宜也。兩人之罪，均不容誅，而文昇真爲首矣！

方從哲五大罪

光宗以憂懼之身，三十日盛治之主，鄭妃進麗色以蠱惑之，又遣內侍向御前時時承奉不絕；一旦致疾不起，直臣如鄒元標、劉宗周、楊漣、孫慎行等，懷忠愛之心者，無怪乎有忠憤之語也。乃方從哲黨于鄭氏，竊弄威福，顛倒朝綱，有五大罪焉：輕票張差，一也，察處忠直，二也，不諫鄭氏進美女，三也，故縱崔文昇，四也，厚賞李可灼，五也。

移宮

李選侍本鄭貴妃私人，始進之以蠱惑泰昌者，泰昌庚申年八月戊辰，光宗疾大漸，乃云：「父皇在日，曾將長子令選侍看管，皇五子無母，亦是選侍看管，又遺命冊封爲貴妃。」禮臣孫如游抗奏：「謂宜俟顯皇后，皇太后加尊諡，及郭元妃、王才人加封皇后四大禮竣，方可舉行。」九月初一日乙亥，光宗賓天，選侍猶在乾清宮，諸大臣周嘉謨、左光斗、楊漣等，以熹宗時年十

六方在冲齡，而選侍粉白黛綠之姿，不宜令在左右，此自老臣深慮。選侍既一時不肯出乾清宮，則請熹宗移慈慶宮以隔絕之；况九月初六日登極，新天子萬無迸居慈慶之理；勢須速令選侍入鸞嘯宮，毋得佔住乾清，要封稱制，有傷國體，其論本發于公忠也。初六要登極，而初五尙未移宮，則卽位之後，天子將與選侍並居耶？此萬萬不可。所以楊漣、左光斗等候御旨，卽日遷移。必待選侍與皇八妹俱有輿乘出，從容進鸞嘯宮，而奸人捏造，選侍雉經，八妹入井，御史賈繼春惡直醜正，以子虛亡是之語，橫入彈章，殊足恨也。

熹宗勅諭羣臣曰：「選侍因歐崩朕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下原任各官說話；如有舊臣來問朕安說話，選侍就拿去重處。此朕苦衷，日久難伸。雖蒙皇考派彼照管，朕不在彼居住，其飲膳衣服皆係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干，只每日往選侍宮中行一拜三叩頭禮。因不往宮中住，選侍之恨益深，其侮慢不堪，朕日夜涕泣。此內臣宮眷所共見，而不忍言者。皇考自知選侍之誤，日來勸朕，又使各官勸解，乃今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閣部科道大臣進宮哭臨畢，再四奏請朝見朕，不可得。當時司禮監等奏請朕出暖閣面見大臣，李選侍許而復悔。及朕出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再三。司禮等官奏朕：「大臣朝見。」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進忠拉住朕衣不放。及至前宮門，選侍又

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初一日，朕自慈慶宮躬侍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暖閣不得出。司禮監王體乾等奏云：「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駕。」選侍全然不聽，又固請，方許出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皇考梓宮于仁智殿，行禮未畢，選侍遣人促朕再起朝見，方許回慈慶宮。是時所親見者，朝見選侍，必至再三，乃明明以皇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禮。」

九月乙亥，御史左光斗上言曰：「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即先皇帝貴妃之命，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于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有斷斷不可者。倘及今不早爲之計，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權，武氏之禍，立見于今日，誠有不忍言者矣！」

初五日己卯，楊漣上言：「先帝升遐，人心危疑，謂深宮中有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托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竊疑之。故力請陛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于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宮，此臣等之私願，忠于陛下之深心也。今諸臣靜俟五日，登極已定明日矣，既登大寶，豈有天子復偏處東宮之理？而怙恃寵貴，妄自尊大，猶逼處于其間，種種情形，非分非法。抑將借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貴妃虛名耳，冊立

雖出先帝遺命，開恩尙在今上新編。以今日天地神人之共主，卽皇祖與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稱人之例；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何人，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語，宜恪遵天語勅命，立刻移入一號殿，養老自便。」

楊漣又疏曰：「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隱慮。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周嘉謨也。初出乾清宮，羣臣擁護之日，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繼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後，如同舟遇風之人，乃以忿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臣之不安者也。」

庚申十月辛丑，熹宗又降勅云：「朕昔幼冲，李氏恃寵，屢毆聖母，以致懷憤成疾崩逝。朕有冤難伸，皇考病篤，大臣各進內問安，李氏威挾朕躬，使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朕因避李氏惡毒不自安，暫居慈慶宮。李氏又差李進忠、劉遜等傳言：「每日章奏文書，先奏我看過。」方與朕覽，仍卽要垂簾聽政。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爲武氏。」朕思祖宗有此規制否？」十月丁卯，鸞噓宮災，熹宗又諭曰：「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勗勤宮，與鸞噓宮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鸞噓雖燬，李氏與皇八妹俱無恙，時諭卿等知之。」後逆魏忠賢擅政，選侍竟封康妃。其首創移宮之議者，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惠世揚等，忠賢矯旨拿送鎮撫司，許顯

純用極刑斃于獄底，天下冤之。崇禎初，仍賜諡廕祭葬，表其忠跡焉。

上言

黃克纘賈繼春姜升

熹宗手詔云：『當日移宮，朕隨差管事人護送，各有轎乘。其移宮後，廩給月糧，承值人員，頗從優厚。乃內監姜昇原係李選侍心腹，平日得罪聖母，更盜竊御內寶物，自知惡狀多端，故創手抱皇妹，并有：「八妹入井幾死，選侍雉經幾斃等語，欲以傾內監王安及二三奉公大臣也。其部臣黃克纘、臺臣賈繼春表裏爲奸，遂以入井、雉經入告，而不知詐僞之拙，殊可恨哉！』王安目擊選侍妖媚蠱惑，挾熹宗與俱，不勝憂慮，與宮掖間羣小不合，後魏璫竊發立置之死。

憐王安

御史周宗建彈郭鞏疏曰：『王安之死也，身首異處，肉飽鳶鷹，骨投黃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慘毒也！安于平日以正氣處魏進忠輩，事雖已甚，而此慘毒無不憐之。』又云：『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則進忠于此便爲一大罪案，鞏之媚進忠，便爲一證據。』按魏璫原名進忠，天啓末改名忠賢。

大璫盜寶

泰昌庚申年九月初五日，倉卒移宮，李選侍及近侍諸璫乘光宗晏駕，熹宗幼冲，未踐祚時，將乾清宮寶玩等移之鸞嘯宮，掠盜一空。錦衣衛梁慈等疏稱：「打問過劉遜，招稱：「與進忠、劉尙禮、姚進忠、劉朝、王永福、鄭穩山等，隨從李選侍，拏帶傳代珠寶頭面寶石等物。」刑科給事中魏應嘉參看得李進忠等俱係偷盜宮中傳代寶物錢糧緊關人犯也。諸犯房宅，徧滿京師。御史張潑上言：「連日以來，捉獲多小大纘，試問諸璫來歷，強半鄭貴妃之私人，否則李選侍之近侍也。選侍素仇皇上之生母，先帝付託非人。」給事中惠世揚參方從哲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必欲封爲貴妃，又欲佔住乾清宮。而魏璫扇焰時，反云王安誣諸璫盜寶，并云姜昇抱八公主，凡簪珥衾裯之屬，俱被安擄。究竟王安處死，而盜寶諸璫多漏網生全者，顛倒是非，一至此耶？」

黃克纘內宣毛士龍削籍

乙丑五月，御史朱師襄奏曰：「盜璫下獄，黃克纘多方卵翼，結爲乾子，得不死，非劉朝所

感恩而圖報者乎？無何，而以戎政內宣矣。毛士龍嚴爲抄參，旨幾中寢，非劉朝所頓足而切齒者乎？邵輔忠乘機獻贊，無何，而以投匭削藉矣。」

客氏

客氏者，熹宗乳媪也，宮中舊例：內監與宮女配爲夫婦，宮女賴內監買辦，內監籍宮女補縫，蓋耦相比，無異民間伉儷焉。乃客氏姿色妖媚，心喜魏忠賢狡黠，熹宗于夜半特給忠賢爲妻。二人在帝左右，播弄非一，卽中宮張皇后端麗非凡，客氏且能間之；又况外庭紛紛，其爲惑多矣。善乎御史周宗建之言曰：『昔漢楊震于靈帝初年，爭執王聖之弄權；左雄于安帝初年，極諫宋娥之專寵；齊世祖天祐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凡此三君，召尤啓咎，皆由保婦。』

李忠毅詩

李仲達先生諱應昇，江陰人也，以進士官御史。忤魏璫就逮，過丹陽，有詩：『已作冥鴻計，誰云是僂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孤臣；憂患開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頌湯仁。』

又一首：『聖德方虛已，愚衷敢瀝丹？愧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柳色，誰與問南冠？』又過鄒縣有感：『春申好士祇虛名，勢利隨風古道輕；不見彈冠舊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臨死前一夕一絕云：『年來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

南都蟒蛇倉

推背圖有一大馬之鬣，上迸火光三五道，向不能解。南都擁立後，桐鄉進士沈包菴云：『此馬士英立紅光兆也。』乃福建立唐藩，絕無豫識；惟宏光初立時，浙中上臺僞造一識，云以安士民之心，且託言南京蟒蛇倉無風自倒。有碑八句云：『甲申年來日月枯，十八孩兒闖帝都，困龍脫骨升天去，入塘羣鼠暫歡呼。中興聖主登南極，勤王俠士出三吳；二百年豐瑞足，還逢古月照皇圖。』甲申八月，予至南中，特往蟒蛇倉，見其屋宇如舊，訊之鄰人，絕無此事，乃知作者之妄也。然惟此有唐祚不永之意，而結云：『還逢古月』則又奇矣，是豈無端民謠，暗合天意耶？

織
言
中
·
雜
記

人參飼犬羊

宏光中朝，天宮道士袁本盈進春方，用人參飼羊，羊飼犬，細切狗犬拌入草中餵驢，候驢交峻作時，割其勢以陷至尊，御宮人，多以洪巨創死。後躋道士太常少卿，用黃蓋雙棍。乙酉正月初六日，上傳天財庫召內監五十三人進宮演戲飲酒，上醉後，淫死童女二人，擡出北安門。嗣後屢有之，由中少女幾盡。宏光元年，錢謙益選到淑女，着于十五日進元暉殿，貢院選七十人，中選元姓一人，田成浙選五人，中選王姓一人，周書辦自獻女一人，俱進皇城內。

大婚要緊

宏光初即位，陳汪二貴人本淮揚娼妓也，爲上所幸，諸臣勸退之，卽復以國本爲辭，下詔更選淑女。凡京城內外赴選者，皆在貢院內，題其額曰：『關雎始化。』此甲申八月間事也。上

意欲得殊色，而採選竟無一當。禮臣吳本泰等請求之江南數郡間，廷議以杭本汴京遺俗，部文有『容止端莊，語言清婉』之語，因下杭採選，太監田成選五人，爲王、爲吳、爲陳、爲二潘、亦姝麗也。此乙酉三月間事。乃四月廿六日，大清兵破揚州；廿九日，廷臣姚思孝、喬可聘等皆江都人，痛哭于上前，力爭江上兵不可撤，累累數百言，上不應。閣臣馬士英叱曰：『惟有爾等臺省員，專喜作迂闊語。』于是士英色逾厲。上問曰：『爾等何爲？』思孝等互奏不已，至于拳擊士英，上付之不問，但大呼曰：『大婚要緊。』遂輟朝。

童氏

童氏河南孟津人也，宏光帝初爲郡王時，妾妃黃氏早逝，繼妃李氏，雒陽之變又亡。嗣王之歲，卽封童氏爲妃，曾生一子，不育。已而遭亂播遷，各不相顧。及棄藩南奔，太妃與妃各依人活，童妃旣轉徙民間，與帝相失五載，雖懷妊在身，實非龍種。一日，有鄰居秀才與氏兄爭牛鬮罵，兄遂大言曰：『汝欺吾孤雛耶？吾妹卽南朝天子后，今寓民間，不日入大內，汝族矣！』一時地方驚愕，報聞縣令，轉申撫按，撫按越其杰，巡按陳潛夫奏妃故在上，弗召。至是自乘傳來，上弗善也。未幾，金吾趙某馳報，卽下禮查部覆，候旨。俄上傳：『朕元配黃妃，續配李妃，安有童妃

者。』次日，發府部會審，卽用刑，下刑部獄中，給飲食。而臨鞠時，氏抵死，明吾腹中蒼龍所據也。四月間，于獄中產一女，女卽死，不數日，氏亦瘦斃獄中。先氏未發審時，留大金吾馮可宗家，兩足尖而長，年可二十七八歲，細述入宮日月，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達上，上勿視。四月戊午，諭襄衛伯常應俊：『朕藩邸時事宜，卿所素詳。』童氏生育皇嗣，馮可宗辭審，着太監屈尙忠嚴審。時撫按均應得罪，越其杰以貴陽姻家，得不坐逮，陳潛夫于杭以詞連庶吉士吳爾璉及中軍孫秀，并逮之。璉、秀俱在史可法軍中，未赴京。童氏或云福邸宮人，一云縫人，與帝野合者。

冠蓋雜沓

宏光與太后于甲申十二月廿六日進朝，次年正月初三日，進慈寧宮，本靜默寡言者。次日，浙黨諸君忽傳一說，流播京師云：『太后昨進宮內大哭，問東林諸臣今在何處？』于時翻逆案，仍復三朝要典之說盈廷矣，蓋欲爲鄭妃、福王復仇也。遂有平湖劉廷元、崇德吳爾璉子孫請諡請卹，以爲功在社稷，一時冠蓋雜沓其門。四月，御史袁洪勳請追究三案諸臣得罪孝寧太后、先莊妃者。

午日取蟾

乙酉四月廿九日，廷臣姚永言、喬可聘以不救廣陵之圍，力爭武英殿中，舉笏擊貴陽云：「腹心之患，何故坐視？」是時宏光默然無言，諸臣解去。至五月初五日午時，內監車天祥言北信急且危，帝復大怒，擲碗而起，殊不欲聞也。卽午刻，勅民夫覓蟾二萬隻，開剝，押收大內取酥。

竹筒套手

宏光帝被俘後，豫王仍令二貴妃同居，二妃者帝寓淮時野合者也。日給醇酒二十觔，餚核二十品，以竹筒納帝臂，二貴妃夾而飼之。然酒饌纔至，輒爲北騎掠去，僅空盃而已。每日計費五金。時張作爲助卿，司其職。

旗折馬死

乙酉四月十一日，南京教場下操，馬二掌團營，趙體元爲大總戎，軍容甚盛；乃將臺帥字

旗忽墜下竿折，衆皆失色。後隆武于閩中拜鄭鴻逵爲大將軍，行授鉞禮，鴻逵方躍馬奮威，而馬遽倒地死矣。

何光顯

甲申十二月，太學生何光顯上書乞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光顯於市，籍其家。又云立枷死。嗚呼，光顯以布衣擊大奸，與漢張鳳，宋陳東爭烈矣！

左鎮

左良玉字崑山，其子左夢庚，字長白，榆林衛人。方宏光初建，藉諸將兵擁立，遂分封四鎮于江北。在維揚者爲高杰，字英吾；在儀徵者爲黃得功，字虎山；在淮安者爲劉澤清，字鶴洲；在壽州者爲劉良佐，字明輔，號稱四鎮，皆政府之愛將也。惟左良玉一軍在江楚間堵禦流寇，崇禎末，統帥數十萬軍，稍跋扈，而左氏父子初無不臣之心。頗敬禮賢士大夫。是時總督史可法，中丞袁繼咸、御史黃澍皆與交好。宏光既立，貴陽柄政，擠可法於外，澍陞見時，又廷叱貴陽；于是貴陽頗知良玉與袁、史輩交契，而良玉與諸君意氣亦彌厚。四鎮附馬，左鎮附史，而水火之

形成矣。

乃黃澍方以御史監良玉軍，貴陽銜澍廷辱，次年乙酉春，大發緹騎入左營逮澍。澍方與夢庚同操練軍士，夢庚仗劍斬逮使于將臺之下，遂傳檄播告，請誅君側，欲取馬士英、阮大鍼、張孫振、袁宏勛四人首領。凡在外大僚，及內監何希孔，與馬不協者悉與名焉。檄文書牌上，其大方圓三五尺，臚列罪惡，蔽江而下，不可勝數。兵至江州，適良玉病死，夢庚與澍率師至板子磯，卽采石對岸。四月初七日，朝臣出兵迎敵，以樞臣朱大典爲先鋒，本兵阮大鍼視師調度，盡撤江北四鎮兵，并力西向，堵扼上游。是時閣部諸奸有寧亡于大清，莫亡于左兵之語。蓋以清師所移者公家社稷，而左帥所取者則專及馬、阮輩。然自此江北空虛，而大清兵乘勢渡淮矣！大鍼輩一望左兵舳舻千里，頗有懼色，小出一戰，卽潰敗披靡，諸奸益讐焉。

是時科臣吳适、係丁丑進士，嚙指上疏數百言，力言江北兵不可撤，宜移助史可法禦清兵；左帥可一紙招降，倘得左鎮投誠，使諸將并力北征，則國家大計庶可萬全。因劾奏方國安、牟文綬移兵內地。是時同官見疏者，搖手相戒，以爲疏上，立得奇禍。适痛哭與妻子訣別，因拜疏得旨，适爲逆臣游說，卽從朝班中打去冠帶，逮入法司。而左檄中所取首級，獨無蔡奕琛，名朝臣二人，問琛在北時與左帥有交乎，琛對無須臾。劉孔昭謂琛曰：『政府疑君，君禍且不測，

查早自圖焉？』琛遂進密揭謂：『吳适卽左帥使請，先靖輦轂之孽。』于是廷議五月初七日戮适。不數日，而北兵至，适竟得免。

討馬士英檄

略云：『馬士英者，蠻獠無知，貪狼悖義，挾異人爲奇貨，私媵毒以種奸，欺蝦蟇之不聞，恣鹿馬以任意。不難屠戮皇家，遂敢刑滅太子，效胡縻之名訪邈，既不使之遜于荒郊，踵錢寧之卽訊大千，又不容其斃于深宮。羣小羅織，比燕啄而已深，中犴幽囚，視雀探而更慘。李沾威拷，何如崔季舒歐拳，王鐸喝招，有甚朱友恭寒謗。豈先皇帝不足復遺種？既沈其弟，又滅其兄；將小朝廷自有一番人，既削其臣，又削其主。嗟乎，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亡，附會成羣，誰敢曰吾君之子？回依苟免，咸稱曰的係他人。臨江之當乳虎，是可忍也，子輿之遇毒蟒，尙何言哉？某受恩故主，爵忝通侯，寧無食葢之思，詎忘結草之報。願同義士，共討天仇。嚴虎豹之共驅，風雲氣憤，矢鷹鷂之必逐，日月光昭，鄙塢豐盈，應有燃臍之禍，漸臺高擁，難逃切舌之災。』檄下，遠近傳播，京城噤口。

貴陽宵遁

清兵渡江，報警時，貴陽柄政，每匿其事；雖同官政府，不得與聞。五月初十日，爲太祖諱辰，清溪于侵晨肅冠帶，欲從朝陽門出上陵。辰刻城門尙閉，長班呼曰：『守城公公，何故此時尙未啓門？』一老內監回稱：『汝尙未知耶？清兵昨至龍潭，二更時，馬二公子出兵，復遁回矣！』清溪錯愕而返。是晚，貴陽門首拴馬二百匹，每一騎用金杯作鈴，駝珠寶無算。又草鞋馬兵五百名，進儀鳳扈駕，每名賞銀三十兩。

是時貴陽密聞北兵聲言但擒馬士英、宏光，餘皆可赦，憂慮不知所出，因以宏光委黃得功軍中，而身奉太后入浙。意謂得功一戰而勝，則君臣猶可圖存，倘或敗衄，而北來者已得宏光，則追師稍緩，已可倖生也。乃于初十夜二鼓，先給宏光往太平，幸得功營中，而身挾太后從廣德獨松入杭州，其不欲棄太后者，以便承制假旨也。然每日猶給杭州人迎駕，而駕竟杳然不至，在杭諸大臣始議擁立潞藩監國矣。

先是惟劉誠意伯稍知北信，以操江差早遁去，其餘大臣如蔡弈琛、王鐸輩皆不聞也。十一日辰時，百姓喧傳帝已出奔，入宮劫乘輿物如洗，時掌團練營者爲馬四，團練營總兵爲趙

體元冠蓋乘輿欲出城，百姓圍阻，二人不得出，皆斬首鼓樓下。又進士中書陳鏞亦欲出城，以王鐸之甥并遇害焉。士英至廣德，居民素怨朝廷，閉門不納，士英以兵攻之，州守趙景和、丁卯孝廉，杭州人也，竟凌遲死。

此不當要

乙酉五月十一日，宏光聞大清兵至龍潭，五鼓從宮避出。辰刻，民間入宮劫盡乘輿服御諸物。忻城伯趙之龍砍殺川馬如洗，示無櫻城之意。十二日，清使自城上絕入，手捧大清年號龍包袱進內城。十三日，忻城伯遣近侍鐵騎欲用砲破大內，蓋急于除王之明也。十四日，清騎到紫金山扎營。十五日，豫王祭陵，行君臣禮。十六日，先撥二十騎同錢謙益閱城內事理，騎云：『得母有伏兵耶？』錢以扇撲之曰：『此不當要。』

永王

北都之變，袁妃長公主受上刃不死，尋復甦活，大清遣出宮，依老中書周元振家。元振之子遂娶公主，名斷臂公主焉。乃永王久潛民間，甲申九月，出求見妃主，相抱持大慟，周僕逐之，

遂爲街道所奏。明日殿中勘之，言宮中事頗合，以訊內官，莫敢認者。有楊監在旁，皇子曰：『此楊某，曾侍我。』楊卽詐曰：『奴婢姓張，先服侍者，非我也。』又呼舊侍衛錦衣卒十人訊之，咸言是永王。有晉王山西從闖來，因留京師，獨言其僞，一內監言真，于是言真者皆下獄。刑曹錢鳳覽詳訊，遂以真皇子報命，晉王遂抵覽，覽勃然，語侵晉王。復廷訊之，閣臣謝陞執以爲僞，皇子曰：『某日某事，先生憶之否？』陞默然，一揖退，鳳覽面叱陞不臣。正陽門商民數人具疏救永王，詈謝陞禽畜無道，具疏人亦下獄。乙酉正月十日，攝政王謂廷臣曰：『皇子真僞無傷，但晉王係明朝宗室，謝陞係明朝大臣，鳳覽呼晉王，百姓罵謝陞，皆亂民也。』命繫獄者盡殺之，并殺永王，一日謝陞坐朝房，若有物擊其背，疾呼一聲，倒地嘔血數升而死。

定王

順治八年冬月，有人出首，三皇子在民間，擒至都督府，馬國柱審鞫。皇子自書供云：『雲菴係崇禎第三子，名慈煥，年二十歲，兄慈烺，卽東宮，爲周后所生，弟慈燦，田妃生。煥居景仁宮，乳母鄧蔣，八歲就外傅，講讀官傅。國賊犯都時，先帝托余與近侍張某及指揮黃貴，送周皇親家，不納，潛藏民間，爲闖搜出，隨營到山海關。闖敗，攜之潼關，又隨營至荊襄，遇左良玉與戰，闖

敗散卽隨左營改姓黃，爲黃貴之叔良玉不知也。左兵爲黃得功所敗，黃蜚掠左兵船殺貴，張近侍不得已，以實告蜚，祕其事。明年五月，得功亡，蜚攜走太湖，遇江西樂安王，蜚託之。王攜往孝豐，遇瑞昌王，樂安往閩，以予托瑞昌轉藏。九月，詣於潛鄉宦余文淵家，假稱宋座師，卽璜公子，有湖廣陳砥流時相親密。砥流改名李玉臺，算命浪跡，得太平府鄉友夏名卿重義，卽與名卿同至於潛來接余往陳監生家。監生與文淵說知而別，予改姓孫，名卿以女字之。」

『四年十二月，文淵與知縣不和，前事遂露，行文太平查不獲。五年正月朔，余削髮爲僧，號雲菴，或稱一鑑，或稱起雲；砥流忽張忽李，隨口應人，浪跡江北各菴。砥流訪知寧國秀才沈辰伯好義，六年七月，同予往訪於船中，一老秀才呂飛六善詩文，辰伯卽托飛六留家讀書。八年閏二月，辭別沈、呂二人，與砥流復到夏家，三月完姻，因夏貧苦甚，自租鄉村空屋一間居住，度日維艱。四月，與砥流口議往蕪湖，借銀二十兩買細茶，同徽客汪禮仙往蘇州，賣與常州人楊秀甫，吳中虎邱相識。茶賣畢，同到常州，秀甫言鄒介是好人，到其家住幾日。介之又言路邁是好人，卽往謁路邁，臨行時，送吳中詩扇一，其母送銀五錢。在路邁家住幾日，將回夏家，不意中私作假札賈利不遂，因出首于撫院。差官先到寧國沈、呂二家，跟尋至蕪湖，卽獲砥流，余挺身出，隨撫院差官起行。于途遇江寧趙同知，當塗知縣帶到太平，隨到江寧。』

南京太子

烈皇帝三子：太子年十六歲，定王、永王俱十三歲。甲申三月十九日昧旦，太子雜宮人走叩周奎府門，聞者以奎臥不時起，不肯通轉，匿內閣外舍。李自成入京，大索得之。定王避民間，自成又索得之，惟永王無聞焉。乃太子初見自成，廷立不爲禮，自成厲聲詰責曰：『若父皇何在？』太子曰：『崩於南宮矣！』自成復曰：『汝家何以失天下？』太子曰：『我何知！百官當知之。』自成不能屈，霽色曰：『汝父在者，吾能尊養之。』太子復曰：『何不殺我？』自成曰：『汝無罪。』太子曰：『若是則速以禮葬我父皇、母后，百官無義，且必朝賀矣！』自成命太子同坐飲食，太子不食，送權將軍劉宗敏營護視之。已而封太子爲宋王，定王爲定安公。

自成東出，人見太子馬啣尾隨，而定王先日隨闖將出京，過通州，馬上失一履，有人拾而進，王伸足受之，且問軍乎民乎，拾者以民對。太子曰：『軍則我食者，民則苦征徭，何德及汝？』其人泣，太子亦泣謝之。自成戰敗而還，攜定王至潼關，獨失太子。吳三桂護之奔軍，三桂與太子亦相持而泣。當是時，桂既借帥清庭，定約王清，不敢奉太子。顧匿之行間，恐清疑其貳已，并不利於太子；于是至榆河，陰逸之民間，使人導入皇姑寺。內監高起潛奔西山，太子自詣

之，遂同至天津，浮海而南。

八月，抵淮揚，潛居興教寺。十一月丁酉，起潛入而陛見，有旨：「冒險來歸，忠義可嘉。因以太子事徵白馬士英，士英變色曰：『太子真者，將何置？倘使上無奪門之憂，則功在社稷矣！』起潛知其意，還邸欲殺太子，其族鴻臚寺序班高夢箕義不可，偕高成、穆虎，挾之渡江。後一日，士英使人追殺太子，則已南遁矣。渡江後，棲于蘇，復棲于杭，旋入金華。太子不堪羈旅，漸露貴倨色，于元夕觀燈火，憤歎多，大言，路人竊怪之。夢箕懼事露，且疑起潛恫喝，非政府意，乃赴京密奏朝廷，并密啓馬士英，于是遣東宮舊侍李繼周持御札迎之。

乙酉三月初一日，皇太子至自金華，從石城門入，送止興善寺，上雖諭太子果真，朕不難避位，然內弗善也。即命內監韓贊周、車天祥等辨識，贊周等見太子，不覺握衣跪。而前都人聞青宮至，踴躍趨謁，文武官投職名者，絡繹滿路。最後督營盧九德至，禮倨，太子呼名呵之，盧遂叩頭曰：『奴無禮。』太子曰：『汝來幾時？體肥若此，可知在南樂也。』盧復叩頭曰：『小主自愛。』叢棘趨出，隨戒營卒圍守寺門，再傳旨諭文武官不許私謁，中夜移太子入大內。初三夜更餘，板輿送太子中城獄。時太子已醉，獄中有胡床，睡其上。質明，以副兵馬侍側，太子問誰，以官對。太子曰：『汝何以不去？』兵馬曰：『應侍左右。』又問：『此何地？』曰：『公所。』又問：『

紛紛來去者何人？」曰：「道路人。」問：「何故皆藍縷？」兵馬未及答，太子曰：「我知之。」兵馬以一縷錢置几上，太子命撤去，兵馬曰：「倘有所市買耶？」太子頷之，令掛壁間，曰：「汝自去。」頃之，校尉四人前曰：「職隸奔走也。」太子指壁間錢曰：「持去取香燭來，餘錢卽賚若等。」香燭至，叩問南北向，再拜大慟，呼太祖高皇帝、皇考皇帝，復再叩首慟哭，因就坐，飲泣不已。獄中人咸爲出涕。

初五日，兵科戴英奏王之明假冒太子，請多官廷訊之。先是楊維垣颺言于朝曰：「駙馬王昺從孫王之明假冒太子，」英襲其言入奏。初六日巳丑，公鞫太子于大明門內，上先召中允劉正中、李景濂入武英殿，曰：「太子若真，將何容朕？卿等舊講官宜詳辨之。」正宗曰：「恐太子未能來此，臣當以事從窮之，使無遁辭。」上悅。羣臣先後至讞所，閣臣立朝門側。府部大臣俱侍立，河南道張孫振主筆。太子年可十七八，覆雲冠，綠綈袍，白織縞襪，鳳姿龍采，織好白晢，截髮類頭陀，手爪似春葱，語言若振洞簫，見者疑爲神仙，自非尋常佳公子所及也。太子坐短櫬一條，南方北向。同遭列禁兵，備非常，士民觀者以億萬計。有一持挺者，張孫振立斬以狗。一官置禁城圖于前，孫振問之，太子曰：「此北都宮殿也。」指承華門曰：「此我所居。」指坤寧宮曰：「此我母后所居。」一官問：「公主今安在？」曰：「不知，決死矣！」一官問：「公主同

宮女早叩周國舅門。」太子曰：「叩國舅門者我也。」劉正宗曰：「我本講官，汝識否？」太子怒，正宗瞠目不應。問以講所曰：「文華殿。」問做書，曰：「詩也。」問寫若干，曰：「寫竟。」正宗更歷難以窮之，太子怒曰：「吾不耐汝多言，汝以爲僞卽僞可耳！」張孫振又問：「人言汝是王駙馬從孫，名王之明。」太子答云：「認我明之王，不認王之明。」孫振又問云：「汝旣非真太子，何乃同穆虎入朝，震驚中外？」太子云：「此間自有使迎我，我又不貪爲帝王。」諸臣無可如何，仍以大輿送中城獄候旨。

正宗遂奏僞太子面目全不似，所言講所做書悉誤。時內豎皆謂非妄，以東宮犢鼻以下異常形，足胛皆雙。莫能誣也。特覘于上威，莫敢直言；兼以柄臣侈居定策，諸大僚迎合新朝，以先帝之死爲利，莫肯言太子真者。初七日庚寅，有內官以密疏勸上，上令盧九德持至馬士英邸第，士英疏答云：「東宮厚質凝重，機辨百出，其言雖似，而可疑甚多，原講官方拱乾在獄，容密諭來辨之。如僞，當付法司，與臣民共棄；如真，祈取入深宮，留養別院，不可分封於外，以啓奸人之心。」

初八日辛卯，復會鞠太子于午門，時拱乾在刑部獄，張捷坐大司寇高倬家，以刺召拱乾至，謂曰：「先生喜甚，借先生一言，證太子假者，先生罪得釋，美官九遷。」拱乾唯唯。旣詣門，百

官大集，各役喝令太子跪，太子仍前西面蹲踞，衆促拱乾前，拱乾大呼：「妄男子，何物黎邱也？」太子一見，卽云：「主臣方先生。」拱乾懼，卽退人後，語稍寒。張孫振曰：「汝前已承王之明。」太子曰：「我南來未嘗自稱太子，汝等昧心，亦由汝矣，但何故遽改姓名？」又曰：「李繼周持皇伯諭帖來召我，非我自來者；且汝等不嘗立皇考之朝乎？何一旦蒙面至此？」衆官竊有嘆息泣下者。已而王鐸曰：「我一人斷之，太子旣僞矣，僞太子安得多言，乃煩簿吏往復耶？叱送還獄。應天府官蔡某自朝審出，人問云何，蔡云：「卽非真太子，亦是久諳宮府事者。」旁一官云：「母輕言戮矣！」自後朝臣莫敢復稱太子者。

戊戌，復會審太子于朝，左都督御史李沾先令校尉戒太子云：「李公主筆文深，動加峻法，須直稱詐僞，并引某某等爲黨，得不窮治卽訊。」太子默然。李沾呼「王之明！」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呼動刑，卽上拶。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內朝。馬士英傳催放拶，沾復好言問之。太子曰：「汝令校尉囑我，校尉能言之，何俟我言？又前者追我何處，追者自知，何必問我？」高倬見其言切，急令扶出。將出朝，舊東宮伴讀邱致中捧持大慟，上聞，卽下鎮撫司訊致中。撫臣何騰蛟、袁繼咸、鎮臣劉良佐、左良玉、黃得功輩俱極言太子不可殺，朝廷憚之。

五月初十夜，宏光宵遁。十二日味爽，京城父老擒王鐸，至中城迎太子，先于獄中羣管王

鐸，鬚髮俱盡。鐸云：『非干我，馬士英所教也。』太子亟止之，命禁中城。父老遂從獄中擁太子上馬，入西華門，至武英殿，又擁至西宮。太子未櫛沐，取優伶翼善冠并袍服于武英殿登座，羣呼萬歲。兩日天氣開朗，衆皆悅服，各部寺署官行四拜禮，士民亦多朝見，封爵有差。大僚罕有至者，委以迎青宮爲急云。又太子御膳，止紅盒盛雞黍，二內侍護膳。次日癸巳，太子傳示，略曰：『先皇帝丕承大鼎，惟茲臣庶，祈進顯列。何天不佑，慘罹奇禍！凡有血氣，裂背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國，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蓬葆匪易，忍垢匿避，圖雪國恥，幸文武先生迎立今上，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蔽障，致櫻桎梏，予雖幽獄，綴心皇緒。今上聞兵遠遁，先爲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何？泣予小子，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予自負重冤，敢望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助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會此鞠凶，忽咨洪議，予當恭聽，共抒王猷，勿以前日有不識予之嫌，惜爾經綸之教也。』

甲午，太子令釋王鐸，仍以爲大學士，又召了拱乾、高夢箕于獄，並爲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三人以清師壓境，俱不就職。是日，文武諸臣議及迎立太子，皆有難色，且曰：『無論射鈞之嫌，今上尙在，黃將軍營不百里，卽復來，當奈何？』時趙之龍久與大清約降，之龍曰：『卽無論今上，倘款使北歸，責吾屬更立新主，其何辭以善後？』衆皆然之，卽散去，無奉太子者。太子勅

書封中城獄神爲主差官，奉勅前行，至獄中讀勅，稱崇禎十八年，兵馬司素服迎之。監生徐瑜、劉生、蕭生輩謁之龍，責其不共戴主之龍立斬之，差官自北軍回，之龍卽入西宮，勸太子避位。

丙申，豫王至天壇，問太子何在，之龍以王之明對。豫王曰：「逃難之人，自然改易姓名，若言姓朱，汝等早殺之矣！」朱國弼曰：「太子未嘗改姓名，馬士英改之。」豫王笑曰：「奸臣奸臣。」十五日，忻城等啓豫王，將勇士數十騎馳馬入宮取太子。有金守備者強力脅之上馬，馳見豫王，王離席迎之，坐于已右東南隅，衣以金紫。十六日，豫王諭文武等官，明太子當予一縣封，以主先朝之祀，旋以宏光所選淑女配之。九月初六，豫王還北，復命挾太子與俱。丙戌年四月初九日，有得蠟丸飛書告諸王同謀滅清者，同日太子、宏光、潞王、秦王等九王俱被戮于市。

魯王監國，遙諡悼皇帝。

織
言
下
·
雜
記

高夢箕穆虎高成李繼周

刑部嚴訊穆虎、高成、五毒備至，誓死不承假冒。穆虎曰：「我家主是忠臣，直言奏聞，一字非謬，我等何得畏死悖義？」法司氣奪。高夢箕復上疏自明，并逮治之。己亥，錦衣衛馮可宗卽訊高夢箕，夢箕列自北來歷甚詳，並無假冒欺隱。可宗曰：「上意已定，此詞如何入招？」汝固忠義，今日且少依違。」夢箕不肯，爰書久不定，刑科錢增上疏促之，可宗請歸刑部焉。先是太子初到時，有二監伏地泣，上尋掠死；李繼周迎至，白其果真，亦賜鳩死。時人爲之謠曰：「欲辨太子假，射人先射馬，若要太子強，擒賊必擒王。」蓋指馬士英、王鐸輩也。時有詩題皇城云：「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列鼎台？烈烈大行何處遇，普天同向棘園哀。」

辨太子

太子真僞易辨也，自古奸人欺詐之徒，皆欲妄希富貴，非北闕自陳，則草間上書，如漢之戾太子，唐之沈后是也。未有匿跡遐方，竄伏山谷，原不求顯榮，而大內執柬召來，猶謂之詐也。且承旨往召者，舊東宮內侍李繼周，一見可決，乃相隨自浙至南，而入告之語絕以爲真，故送之興善寺，又移之大內，待僞者固如是乎？越夕乃送之獄，而繼周卽賜之死，則君臣之間，必有不利于太子之真者。且太子初到時，百官何爲羣往投職名紅帖？多兵雜沓，似爲護持，李沾甫用揆，士英傳催放揆，則口稱其僞，心亦諒其真也。若云王之明，則袁繼咸辨之已詳，又云清使作問者，觀豫王至南，優禮太子，無異貝勒入杭優禮潞藩。旣而攜之北行，共餼王府，同日被誅，則亦非清所遣矣。

大悲和尚

甲申九月，大悲和尚自北來，自稱皇兄，蓋東藩宗人也，狂言受先帝命，已復王爵，又言先帝實未晏駕。初到卽于龍江關舟中大書符籙，又揚言卽日大兵且到，吾所統伏兵現在各舟。

中，克日勦滅南京。聞者惶惑，報聞大內，守關官寺驅各舟盡赴觀音門，是夜被逐者數千艘，勦臣劉孔昭巡江縛之，以付金吾馮可宗，奉旨下刑部。其舟中二人同來，一人以附舟得釋，一人斃杖下。大司寇解學龍以事涉誕妄，不肯窮治，政府怒之，遂以它事逐之去。高司寇倬請旨同九卿科道會審，河南道張孫振主筆，坐大悲妖言律，乙酉三月斬之。

初大悲擊獄，阮大鍼等造飛書赫蹏，更立十八尊羅漢，五十三參名號，欲以陷盡清流。十八尊爲內閣高宏圖、大宗伯顧錫疇、都憲易應昌、司寇解學龍、冢宰徐石麒、中丞袁繼咸等；五十三參爲翰林徐汧、吳偉業、科道姚思孝、喬可聘等；又增五百尊應真，并孝廉諸生之有氣節文望者，悉加羅織。此案大鍼主之，而日夜與謀者劉孔昭、陸朗輩也。大鍼密遣人賫姓名往獄說大悲：『對簿時，引若屬者，吾貸汝死。』大悲云：『吾死耳，奈何累人？』竟索火燒之。大鍼謀不遂，一時氣奪焉，乃棄大悲于市。

初浙黨諸人自光帝欽定璫案，廢錮垂十五年，至此死灰復燃，呼朋引類，腐心切齒，以圖報復。而大獄垂成而不就者，則以貴陽與東林本無仇隙，雖失足比匪，而怨毒不深，且大悲誓死不從，事遂中寢。倘北兵稍緩歲餘，參軍主簿終能移公之喜怒者，而貴陽亦將不能自主，鈞黨之禍烈矣！張孫振之居南京，有第宅八區，每宅充牣，卽貴陽不及也。陸朗亦南京巨富。

高傑許定國

乙酉正月初六日，高傑赴許定國飲，是夜，定國入寢殺杰，總督張縉彥、監軍李昇走免。定國以其衆降清，高傑妻邢氏求卹，允之，所部將士，仍聽邢氏子高元爵統屬。初，米脂賊李自成與清澗高杰同起兵，自成掠邢氏嬖之，屬傑護內營，因私邢氏，竊而奔降于總督孫傳庭，爲其先鋒，遂登列將。當傑作賊時，曾劫定國村，殺其衆，定國僅以身免。後定國與杰同官，祕不言，陽與傑好，許以睢州讓之。杰信而不疑，遂赴其宴，定國衷甲于寢，殺杰，剖腹以祭其先。

張捷楊維垣

張捷、楊維垣見太子已立，王鐸繫獄，民間搜捕捷垣等家，欲并執之。捷垣自知不免，捷微行至雞鳴寺，以佛幡帶自縊死，垣促二妾死，身繫一僕，夜遁至秣陵關，爲怨家所殺，數日，僕復跡之，屍爲犬食半。

酒色串戲

甲申十月，時上深拱禁中，惟漁幼女，飲火酒，雜伶官優人爲樂。馬士英當國，與劉孔昭比，濁亂國事，內則韓、盧、張、田，外則張、李、楊、阮，一唱羣和。兼有東平、興平、遙制朝權，撫寧、忻城、侵撓邊事，烽警日逼，而主不知，小人乘時射利，識者以爲寄生之國也。乙酉五月初四丙戌，百官賀，上以魚須之娛，不視朝。

諸君會意

乙酉五月十三日，紅帖豫傳中府會議，是日中府狄房中及蔡弈琛、唐世濟、朱國弼、趙之龍、錢謙益等，蔡袖中出十二款，內通城不許放砲等語。須臾，朱國弼蟒繡玉帶，蔡素服，兩人登中府臺基，朱在前，蔡在後。應天諸生請戰守之策，國弼宣于衆曰：「宏光棄社稷，人民而去，大義已絕，不足云皇帝矣！且京城兵餉無一可辦，諸生更有何術會意可也。」廿四日，迎豫王進城，教坊司置大鼓在洪武門外作樂，首騎蔡，次陸朗，俱緋衣進大內。

迎清出狩

乙酉五月，清師逼南都。戊子，集百官清議堂議，預坐者十六人：馬士英、王鐸、蔡弈琛、陳于

鼎、張捷、陳盟、張有譽、錢謙益、李喬、李沾、唐世濟、楊維垣、秦鏞、張孫振、錢增、趙之龍，各躡足偶語，百官集者甚衆，皆密不得聞。臨行，李喬、唐世濟、齊聲相和曰：「便降志辱身，亦無可如何！」有叩諸大僚者，皆言北信甚急，今者可幸無恙。蓋多官耳語者，藉之龍納款于清也。辛卯晨，傳旨淑女在經廠者放還母家。午後喚梨園入大內演戲，帝與韓贊周、屈尙忠、田成等雜坐酣飲，二鼓後，上將二妃與內官多人跨馬從通濟門出，文武罕有知者，惟內官遺冠帶印篆以百計。

己亥，清師既至，文武官暨坊保進牲醴、米麵、熟食、菜菓，絡繹塞路，趙之龍喚伶優十五隊進營，歌舞酣悅。忽報各鎮兵至，之龍跪呈豫王，王殊不爲意，又閱戲五出，方撤席，發兵三百，遣將卽行。有頓擒劉良佐至，良佐叩首，請以擒帝贖罪。豫王遣之，隨檄兵三百同發。乙巳，良佐以帝至，暫止天界寺。

先是帝幸太平府，劉孔昭閉城不納，徬徨江滸。及奔坂子磯，就黃得功營，功方出兵與左師戰，聞之，卽營歸營問帝，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藉大兵勢舉事；奈何聽奸人之言輕出，進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悞，非臣等悞陛下也！且臣營寡弱，其何以處陛下？」居兩日，良佐奉豫王命追至，且召得功，得功怒，不裹甲，單騎馳北營與良佐語曰：「汝爲巾幗，吾丈夫也，安能效汝狗彘！」隔河罵之。佐良伏弩射中符功喉，符功嘆曰：「賊中吾要害，吾無能爲矣！」

歸營拔劍自刎，良佐卽入宮，挾帝回南京。

丙午，帝乘無幔小輦入城，首蒙緇素帕，身衣藍布袍，以油箆掩面，兩妃乘驢隨後夾路百姓唾罵，有投瓦礫者，進南門易馬，直至內守備府，見豫王叩頭，王坐受之。命設酒于靈壁侯府，坐帝于太子下，趙之龍暨禮部八人侍宴，喚樂工二十八人歌唱飲酒。席次，豫王問帝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遺，招擅自稱，何爲？』又曰：『汝旣擅立，不遣一兵討賊，于義何居？』又曰：『先帝遺體，止有太子，脫難遠來，汝旣不讓位，又輒轉殘毒之，何爲？』帝俱不答。太子曰：『皇伯手札來召我，反云我詐，又改姓名，極刑加我，豈奸人所爲，或皇伯不知？』帝復不言。豫王又曰：『我兵尚在揚州，汝何爲便走，自主之耶，抑人教之耶？』帝答語支離，汗出沾背，終席俯首。帝散，令囚於江寧縣，與兩妃同處。豫王又令舊臣往視之，帝嘻笑自若，但問：『馬士英奸臣何處爾？』九月，豫王執帝北行，與太子同日賜死，魯藩監國，諡爲赧皇帝。

蘆溝橋

蘆溝橋向無城郭，崇禎中，兵大起，廷議建城以備不虞。禮部奏請題額：東曰順治，西曰永昌，不數年，闖賊西來，清兵東至，年號悉符，可怪也。

南京諭衆

五月十三日，清兵入南都，未開洪武門，諸大臣慮有倡義梗命者，大書曉諭于通衢，并刊刻宣播遠近。其文曰：『自遼金元以來，由朔漠入主中國者，雖以有道代無道，靡不棄好而搆隙，問罪以稱兵，曾有以討賊興師，以救援奮義，逐我中國不共天之賊，報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恥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有肅清宮闕，修治山陵，安先帝地下之英魂，慰臣子域中之哀痛，如大清者乎？有護持累朝陵寢，修復十廟宗祧，優錫其諸藩，安戢其黎庶，擢用其遺臣，舉行其舊政，恩深禮崇，義盡仁至，如大清者乎？權奸當國，大柄旁落，初遣魏公韓而不奉詞，繼遣陳洪範而不報命。然後興師問罪，猶且頓兵不進，紆回淮泗，以待一介之來。自古未有王師以仁以禮，雍容揖讓，如大清者也。助信佐順，天與人歸，渡大江而風伯效靈，入金陵而天日開朗，千兵萬馬，寂然無聲，兒童聚觀，朝市不變，三代之師，于今復見！靖南覆沒，誰爲一旅之師？故主來歸，彌崇三恪之禮，凡我藩鎮督撫，誰非忠臣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當爲，大丈夫可以自決也。幸三思而早圖之。謂余不信，有如曩日。南京文武諸臣趙之龍、朱國弼、劉良佐、王鐸、蔡奕琛、錢謙益、梁雲構、李喬、朱之臣、李沾、唐

南京殉節

南京殉難者：尙書高倬、何應瑞、部吏黃端伯、戶部劉光弼、員外吳嘉允、舍人龔廷祥。豫王又命錄京城內外殉節者，男婦共二十八人，并厚卹史可法家。

藩邸命名

唐藩諱聿鍵，魯藩諱以海，皆從藩邸命名，其時猶神宗末年也。乃宏光之敗，唐藩稱帝於福建，魯藩監國于海隅，躍龍之地，與命名適協，不亦異乎？

越中義師

乙酉，清兵自南都入浙，望風迎降，市不易肆，監國潞王亦自杭奉表。惟魯世子以先帝被害，義不北面，逃之台州。清使以書招之，世子與吳太守及鄉紳陳函耀共謀擊殺來使，舉義旗于台；然度清遣師問罪，旬日之間，孤軍幾于不足保。而是適薙髮命下，浙西鄉紳屠象美、李

喬之、及武弁陳梧等既倡義于嘉禾，又寧紹諸紳士同時並舉，百姓揭竿響應，得衆數萬，扼西興關上下，劃江而守。于時世子既保紹興，沿江爲外蔽，並用鼓勇以蒐軍食，而義軍無主，諸紳士奉啓迎世子調度軍中。八月，自台至西興，卽魯王位，監稱國焉。丙戌，改稱監國魯元年，鑄錢名大明通寶。

越營首尾

紹興生員鄭遵謙字履功，其父本大僚，而雄于貲，謙平時慷慨好施與，交通輕俠，與許都輩亦陰相奔走。比雍髮令下，遵謙興義旗，卜得吉爻曰：『清風萬里，封侯之卦也。』卽日起兵。值清令彭萬里禱雨從郡廟還，至清風街，遵謙曰：『卜辭示我，急擊勿失也。』于是遂殺萬里，士民響應，得數千人。初稱都統制，後受魯藩及隆武爵，稱大將軍，封侯。丙戌夏，從魯藩入海，數年，以疾終。

方遵謙倡義時，餘姚鄉紳熊汝霖、孫嘉績、紹興鄉紳章正宸、寧波鄉紳錢肅樂、沈宸荃、沈履祥、舉人張煌言、武弁王之仁等，多治兵相應。是時方國安尙頓兵婺州城下，與婺紳朱大典搏戰累月，朱墨守甚堅，國安氣喪。而熊汝霖欲其私鬪爲公戰，使楊生奉書兩解之，且請國安

興連營。于是國安移師東下，臨江釀酒，慷慨誓死，各分汛地；惟國安軍容爲盛，諸義旗推爲盟主焉。乙酉十二月，襲取杭州五雲山，不得，戎旗從上兩營全軍覆沒，國安之驍銳盡矣。丙戌五月，清師渡江，國安不能支，遁保黃岩。清先獲馬士英，使爲書招國安，國安計窮，竟開門降，比至延平，貝勒戮之于市；同遇害者爲方元科、方逢年、馬士英、楊愛孫，至而阮大鍼先在金衢間降清，清師攜入閩，大鍼忻然有復燃之望，比乘肩輿登仙霞絕頂，忽見太祖持大斧擊之，大鍼大叫，撞倒嶺下，口湧涎沫，目瞪而死。

魯妃世子

武弁張國柱初于越中事監國魯王，江東敗，監國倉皇入海，與宮眷相失，國柱刦得妃及世子獻之于清。魯藩移駐舟山，復備宮嬪，辛卯九月，清師破舟山，魯藩遁去，宮眷俱赴井溺死，無一人被辱者。朝臣如張鯨淵、李立齋諸先生，俱仗節死義，最稱凜凜。

舟山

舟山去定海關百里，其形如舟，故名焉。元朝建城其上，謂爲甕州城。降武中，閩人黃斌卿

字虎癡，封肅虜伯，嘗據其地。魯藩從西興敗走，蟻舟其下，斌卿無人臣禮，不許登陸。未幾，阮駿擊之，遂滅。魯藩遂立朝堂，稱行在焉。辛卯九月，清兵破舟山，魯藩遁至泉州廈門島，依朱成功，去監國年號，奉永曆焉。甲午九月，海師大舉，阮駿輩復有之。丙申，清遣大將軍又擊破之。時議以歲糧三千石，而勤兵費輒鉅萬，是年決計棄之，男婦流徙散失，不可名狀。宮闕城郭民居，悉皆焚燬，今惟獸蹄鳥跡矣！

皮島舟山

漢書柏人亭高祖夜遁，唐書竇入牛口，建德致敗，揆之近事，往往有之。吾鄉毛將軍文龍，于天啓間，立邊功于皮島，一時位望顯赫，乃疏請改皮爲平，亦志在蕩平。且嫌皮名不雅，然識者以爲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毛帥其不長世乎？不二年，爲袁督帥崇煥所誅。

舟山其形如舟，舟得櫓可以出險。魯王駐其地，清兵兩破之，魯藩竟脫去。

越閩擁立

乙酉六月，越中旣奉魯藩爲王，閩中亦奉魯藩稱帝，兩藩俱高帝之後，非成祖之孫。唐魯

兩立時，彼此不謀，同時擁戴，非有逆命改制之事。特以分則唐叔、魯姪，號唐帝、魯王，地則唐有八閩、雲、貴、東川，及割江、楚、徽、寧數郡，而魯止浙之寧紹、台嚴、金衢等府，不過九分半壁，有其一。然以功論之，則魯在唐上，不可泯也。唐擁數省之大，未嘗恢勦一寸土；魯以孤軍扼定越江一帶，爲閩之外蔽。至監國辛苦視師，幾于臥薪嘗胆，諸將士枕戈待旦，頗多沐雨櫛風。而閩人坐嘯朝堂，曾未聞拊楚軍之背，賜全軍之貂，日欲得魯君臣而甘心焉。此何說也？每見亡賴希旨之徒，面奏密封，率以時事可憂，不在清而在魯。帝深中其說，輒加顯官厚糈，與之圖魯，而清師付度外矣。

明年六月，魯兵既潰，帝猶不以唇亡爲憂，復下詔切責魯王調度乖方，使速歸藩服，不許海外弄兵，蓋至此時，猶恐其一戰而勝也。七月，清兵攻圍婺州甚急，閩不能救，督臣朱大典闔室焚死。鄭芝龍密獻輿地于大清，清師抵仙霞，以長揖爲號，兩軍從山下上下相望對揖，閩兵盡撤南行，清兵躡之。是時行在猶纖毫不聞聲息，蓋鄭氏故匿其報，欲令清騎奄至，帝可束手就縛。而先期一日，有告急于帝者，踉蹌挈曾后單騎從順昌走汀州，文武不能都從。迨清師入延平，抵福州，九月，芝龍從海上薙髮歸順焉。初帝之立也，與漢光武相同者四：光武起于南陽，年四十，以乙酉歲六月卽位，帝皆符之。至光武年號建武，帝年號隆武，且以黃道周爲相，鄭芝

龍爲將，東南喁喁想望中興者，不一載而敗亡，豈盡陽九之數耶？將毋謀國之未善耶？

仕越奉閩

越閩既各有所奉，仕越諸文武俱懷擇木之智，聞閩稱帝，幅員十倍于魯，且在堂奧之內，不若魯之逼清，而帝又伉爽好書史，于是諸仕越者往往棄越入閩，或在越江連章通閩，遙奉隆武年號，此卽賢者不免。其時惟閣部張國維、吏部熊汝霖、翰林學士陳函輝一意奉魯，終始不貳焉。又丙戌仕魯諸臣勸進，魯王卽大寶位，王以涕泣自誓，固守藩服之節，其奉表閩中，則稱天王叔父。

隆武

隆武帝在唐邸時，陰有不臣之志，崇禎中，違制提兵入京，爲楚撫臣如糾、奉旨永錮高牆。宏光御極赦出，請復王號，不許，流寓淮揚間。帝幼喜讀書，博洽，膽于文辭，好大言，廣交結，渡江與閩中鄭鴻逵友善。逵以世亂，視帝爲奇貨，挾入閩，聞浙不守，與其兄鄭芝龍共擁立爲帝。芝龍輩以中原雲擾，荒外援立，可自擅富貴，若其不濟，則棄帝而奉土地入臣，猶不失通侯之賞。

此鄭氏之私意。初不知有明社稷，及爲中興光復計也。乃以人望置黃道周首揆，道周忠侃有學識，屢勸帝出關恢勦，陛見者亦紛紛陳請。帝頗諳前代興廢，雅不欲坐老蠻鄉，每云：「福州豈朕梓宮也哉？」於是與鄭氏意稍不合。而儒臣黃道周、何楷、金堡輩，每言：「太阿不可倒持，恢復大計譬之極溺救焚，彼兵子者不足與謀。」于是道周請爲前驅，奉旨督師出仙霞，開闢廣信府，而行在亦移駐延平。鄭氏議既不合，芝龍但坐鎮福州不出，鴻逵乃從闕下亡命爲僧，帝遣使慰留之。

帝披答章奏，引見百官，晝夜不暇給，語及神州陸沉，輒嗚咽不自勝。然崇文貌，多忌少情，實不能得將士之心。周王拊循江上，調諸營，人皆挾纊，藉令得金陵一片地，則賢明仁恕當不愧晉元帝一流。奈何蹙置江海之間，不得逞其轡耶？魯王戊午生，祇能自挹損，不能應一馬化龍之讖，殊爲可惜！

鄭芝龍

鄭芝龍字飛龍，福建泉州人，父紹祖，于萬歷丁巳戊午間，充泉州府庫史。是時泉州郡守蔡善繼、辛丑進士也，府治後，與庫隔一街相望。芝龍年十歲，戲投石子，誤中蔡公額，公怒，命伍

伯擒治之。見其恣容秀麗，公曰：『汝當貴而封王。』因一笑釋之。語其父曰：『此子非凡表也。趨令讀書。』不數年，芝龍并其弟芝虎俱被海寇劉香老掠去，香老愛芝龍美，寵貴之。年十八，香老死，部下有十八寨各自擁衛，欲推擇一人爲長，不能定，因共禱于天，貯米一斛，以劍插米中，使各當劍拜之，而劍躍動者，天所授也。芝龍再拜，劍出于地，衆咸異之，推爲魁首。從此部署諸寨，橫行海上，勢更大于香老，官兵莫能抗。閩中諸當途始議招撫，以蔡公嘗有恩于芝龍，因從襄陽臬司量移蔡公泉州道，仍加方伯。蔡公至，果以書招芝龍，龍感恩爲約降。乃蔡公受降之日，坐戟門，令芝龍兄弟囚首自縛，請命。芝龍素德蔡公，爲之俯就，而芝虎一軍皆譁，竟叛去。閩撫按臣以蔡公短于撫馭，切責之，必欲得芝虎，而蔡公無以自效，竟以憂卒。時崇禎十五年事也。芝龍降後，授總兵，且以海利致富，敵國交通，諸貴人間，浸以大顯。

山呼二慶

隆武帝雖多大言，然卽位之初，猶有慮精之意，身服布素，勅百官俱用素服。銜上用帶罪二字，略同新亭酒淚，以示不敢安也。奈文武諸臣，率沿南京舊習，牢不可破。丙戌夏六月，浙東師潰，清騎逼關門，而會后適耀前星，閣部諸大臣遂訛傳鄭遵謙頓復杭省，山呼稱二大慶，絕

似表題。帝令百官去戴罪二字，復還綵船，不數日，清兵奄至，帝遁去，豈非誤之者諸臣耶？

二三途並殺

閩之邵武府，與江右建昌接壤，隆武初立時，知府吳某、推官朱健俱以清師掠建昌，一日數驚，踉蹌避出。而江右固多宗室，自江入閩者，嘗目擊其事，入言于帝。帝初卽位，銳意恢復，尤重封疆，卽擒吳朱輩繫獄。又浦城令施璩以貪聞，亦宗室言之，帝并逮治焉。三人旣麗法，不得已求援于鄭氏，帝每欲行誅，鄭氏輒力爲營救。比庚辰進士金堡陛見，勸帝刑宜自己出，且國家新造，尤戒旁落。帝遂斷然斬之，而特授堡禮垣，使監鄭遵謙軍，旌直言也。然堡恐鄭氏怨已，有陰賊之舉，出關時，微服間行。而漳紳何楷者，亦以忤鄭，從輿中爲人削鼻，無異吳元濟之于武元衡，亦云橫矣！又按吳知府由貢生，施璩癸未進士，朱健江右孝廉，博物負經濟，所著治平略行世，而同日被戮，論者惜之。時朝士更有三途並殺之謠。

睦古農

睦古農名本，雲陽才士，父永明，爲華亭廣文，乙酉盡節明倫堂。甲午二月，丹陽進士賀王

盛破繁，事連古農，其招詞曰：『父死于忠，子死于孝，一門千古，不愧名教。』令再招，則大書一死字。遂受極刑而斃。賀進士寓東甌時，亦與善，蓋忠侃激戇之士也。

西林

無錫東林書院，宋楊龜山先生所創，隆萬間，顧涇陽先生興復之，淑人心，以扶世教，蓋濂洛正宗也。其時與東林爲難者，則崑山顧天峻，宣城湯賓尹，皆小人也。此外惟四明沈蛟門，清溪方中涵，先後柄政，浙人附之，而浙黨之名始，然無所謂西林者。隆武中，有旨加西林二字，可笑殊甚。

金陵七十三人

癸巳年，金陵獲楊鯤，爲滇黔諜使，事洩被執，供攀進士山東耿玄度，名章光，湖廣俞誕，北名鯤翔，萬允康，名曰吉，淮安蓼安朱，名日升，巢縣葉無美，名士彥，舉人金沙于公治，名在鎔，貢生周繼序，名鏞，生員金陵許水樵，名諫，其餘不能悉載，共計七十二人。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同戮秣陵，亦云最慘矣！乃吾浙縉紳二人，一爲章格菴，名正宸，辛未進士，一爲海岸生，名履

織 言 下

卓，癸未進士，亦在案中。章以行遁年久，無從逮繫，陶亦隔省拘提，得以緩死。惟玄度卜居金陵，有年，夫人姚氏、妾朱氏及趙僕夫婦俱投井死，一門著節焉。嗚呼，諸君子以西歸好音之懷，乖大雅明哲之義，報韓有心，着鞭無地矣！

海東逸史·翁洲老民撰

序

明崇禎十七年乙酉三月，京師陷，五月，福王立于南京，魯王徙封江廣，暫住台州。是月南都陷，六月，潞王監國杭州，旋出降。閏六月，張國維自杭州來朝魯王，請監國，時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沈宸荃并起兵，先後奉表至台。七月，王至紹興，行監國事，以明年爲監國元年。十月，與清兵戰，敗之。十一月，議分餉分防，拜方國安爲大將；明年，國安劫閩餉。六月，江上師潰，馬士英、阮大鍼先在國安軍中，至是欲劫王降清，王幸脫去。國安、阮、馬並降，國維諸臣死之。鄭彩乃奉王如閩，十一月，次廈門。鄭芝龍既前降，令彩執王，彩不從，奉王次長垣。芝龍子成功亦建義海上，而不欲奉王，改明年爲隆武三年，實王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

王在閩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三年皆陷，僅有福安、寧德。明年春，寧德、福安相繼陷。六月，張名振復健跳，王次健跳，十月，移次舟山。十二月，粵使至閩海，遂用永曆年號。監國于是名存實終。六年乙卯九月，舟山陷，妃嬪大臣多死之。七年壬辰，張名振、沈宸荃、張煌言諸臣扈王至廈門，成功以金門居王。八年癸巳三月，遂去監國號，奉表滇中。至是監國虛名亦不復存，然監國諸臣仍奉王如故。歷甲午（實監國九年）乙未（十年）丙申（十一年）三年，王在金門。

丁酉（十二年）戊戌（十三年）己亥（十四年）三年，王在南澳。是年五月，成功徙王澎湖島，而濱中使王復監國。庚子（十五年）王在澎湖島，成功克臺灣，王其地。辛丑（十六年）王在澎湖島。四月，成功復居王金門。壬寅（十七年）王在金門。五月，成功卒，海上諸臣議復奉王監國。十一月二十三日，王薨，而監國于是終。魯監國終始凡十有七載，其大要略如此。

嗚呼！廢興存亡之際，雖曰天命，又豈不由人事哉？紹興之不守，以方國安之爲大將而可知，分餉分防而義師渙，閩餉劫而江上師潰，馬阮主其謀，國安肆其橫，劫王以降，無待筮卜，可前知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不信然哉？迨于入閩，寄命延平腋下，苟活而已，豈足議遠謀？然三府一州二十七縣之恢復，不亦盛與？鄭彩驕恣，又墜大業，此希聲蒼水諸公所爲痛心飲血者也。癸巳而後，益不足論，然己亥復號，竟不果行，意必延平使之，吾讀延平戰國史，（來安人余培森作）有餘痛焉。延平世以忠賢歸之，擬諸史公道鄰，豈其人哉？不然，己亥五月，延平提師北指，蒼水前驅入江，克瓜洲，鎮江，大江南北，降附者，四府三州二十四縣，幾薄金陵，則亦可以有爲矣；而延平竟以前鋒小挫，倉皇出海遁走。吾讀蒼水南征諸集，有餘痛焉。萃四方之忠義以力挽既頽之大勢，殫心竭知，僅可望濟，而一二武夫不用命，卒敗垂成之功。易曰：『噬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豈不以其所視者眇，所履者危，而務逞其剛暴之志氣哉？

魯監國十七年之事實，至短暫也，而其存亡勝敗之故，昭昭可鑒若此，記史者顧可略而不載乎？福唐桂諸王始末，史既備錄，魯監國獨不得比數，此史家之隘漏也。有海東逸史者，專載記魯監國始末，爲監國紀二卷，家人傳一卷，列傳十五卷，都爲卷十八，撰者翁洲老民，不知何許人也。余既獲慈谿楊氏刻本，因重刊之，以廣流傳，而書次魯監國始末大要于簡端，且識所慨痛，畀覽者考鑿焉。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張壽鏞序

序

淇惟我高宗純皇帝，大公至正，度越百王，御批通鑑輯覽不削福藩位號於分注，且備列唐桂二王本末附於後，以爲千古興亡鑑。至若魯王之延息海隅，則并不得列於小朝廷數，故載紀亦從其略。然而南日孤舟，結朱家殘局，流離瑣尾，猶之厓山一塊肉也。其間忠臣義士，東浙爲多，有如張沈諸公，始終抗節，勢不能不行柴市之誅。我二祖列宗未嘗不諒其忠於所事，易名之典，光照汗青，凡以立萬世臣極，而寓教忠之至意也。於是明越遺獻，據所見聞，臺筆殘山賸水間，最錄東荒碧血者，往往而有。若梨洲黃氏，謝山全氏，先後撰述尤夥。大抵碑傳之文，而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容亦有未審者也。

自余與於慈谿縣志之役之二年，昭文鄒君文沅來攝縣事，出其藏籍，得海東逸史，蓋前此所未見也。爲書凡十有八卷：首監國紀，則正名而猶與以帝系也；次家人傳，傳監國諸妃，用歐陽氏五代史例也；次列傳，次忠義，次遺民，史體具焉。凡所敘述，大都身親見之。文尤雅馴，其微者，或不經見於他紀，賴以存孤忠介節之姓氏，而其著者，亦足以參訂南雷鮑琦之書，洵可貴也。署曰翁洲老民，計非行遯故臣，則亦山林枯槁，有心鄙灌者，而惜乎其不可攷也。理庵楊

檢討以詞曹星使告養家居，方勤於鄉邦文獻，尤重忠孝大節，亟鈔得副本，屬王君子祥及其次公繩孫孝廉校正而刻之。於乎，鱷波鯨島，陰火終燼，猿鶴蟲沙，久淪物化，而寫本孤行，不歸澌滅，卒表章於累洽重熙之代，自非大聖人量包天地，覆幬所存，久矣死灰殘劫，亡復留此蠹蝕餘編，寄千秋感愴矣。

闕逢涪灘閏月甲辰朔會稽孫德祖彥清謹鈔

目錄

卷一

監國紀上

卷二

監國紀下

卷三

家人傳

烈妃某氏 義妃周氏 元妃張氏 貞妃陳氏 賁繼張氏 義陽王妃杜氏

卷四

列傳一

張國維子世鳳 朱大典子萬化 吳邦璿 孫珏 莊元辰 王思任

卷五

列傳二

余煌 陳函輝 陳潛夫妻孟氏 姜孟氏 朱維祚 劉中藻董世南

卷六

列傳三

◆ 錢肅樂董光遠 錢肅圖 錢肅範僕張貴 錢肅遊妻鮑氏 錢肅典 熊汝霖子琦
孫嘉績子延齡 沈宸荃

卷七

列傳四

王之仁 張鵬翼弟繼榮 徐洪珍 蔣若來 鄭遵謙弟遵儉 姜金四姐 荆本徹子元相

卷八

列傳五

沈廷揚子元泰 妾張氏 沈始元 蔡德 蔡纘 戴啓 施榮 劉金城 翁彪 朱斌 林樹

畢從義 陳邦定 黃銘丹妻施氏 馮京第 徐孚遠妻姚氏 子度遼 陳士京

卷九

列傳六

王翊蔣士銓 趙立言 立言子楨 石必正 明知 王江沈調倫

卷十

列傳七

張肯堂 姜周氏 方氏 姜氏 畢氏子婦 沈氏 女孫茂瀾 林志燦 林桂 吳士俊 家人張俊

彭欽 蘇兆人 吳鍾巒子福之 李向中子善毓 朱永祐

卷十一

列傳八

黃斌卿 王朝先 周鶴芝 林簫舞 趙牧 阮進從子駿 陳雪之 姚志卓 兄志元 方元

章 張起芬

卷十二

列傳九

張名振 母李氏 庶母范氏 妻馬氏 兄名甲 弟名揚 馬呈圖 馬貢圖 顧民楫 梁隆吉 焦文

文妻張氏 楊復葵

卷十三

列傳十

張煌言子萬祺 甘輝 羅子木 僕楊冠玉

卷十四

忠義一

董志寧妻羅氏 子士駿 士驥 僕文周 華夏妻陸氏玉辰 張夢錫 王家勤 陸宇燾

毛聚奎 屠獻宸妻朱氏 楊文琦妻沈氏 楊文琮 楊文瓚妻張氏玉如 楊文球

董德欽 倪懋熹 徐啓睿 趙毅 李桐子文景 文昱 路國挺 李文纘 杜

懋俊 杜兆菡 施邦炳 魏耕李連 楊遜 錢纘會 汪涵 張廷綬李唐禮 章有

功 章欽臣妻金氏 戴爾惠

卷十五

忠義二

傅巖子齡文 齡發 齡熙 王之拭 林汝燾 林奎 葉子器 俞元良 兄元禮 周宗彝

妻卜氏 妾朱衣 紫衣 弟啓琦 湯芬 林帽 都廷諫 洪有文 鄔正畿 林逢經

王恩及妻李氏 王祈 沈履祥 陳世亨

卷十六

忠義三

高岱 子朗 葉如菡 妻王氏 徐復儀 唐自綵 妻某氏 姪僧璩 王玉藻 姚亦方 周元

懋 周元初 倪懋楷 朱養時 董廣生 楊鼎臣 林瑛 妻陳氏 江用楫 妻某氏

董玄 張家璧 朱萬年 顧珍 李開國 母某氏 顧宗堯 母某氏 顧玠 江中汜

陳所學 顧行 翁健 戴仲明 章有期 劉世勳 王朝相 劉朝

卷十七

忠義四

張樾 倪文徵 朱璋 鄒欽光 鄒之琦 張君正 傅日炯 族父平公 趙景麟

趙天生 周西 張成義 趙甸 葉尙高 朱錫齡 婁文煥 林世英 陳瑞芝

母李氏 周容 朱金芝 紀五昌 趙自新

卷十八

遺民

于穎 林時對 李長祥 黃宗羲 黃宗炎 陳希友 熊日繪 任廷貴 沈崇

瑜 周齊曾 高宇泰 盧若騰 沈文光 朱憲宗 徐桐 馮元應 董守諭原

闕今補

王正中

原闕今補

章正宸原闕今補

朱之瑜原闕今補

卷一

監國紀上

王諱以海，太祖第十子荒王檀九世孫也。父肅王壽鏞以崇禎九年襲封，十二年薨，子以派嗣，十五年，北兵破兗州，自縊死。十七年二月，詔以王紹封，三月，京師陷，王避兵南下，五月，福王立於南京，命徙封江廣，暫駐台州。乙酉五月，南京亡，踰月，潞王常汭監國於杭州，不數日出降。（按小腆紀年：諸臣請監國不受。明季南略云：杭人擁戴之，大兵至，即閉門率衆降。○是刻考異均註首見處，餘不復。）

閏六月九日，（按紀年：東陽兵起在諸義旅後，此或當作十九日。）原任兵部尙書右僉都御史張國維自杭州來朝，請王監國。會故九江僉事孫嘉績、吏科給事中熊汝霖起兵餘姚，刑部員外郎錢肅樂起兵寧波，蘇松兵備僉事沈宸荃起兵慈谿，並奉表至台，而會稽諸生鄭遵謙亦起兵應之。既而定海總兵王之仁、翁洲參將黃斌卿、石浦游擊張名振各以本鎮兵來會，王遂赴紹興。

七月十八日，（小腆紀年作閏六月十八日）王至紹興，行監國事，以分守公署爲行在，祭告天地祖宗，以明年爲監國元年。立元妃張氏，上故皇太子號曰悼皇帝，弘光帝曰報皇帝，潞王曰潞閔王。

進張國維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按小腆紀年：時召直東閣，尋加是銜。）以朱大典、宋之普（南二釋史作之溥。）爲東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上，大典鎮守金華，之普司票擬。

督。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沈宸荃皆督師右僉都御史，以鄭遵謙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以章正宸爲吏部尙書，（原注：後紹興陷，葉家爲僧。南疆釋史云：起爲戶部左侍郎，行吏部事。）李白春

（釋史作占春）爲戶部尙書，王思任爲禮部尙書，張文郁爲工部尙書，陳函輝爲禮部右侍郎，

（按小腆紀年：時擢少詹事，歸，尋遷是職。）陳潛夫爲太僕寺少卿，起原任右庶子余煌爲禮部右侍郎，不至。

封嚴州總兵方國安（按小腆紀年：國安浙人，或云舊輔逢年子。）鎮東侯，定海總兵王之仁武寧侯。（南疆釋史作武寧伯。十一月進封侯。）羣臣皆奉表勸進，王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俟展拜

孝陵，徐議樂推未晚也。」

賜鄞縣舉人張煌言進士出身，授翰林院編修。（小腆紀年作八月事。）

以原任紹興知府于穎爲按察使，行巡撫事。

鑄大明通寶錢。（小腆紀年作十二月事。）

大學士宋之普謝政，起舊輔方逢年爲東閣大學士。

張國維連復富陽於潛（明季南略以復富陽爲七月事，小腆紀年以復於潛爲八月事。）諸縣。

命仁武伯姚志卓（小腆紀年作倬）守分水。

八月，原任兵部尙書田仰從海道至，拜東閣大學士。

九月，加按察使于穎右僉都御史，督師。

十月初二日，北兵至，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率隊接應，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連戰

十日，北兵敗去。

以原任吏科都給事中林時對爲太常寺卿，原任刑部主事莊元辰爲吏科都給事中。

十一月，進方國安荊國公，王之仁寧國公，封鄭遵謙義興伯，尋進侯。

議分餉分地。

以編修張煌言爲兵科給事中

以太常寺卿林時對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吏科都給事中莊元辰爲太常寺卿。

加右僉都御史孫嘉績、熊汝霖並兵部右侍郎。

閩中遣給事中劉中藻、顏詔至，大學士張國維、侍郎熊汝霖等拒之。（小腆紀年作十月事）

王勞軍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方國安爲大將，命各營皆守節制。馬士英、阮大鍼（按小腆

紀年：士英字瑋，貴陽人，中萬曆丙辰會試，又三年成進士。大鍼懷寧人，萬曆丙辰進士。）竄入方國安營請朝見，

不許。

十二月，王回越城，以降臣故太僕卿謝三賓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

頒監國魯元年大統歷，職方主事黃宗羲所造也。

監國魯元年丙戌正月己酉朔，王在紹興。

遣原任天津參政柯夏卿（原注號遜庵，黃巖人，進士。）太常少卿曹維才使閩中。

以原任右庶子余煌爲兵部尙書。

加右僉都御史錢肅樂爲兵部右侍郎。

二月，叛將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

之。

總兵陳梧敗於構李，自乍浦浮海至餘姚，大掠，職方主事王正中方行縣事，集民兵擊殺

閩中遺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給浙東，方國安縱兵攫之，拘清源不遣。（小腆紀年云：字嗣白，平湖人，崇禎甲戌進士，爲國安所殺。勝朝殉節諸臣錄云：江防潰，投江死。國朝賜諡忠節。）蓋馬阮所構也。

（明季南略及紀年並以爲在錢塘江戰後。）

三月十九日，毅宗大祥，戶部主事（原作郎中。據第十八卷補傳正。）董守諭請王哭臨，三軍縞

素一日，從之。

北兵決壩，放船入錢塘江，張國維嚴飭各營守汛，王之仁、鄭遵謙率水師襲戰，敗之。（小

腆紀年作是月朔日事。）

平海將軍周鶴芝議乞師日本，黃斌卿止之。

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鹽，破澈浦城。（小腆紀年作三月事。）

五月，兵部右侍郎錢肅樂棄軍之舟山。

都督（鄞縣志作總兵）陳謙奉使至閩中，爲御史錢邦芑所劾，被殺。

加兵部右侍郎孫嘉績、戶部尙書（據第六卷本傳四字疑衍。）汝霖兵部尙書，並兼東閣大

學士。

尚寶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黃宗羲、吳乃武、查繼佐等會師渡海，劄潭山，（南疆釋史作海壇山）以江上兵潰，乃還。

六月丙子朔，江上兵潰，方國安、馬士英等欲劫玉投降，遣人守之，會守者病，王得脫，乃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世子自定海出海。（明季南略作五月二十八日事，小腆紀年作二十七日事。）

大學士張國維、兵部尚書余煥、禮部右侍郎（勝朝殉節諸臣錄作兵部左侍郎）、陳函輝、通政

使吳從魯，（小腆紀年云：字金堂，山陰人，萬曆丙辰進士，官通政司左參議。）大理（原作太僕，據第五卷本傳正。）

寺少卿陳潛夫、翰林院編修徐復儀，（紀年以爲唐藩遇害後死。）江西道御史傅巖、兵部主事高

岱、葉如菹，（紀年作汝菹，一作汝齋。）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諸生傅日炯、趙景麟等皆死之。方逢

年，謝三賓、宋之普、方國安、及馬士英、阮大鍼等並降。

寧國公王之仁泛海至金陵，死之。北兵破金華，大學士朱大典闔門死之。

富平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扈王出海，投肅虜伯黃斌卿，斌卿不納。

永勝伯鄭彩至舟山，奉王入閩。

叛將張國柱攻舟山，爲水營將阮進所敗，劫元妃世子去。（以上三節小腆紀年並繫九月內。）

二十四日，大學士孫嘉績卒。

八月十一日，建甯陷，僉事倪懋熹死之。

二十七日，閩中陷，唐藩出奔汀州，爲北兵所殺。（按小腆紀年：唐藩名聿鍵，小字長壽，太祖九世孫。

二十一日自延平出奔，二十四日大兵取延平及天興府，追殺於汀州之府堂，時二十八日也。）

九月，以兵科給事中張煌言爲右僉都御史。（按小腆紀年以明年正月進是職。）

十月丁酉，王發舟山。

十一月丙寅，王次廈門。（南疆釋史稱中左所，亦名鷺門。）時鄭芝龍（小腆紀年云：字飛皇，小字一官，

福建南安縣石井人。）已降北，令彩執王以降，彩不從。芝龍之子成功亦不肯隨父，復建議海上，而

以廈門爲營。然亦不欲奉王，改明年爲隆武三年。於是鄭彩改次長垣，改明年爲監國二年。海

上遂有二朔。

卷二

監國紀下

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王在長垣。

辛未，王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會。進鄭彩建國公，封張名振定西侯，楊耿同安伯，鄭聯定遠伯，周瑞閩安伯，周鶴芝平夷（小腆紀年作彝）伯。阮進蕩胡（紀年作湖）伯，阮駿英義伯。

以原任雲南僉事林汝轟爲兵部右侍郎。

周鶴芝復海口，以參議（小腆紀年作參謀）林籥舞、總兵趙牧守之。

進册貴嬪陳氏（小腆紀年作張氏）爲元妃。

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南疆釋史作漳州，按漳平屬龍巖州，此疑譌。）失利，又明日，北

兵攻海澄，南師送入於海。

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南疆釋史云：饒州人，同安阮錫夕陽寮稿作有楨，字亮士，嘉禾里人。）爲

令，五日復陷，有文死之。

鄖西王常漉（小腆紀年作常潮，事在四月，常漉爲貴溪王，明年二月，永寧寨破，死。）復建甯，其裨將王

祈（南疆釋史作祈）復邵武。

三月，兵部右侍郎林汝燾，吏部員外郎林奎合兵攻福清，不克，死之。（小腆紀年作十月事。）

四月，海口陷，參議林籥舞、總兵趙牧死之，周鶴芝退保火燒畝。

吳淞提督吳勝兆反正，命定西侯張名振率舟師赴之，以兵部（小腆紀年作戶部）右侍郎

沈廷揚、右僉都御史張煌言、給事中徐孚遠、御史馮京第監其軍。抵崇明舟覆，名振等從間道

脫歸，廷揚被執，死之。

六月，攻漳失利。

王至琅江，錢肅樂來朝，拜兵部尙書。

以閩中原任太僕寺卿劉沂春爲右副都御史，原任廣東糧道（小腆紀年稱副使，第十卷本傳

同。）吳鍾巒爲通政使，（按紀年以十月召用）並以錢肅樂薦也。

七月，王親征，會鄭彩、周瑞、周鶴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

八月丙戌，克連江。（按小腆紀年：是日遣兵襲連江。）

以右僉都御史沈宸荃爲兵部尙書。（按小腆紀年：以十月進是職。）

以閩中原任温州巡撫劉中藻爲兵部尙書、武英殿。（按小腆紀年：於是年正月授職，兼東閣。）大

學士。

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甯德知縣錢楷皆以城來降。（按小腆紀年：九月遣兵復羅源，又復連江，於是長樂、永福、閩清諸城皆下。）

以閩中原任戶部侍郎林正亨爲戶部尙書，僉都御史余颺爲左都御史，御史林帽爲吏科給事中，禮部主事黃岳。（南疆釋史作突，小腆紀年作賓，按俗書賓作突，字典無此字。）爲吏部考功司郎中。

辛未，鄧藩審理。（小腆紀年作鄧藩理，係人名。）陳世亨以一旅復安固。（按瑞安縣在晉時爲安固縣。）援兵不繼復陷，被執，大罵而死。

遣大學士劉中藻攻福甯州，破之，鎮將涂登華降。

以兵科給事中孫延齡爲兵部右侍郎，大學士嘉績子也。

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王在閩安鎮。

遣閩中原任東閣大學士朱繼祚與同安伯楊耿攻興化，克之。

以兵科給事中（勝朝殉節諸臣錄止稱給事中）陳士京爲光祿寺卿，奉使粵中。

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侯鄭遵謙。

兵科給事中陳希友，熊曰繪疏參鄭彩逆惡大罪，爲諸臣所勸，不果上。

二月，以兵部尙書錢肅樂兼東閣大學士。

北帥郭三才（南疆釋史作天才）來降，封爲忠勤伯。

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中林崐、興泉道湯芬死之。莆田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

之；永福陷，里居給事中鄔（勝朝殉節諸臣錄作鄔）正畿、御史林逢經死之；長樂陷，里居御史王

恩及（小腆紀年作王恩）死之；建甯陷，守將王祈死之。王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至

是皆失，僅留甯德、福安二縣。

六月初五日戊戌，大學士錢肅樂以憂卒。

十月，以工部尙書沈宸荃、右副都御史劉沂春兼東閣大學士。

四年己丑正月辛酉（小腆紀年作庚申）朔，王次沙埕。

監察御史黃宗羲自剡中至，拜爲左僉都御史，尋進左副都御史。

三月，甯德陷。

黃斌卿遣其弟孝卿偕僉都御史馮京第乞師日本，不得要領而還。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及其部將董世南（小腆紀年作世上）等並死之，兵科給事中

（原作翰林院簡討，據第六卷本傳正）錢肅範被執，不屈見殺。

六月，定西侯張名振復健逃所。

七月壬戌，王次健跳所，遣使者拜山寨諸營官爵，授東山寨李長祥、四明寨王翊並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按小腆紀年：時授朔河南道御史，十月來朝，擢是職。）壬午，北兵圍健跳，蕩胡伯阮進追

敗之。

封平西將軍王朝先平西伯。

以右僉都御史馮京第爲兵部右侍郎。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丁酉，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其殺黃斌卿。

十月己巳，（小腆紀年作乙巳，按歷法，是月無己巳日，）王移蹕舟山，以參將府爲行在。

大學士劉沂春還閩。

以閩中原任戶工二部尙書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吏部右侍郎朱永祐爲左侍郎。（按小腆紀年：時進工部尙書，仍兼吏部事，第十卷本傳同。）進戶部侍郎孫延齡爲戶部尙書，以右僉都御史

李長祥、張煌言並爲兵部左侍郎。（按紀年：煌言爲右侍郎，第十三卷本傳同。）

命兵部右侍郎馮京第、左副都御史黃宗羲乞帥日本，不得要領而還。（按小腆紀年：是年十

一月乞帥日本，以澄波將軍阮美爲使，不著京第宗羲名。）

十二月，粵中遣使封鄭成功爲延平王，閩海始用永歷年號。

左副都御史黃宗羲以母老乞歸，許之。

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王在舟山。

三月，右僉都御史四明塞王翊來朝，拜兵部左侍郎。（小腆紀年作右侍郎，第九卷本傳同。）

八月，兵部左侍郎王翊帥師破新昌，拔虎山，進本部尙書。（小腆紀年止稱侍郎，嘗未進尙書。）

九月，鄭彩與鄭成功爭廈門，爲成功所敗，泊沙埕，張名振擊破其餘兵。（按小腆紀年：爭廈門

在八月，沙埕之破，在周瑞周芝分屯三盤後。）

以兵科給事中徐孚遠爲國子監祭酒。（按小腆紀年：於己丑十月擢左僉都御史，未嘗轉是職。）

周瑞、周鶴芝以樓船三百分屯温州之三盤，爲舟山犄角。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北兵攻杜魯，兵部右侍郎馮京第死之。（小腆紀年作九月事。）

六年辛卯正月己卯朔，王在舟山。

二月（小腆紀年作閏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并其軍。

以太僕寺少卿曹從龍爲兵部右侍郎。

七月，北兵攻四明寨，兵部尙書王翊死之。（按小腆紀年：是月被執，八月至定海死之，第九卷本傳

同。）

北兵會攻行朝，定西侯張名振、英義伯阮駿、扈王發舟山。

八月辛酉，北人試舟海口，爲南師所敗，獲其樓船，滅十一人而縱之。

丙寅大霧，北兵悉抵螺頭門，守陴者方覺，蕩胡伯阮進邀擊大洋，風反師燬，進死之。

九月丙子，城陷，元妃陳氏投井死，貴嬪（小腆紀年稱宮娥）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從之。大學

士張肯堂、禮部尙書吳鍾繼、兵部尙書李向中、工部尙書（原作吏部侍郎，茲據第十卷本傳正。）朱

永祐、通政司參議（紀年稱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甯、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

瑛、江用楫（紀年瑛爲吏部）禮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航海遺聞作楊）開國、朱萬年、顧珍、工

部主事顧宗堯、工部所正戴仲明、禮部主事（原作中書舍人，勝朝殉節諸臣錄同，茲據第十卷本傳正。）

蘇兆人、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內官監太監劉朝、（南疆繹史作

朝）定西侯參謀顧明楫、貢生婁文煥、諸生林世英、朱錫齡等並死之。北兵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而三耳。』

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右侍郎張煌言扈王至廈門。

（按小腆紀年：在是月丁酉後。）

延平王鄭成功朝見，行四拜禮。（小腆紀年云：以宗人府府正禮見。）贖千金，紬緞百匹，供應甚

殷，從臣亦皆有贈，尋奉王居金門。

七月，大學士沈宸荃艤舟南日山，遭風沒於海。

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王在金門。

三月，王自去監國號，奉表滇中。

九月，定西侯張名振帥師北上，以兵部右侍郎張煌言爲監軍，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左

次崇明，冬盡乃還。

甲午年，王在金門。（按小腆紀年：以是年正月，居南澳。）

二月（小腆紀年作正月）定西侯張名振、監軍張煌言、帥師再入長江，掠瓜洲，侵儀真，抵燕子磯而還。

乙未年，王在金門。

十一月（航海遺聞作八月，行朝台錄灣外紀並作五月）延平王鄭成功遣英義伯阮駿、總制陳

雪之、（小腆紀年作陳六御）帥師圍舟山，北將巴臣興降。（紀年云：原名臣功，時授鐵騎鎮。）

二十九日，定西侯張名振卒於軍。

丙申年，王在金門。

八月二十六日，北師復取舟山，英義伯阮駿、總制陳雪之並赴海死。（小腆紀年云：陳六御自刎死。）北人以舟山不可守，迫其民過海，溺死者無算，遂空其地。

丁酉年，王在南澳。

滇中遣使至，加張煌言左侍郎。（小腆紀年作明年正月事。）

戊戌年，王在南澳。

二月，（張忠烈公神道碑作三月，小腆紀年作七月）延平王鄭成功會師浙海，以兵部左侍郎張

煌言爲監軍，北伐抵洋山，（按洋山當作羊山）怪風猝至，義陽王溺死，乃還。

己亥年，王在南澳。

五月，延平王鄭成功全師北指，監軍張煌言以所部前驅入江，抵瓜洲，克其城。成功南攻鎮江，亦克之。大江南北皆來降附。其已下者，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會前鋒敗，成功倉猝移帳，遂大潰，乘流出海。煌言亦從閒道歸天台。（按小腆紀年：煌言徇江南北下四府三州二十二縣，會成功兵潰，八月歸天台。）鄭成功遷王於澎湖島。（按小腆紀年：在滇中命王監國後。）

六月，王遣使祭光祿寺卿陳士京。

滇中遣使齋手敕，仍命王監國，加張煌言本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按小腆紀年：在天台後。）

庚子年，王在澎湖島。

鄭成功攻臺灣，克之，紅夷乞降，以大舶遷其國。成功遂王其地。（按小腆紀年：在明年十二月。）
辛丑年，王在澎湖島。

四月，鄭成功復奉王居金門。

壬寅年，王在金門。

二月十三日，滇中陷，桂藩爲北將吳三桂（小腆紀年云：字長白，高郵人，遼東中後所籍。）所殺。（按

紀年：滇都以己亥正月陷，桂藩由榔以辛丑十二月被執，至是年四月絞死於雲南。

五月初八日，延平王鄭成功卒，海上諸臣議復奉王監國。

十一月二十三日，王薨。

卷三

家人傳

烈妃某氏

妃某氏，王爲世子時所納。崇禎十五年，北兵破兗州，兄魯王以派自縊死，王被執，詭稱魯王牧兒，見北兵掠王邸，皆忽流淚，怪之。旁有人曰：『此魯藩之弟也。』北兵刃之，三擊不中，駭曰：『汝有大福，我不汝害。前有一少女子，甚麗，知是汝妻，犯之不從，死於牆下。汝其埋之。』王因得脫。紹興監國，諡曰烈妃。

義妃周氏

元妃周氏，濟甯人，王以崇禎十七年二月襲封魯王，妃入宮已年餘矣，遂進元妃。甫逾月而京師陷，王避兵南下，妃時臥病不起，王強之，妃泣曰：『王速行，勿以妾故爲王累。』王不忍，

妃乃手碎瓷盤，勒喉而死。紹興監國，諡曰義妃。（按小腆紀年：江上師潰，王命扈宮眷出海，張妃辭，碎瓷盤自剄死。宮嬪氏周出海後，張國柱劫之，亦自剄死。魯紀年海上見聞紀並云：張妃被劫，中途碎瓷盤自剄死。）

元妃張氏

元妃張氏，蕭山人，（小腆紀年云會稽人）乙酉七月，王至紹興，行監國事，立爲元妃。父國俊得封伯爵，內結閣臣客鳳儀、李國輔，（按紀年：國輔司禮監，韓贊周養子也）外倚悍將方國安。王之仁，頗通賄擅事，諸臣相繼進諫，王不聽。侍郎錢肅樂特疏糾之，留中。國俊遂引降臣謝三賓直東閣，以擠肅樂，肅樂遂去。明年六月，江上師潰，王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自蛟關出，期會於舟山。適叛將張國柱來攻，爲水營將阮進所敗，國柱僅以身免，遂擄妃去，不知所終。

貞妃陳氏

貴嬪張氏
義陽王妃杜氏

元妃陳氏，鄞縣人，丙戌春入宮爲宮人。（小腆紀年云：次會稽張妃下）張妃旣爲亂兵所擄，妃在副舟中，急令舟人鼓棹特前，追兵不及，伏荒島數日，飄泊至舟山，王已入閩，徬徨無所歸，尙

書張肯堂遣人護之，得達長垣，王見之流涕，進册爲元妃。在海上三年，生世王，黃斌卿伏誅，始復入舟山。先是張妃在會稽，其父國俊頗豫事擅威。福妃歎曰：『是何國家，是何勳，戚而尙欲爾爾乎？』至是族親有至者，悉遣之。辛卯，北兵三道入海，王以蛟關未能猝渡，親帥舟師搗吳淞，以牽其勢，蕩胡伯阮進居守敗死，北兵直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勳議分兵先送宮眷出海，然後背城一戰。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螻灘鯨背之間，懼爲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死此淨土。』乃止。城陷，妃整冠服，北向拜謝，投井死。貴嬪張氏及義陽王妃杜氏從焉。錦衣指揮王朝相、內官監太監劉朝共舁巨石填井平之，卽自刎其旁而死。至乙未年，英義伯阮駿再下舟山，得妃死狀，表言於王，加諡貞妃。

卷四

列傳一

張國維子世鳳

張國維字玉笥，號止庵，（明季南略云：字正庵，號玉笥。）東陽人，天啓二年進士，授番禺知縣，歷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應天巡撫。崇禎十七年三月，以兵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赴江南、浙江，督練兵輸餉諸務，出都十日，而都城陷。五月，福王立於南京，召爲戎政尚書，尋敕山東討賊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僉事。吏部尚書徐石麒（小腆紀年云：字寶摩，嘉興人，天啓壬戌進士，乙酉嘉

興破自經死，國朝賜諡忠懿。）去位，衆議歸國維，馬士英不用而用張捷，（紀年云：捷丹陽人，進士南都陷，自

縊死。）國維乃乞省親歸。

乙酉五月，南都覆，六月，潞王監國於杭州，不數日出降。國維乃以閏六月初魯王於台州，請王監國，卽日移駐紹興，進國維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賜尚方劍，督師

江上。會嚴州總兵官方國安亦自金華至，馬士英素善國安，匿其軍中，請入朝。國維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連復富陽於潛諸縣，時兵馬雲集，人治一軍，不相統一，部曲騷然。國維上疏謂：刻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堅擣虛，人無接應之暇。此爲勝算，必聯諸帥之心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於是樹木城緣江要害，聯絡國安及王之仁、鄭遵謙、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諸營，爲持久計。（按紀年：至是賜尙方劍，總統諸軍。）十月，北兵至，國安嚴陣以待，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以步兵接應，連戰十日。前鋒鍾鼎新用火攻，首擊殺緋衣大將一，諸將李（南疆釋史鮎琦亭集並作呂）宗忠等各斬數十級，俞國榮等直抵張灣，取其軍械而歸。北兵大敗。

是冬，閩中遣給事中劉中藻頒詔至，諸求富貴者爭欲應之。王下令返台，士民惶惶。國維乃馳至紹，上疏唐王曰：『今日之事，凡爲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并力，共復國讎。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守藩服，禮制昭然。若以倫序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浙東人心渙散，鳩集爲勞，一旦南拜正朔，則江上諸將皆須聽命，猝然有變，監國之號令不行，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矣，豈敢朝秦暮楚，有所左右於其間哉？』疏出，議始定。然閩浙自是成水火矣。

明年五月，諸軍乏餉，師潰。六月朔日，北兵至，王走台州航海，國維亦還守東陽。及義烏破，

衆勸國維入山圖後舉。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二十八日，北兵至七里寺，國維遂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賦詩三章。（按紀年載首章自述云：艱難百戰，戴吾君拒敵，辭唐氣勵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長傍孝陵墳。次章念母云：一限織塵不挂胸，惟哀盡母暮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意，存歿衝恩結草同。三章訓子云：夙訓詩書暫跋鉞，而今絕口莫談兵，蒼蒼若肯施存恤，乘來全身答所生。）赴園池死，年五十二。（國朝賜諡忠敏）子世鳳，官平敵將軍，後以吳易（南略云：字日生，號朔清，吳江人，崇禎丁丑進士。紀年云：癸未進士，乙酉六月起兵長白蕩，歷官至兵部尙書，封長興伯，殉節死，國朝賜諡節愍。）事連，亦死難。

朱大典 子萬化 孫珏
吳邦璿

朱大典字延之，號未孩，金華人。家世貧賤，大典始讀書，爲人豪邁，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官至兵部左侍郎，總督江北諸軍。（小腆紀年云：官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廬鳳淮揚四郡。以許都事被逮，會國變止。福王立，起是職，尋進尙書。）以許都（紀年云：東陽人，諸生知縣，桐城姚係棗激亂，號白頭兵。）事有連逮治。京師陷，福王立，有白其誣者，乃以原官召用，踰月進尙書，督上江諸務。南都陷，走杭州，會潞王亦降，乃還鄉郡，據城固守。唐王聞，就加東閣大學士，督師浙東。魯王起事，大典亦遣其孫珏上表勸進。王旣監國，以軍來赴，授官亦如之，命仍鎮金華。會我朝遣招撫使至，大典烹之。

紹興既破，次及金華，大典率兵拒守，月餘不下。城既陷，闔門縱火自焚死。（國朝賜諡烈愍）

大典本與馬士英、阮大鍼善，南都亡，大鍼出走，由太平趨浙東，投大典於金華。大典方舉義，留與共治軍，士民不可，檄逐之。大典乃送大鍼於方國安軍。士英、國安同鄉也，先在其軍中，於是兩人掀髯抵掌，日夕談兵，國安甚喜。及北兵至，士英、大鍼、國安皆降，而大典獨殉節，部將吳邦璿從死，子萬化巷戰被執，亦不屈死。孫珏少年能文，有經濟才，亦死於浦城。

莊元辰

莊元辰字起貞，號頑庵，鄞縣人。崇禎十年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甲申之變，一日七至中樞史可法（國朝賜諡忠正）之門，促以勤王。福王立，議選科臣劉宗周。（小腆紀年云：字啓東，號念臺，山

陰人，學者稱戢山先生，萬曆辛丑進士，官左都御史。杭州失守，絕粒死，國朝賜諡忠介。）章正宸等，並首舉元辰，馬

士英惡之，以中旨授刑部主事，已見士英日橫，遂告歸。乙酉閏六月，錢肅樂等舉兵，元辰破家輸餉，肅樂等西行，推元辰任城守事。魯王監國，擢吏科都給事中，尋遷太常寺少卿，進正卿，仍兼吏科如故。

元辰疏言：『陛下大讎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於外，炎威寒凍，櫛風沐雨，編氓殫藏於

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茲亢旱，臥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釜魚幕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深宮養優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事權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爲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則恩賞何可濫也？陛下試念兩都之毀，禾黍麥秀之悲，則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爲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生民之慘，則衣食可以俱廢。」

疏入，優詔報聞。又言中旨用人，乃赧王之秕政，臣叨居科長，斷不能隨聲奉詔。上不能用，而馬士英又至。元辰言士英不斬，國事必不可爲，遂三疏請歸。歸逾月而紹興破，狂走諸山中，朝夕野哭，疽發於背而卒。（原注元辰舉鄉試，出江偉門，會試出馬世奇門，論者以爲鍼芥之合云。）

王思任

王思任字季重，號遂東，山陰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知興平、當塗、青浦三縣，袁州推官，所至皆被鐫級，稍遷刑工二部主事，出爲九江僉事，罷歸。乙酉五月，南都陷，福王走蕪湖，馬士英擁兵奉太妃入浙。思任猶未知福王被擒也，乃上疏太妃，請斬士英。（按小云紀年：思任疏云：

「戰國之氣，發於忠憤，忠憤之心，發於廉恥。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主上寬仁有餘，而剛斷不足，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醴醪；上悅色，則獻淫妖；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巧卸躡場之事於史可法，而又心忌其成功。招集無賴，賣官鬻爵，門下狐狗，服錦橫行。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斯也。今事急矣，政事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尙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不當扈耶？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臨臨出政，斷絕酒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之詔，以昭悔悟，則人心士氣猶可復振也。」復致書士英曰：「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某素欽慕。即當國破衆疑之際，授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氣驕腹滿，政本自由，不講戰守之事，只知貪曠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則先期已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邱墟。閣下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莫若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氣節之士，尙爾相諒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機，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惕厲，猶可冀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仍買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詔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某當先赴苕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千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東身以候綏騎，私法處之，則引領以待鉏耨。」士英愧憤，不能答也。

（王既監國，起拜禮部尙書，年七十餘矣。明年六月，紹興破，踉蹌避兵，入雲門山，痛哭而卒。〔紀年云：城破不食死。南疆釋史云：思任已病，避至秦望山，丙舍以死。〕）

卷五

列傳二

余煌

余煌字武貞，號公遜，會稽人。天啓五年進士第一，歷官至右庶子，乞假歸，遂丁外艱，服除，久不起。魯王監國，起禮部右侍郎，再起戶部尙書，皆不就。明年以武將橫甚，拜煌兵部尙書，始受命。時內閣田仰與義興伯鄭遵謙爭餉，兩軍格鬪，喋血禁廷，煌至，叱之始去。乃申嚴軍紀，將士稍戢；諸臣競營高爵，請乞無厭。煌上言：『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紛，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蔭，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爲名言。江干師潰，王航海遁，衆有議據城抗守者，煌以徒害民生不可，遂大張碓示，放兵民出走，畢賦絕命詩一章。（按小腆紀年載其詞云：穆駿自馳，老駒忍逝，止水汨羅，以了吾事，有媿文山，不入柴市。）自沈渡東橋下，舟人拯起之，乃歎曰：『

忠臣不易做也！居二日，復投深處，乃死。（國朝賜諡忠節）

陳函輝

陳函輝字木叔，號寒山，臨海人。崇禎七年進士，授靖江知縣。爲人不拘小節，好交游，日事詩酒，爲御史左光先（紀年云：光斗弟崇禎未巡按浙江，平許都亂。）劾罷。京師陷，慟哭刑牲，誓衆倡義。

（紀年 其檄文云：嗚呼！故老有未經之變，禾黍傷心；普天同不共之仇，戈矛指髮。壯士白衣冠，易水精通虹；相君素車馬，錢塘怒激江濤。嗚呼！三月望之後報，此後盤古而蝕日月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軸，一掃腥膻，身鍾二曜之英，雙驅誠諒。歷年二百八紀，何人不沐皇恩？傳世一十五朝，寰海盡行統曆。迨我皇上，御宇十有七年於茲矣。始政誅璫，獨勵宸靈作鼓；頻年禦敵，咸持宵旰爲衣。九溘寒暑，幾罄呼庚呼癸之嗟；萬姓啼號，時切已滿已飢之痛。雖舉朝肉食之多鄙，而一人辰極之未遷，遽至覆甌。有何失序？嗚呼！卽爾紛然造逆之輩，曠無累世休養之恩。乃者隸通神京，九廟不獲安其主，腥流宮寢，先帝不得正其終。罪極海山，貫知已滿，慘深天地，誓豈共生。嗚呼！誰秉國成，詎無封事？門戶膏肓，河北賊置之不問；藩籬破壞，大將軍竟若罔聞。開門納叛，皆觀軍容使者之流；賣主投降，盡宏文館學士之輩。乞歸便云有恥，徒死卽係忠臣。此則劫運眞遭陽九百六之交，而凡民並值柱折維裂之會矣。安祿山以番將代漢將，帳中早豬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州，丸內鳩先進毒。風旣斬於京口，剖屍之觀安逃？景亦焚於舟中，跛足之凶終盡。無強不折，有逆必誅。又況漢德猶存，周

勝未過。赤眉銅馬，適開光武之中興，夷齊逢蒙，難免少康之並戮。臣子心存報主，春秋義大復仇。楚頓社稷之靈，九人已推重耳，誠憤淚賊之並，六軍必出祁山。嗚呼！遷跡金人，亦下銅盤之淚，隨班舞馬，猶嘶玉階之魂。矧具養眉且叨神綬，身家非吾有，總屬君恩，寢食豈能安？務伸國恥，握拳透爪，氣吞一路鼓聲，嚙齒穿斷，聲斷九更鼓角。共灑申包胥之淚，誓焚百里視之舟。所幸澤綱張翼宋之旗，協恭在位，願如恂馮挾興漢之鉞，糜厲以須。二子何患無君？金陵咸章正朔，千百國不期大會，江左賴有夷吾。莫非王上，莫非王臣，吾請敵王所懷；豈曰同袍，豈曰同澤，咸歌與子同仇。聚神州赤縣之心，直窮巢穴，抒孝子忠臣之憤，殲厥渠魁。班馬叶乎北風，旗常紀於南極。以赤手而挾神鼎，事在人爲，卽白衣而效前籛，君不我負。一洗樓槍晦蝕，日月重光，再開帶礪山河，朝廷不小。海內共扶正氣，神明鑒此血誠。謹檄。會福王立，不許草澤勤王，乃止。尋起職方主事，監軍江北。南都陷，歸與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等會師江干。時魯王在台州，函輝走謁王曰：『國統再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報讎繼統，於是乎在，王盍圖之？』王謝曰：『國家禍亂相仍，區區江南且不能保，尙何冀乎？』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北據三江，環以大海，士民忠義，此句踐所以擒吳稱霸也。』會兵部尙書張國維起兵東陽，來迎王，函輝乃侍王至紹興，王既監國，擢爲禮部右侍郎，進禮兵二部尙書。（按小腆紀年：北稱侍郎，未嘗進尙書，監國紀同。）

明年六月，紹興陷。從王航海，已而相失，哭入雲峯山，作絕命詞數章。（紀年云：作六言絕句十章。其一云：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其二云：子房始終爲韓，木叔始

終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存心獨苦。其三云：父母恩無可報，赤兒而不能親，落日樵夫河上，應憐故國忠臣。其四云：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其五云：去夏六月廿七，今夏六月初八，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其六闕。其七云：手著遺文千卷，尙傳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其八云：慧業降生人文，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其九云：敬發徐陵五願，世作高僧法眷，魂遊寰海名山，身列兜率內院。其十云：今日爲方正學，前身是塞山子，徒死尙多抱慚，請與同人證此。又自作祭文及埋骨記，皆不可考。投水死，（勝朝殉節諸臣錄一云自經死，國朝賜諡忠節。）年五十七。

陳潛夫

妻孟氏
妾孟氏

陳潛夫字玄倩，號退庵，錢塘人，

（南疆釋史云：仁和人。崇禎丙子同年錄云：仁和人，原籍山陰。越殉義錄

云：會稽人，籍錢塘。）

崇禎丙子舉人，十六年授開封推官，抗疏言時事，請召對，不報。聞京師陷，縞

柔誓師，邀擊賊於柳園，大破之。福王立，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所規畫皆盡善，而馬士英不用。

先是有童氏者，自言福王繼妃，廣昌伯劉良佐（小腆紀年云字明輔，大同左衛人。）具禮送之，潛夫

至壽州，見車馬馳從，傳呼王后來，亦稱臣朝謁。及童氏入都，王以爲假冒，下之獄，遂責潛夫私

謁妖婦，逮下獄治之。（紹興府志云：給事中林有本劾御史彭遇颯，並及潛夫，馬士英獨合議，潛夫罪，逮下獄治之。

未幾，南都不守，得脫歸。聞魯王監國紹興，渡江往謁，命復故官，加太僕寺少卿，監江上軍。乃自募得三百人，與孫熊諸家列營江上，尋進大理寺少卿，兼御史如故。潛夫以家財餉軍，久之財竭，支四百金於餉臣不得。右副都錢肅樂言潛夫破家爲國，今聽其軍之餓死而不恤，何以鼓舞各營？因爲潛夫請餉。王是其言，而方王終不發也。丙戌五月，江上師潰，王航海去，潛夫作絕筆詩，走至山陰，抵小赭村，謂其妻孟氏曰：『勉之，吾爲忠臣，爾爲烈婦。』孟氏曰：『此吾心也。』與其女弟櫛髮更服以待。女弟者，潛夫妾也。（紹興府志云：孟桓初二女並妻潛夫，同日合香，非妾也。）潛夫乃整衣冠拜祖父像，已復拜其母，別其弟，攜妻妾至化龍橋投水死。（紹興府志云：潛夫先推二妻入水，爲具棺殮，然後賦詩躍水死，並欲拉二子同死，以繼母不許免。）年三十七。（國朝賜諡忠節）

朱繼祚

朱繼祚字胤岡，莆田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至南京禮部尙書。（按小腆紀年：崇禎初官禮部右侍郎。）以人言罷去。福王時起故官，未赴而南都陷。唐王召爲東閣大學士，從至汀州，王被擒，繼祚奔還其鄉，舉兵應魯王。戊子正月，與同安伯楊耿攻取興化城，時北之分守道彭遇飄（紀年云：崇禎癸未進士，時爲監司守城。）故弘光時御史也，令其守將出戰，而已登陴，樹

大明旗幟於城，守將不敢入，遂克之。三月，北兵至，城復破，繼祚被執，羈之獄中，賦絕命詞數章，自縊死。（國朝賜諡忠節）將死，自書祠堂對聯云：「臣罪當誅，生奚補，死奚遲？故國舊君安在。帝臨有赫，身可灰，家可燼，周顛殷義若何？」

劉中藻 董世南

劉中藻字薦叔，福安人，崇禎十三年進士，官行人。賊陷京師，鬚髮被撈掠，賊敗南還。唐王時，官兵科給事中，奉命頒詔浙東，爲張國維、熊汝霖等所拒，廢然而返。至金華，朱大典薦之，召對稱旨，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金衢，取芋獠善獠諸種人練之爲卒，時稱能軍。閩中陷，魯王召拜兵部尙書，尋兼武英殿大學士。中藻善撫循，激勸富人，使出財佐軍，士卒並樂爲用，其兵最盛。鄭彩專主閩事，心弗善也，中藻亦不相下，由此有隙。王使大學士沈宸荃解之，彩不聽。丁亥十月，中藻率兵攻取福寧州守之，與周鶴芝相犄角，久之移駐福安，鄭彩遂掠其地。北兵乘之來攻，中藻善守，所殺傷數千人。己丑三月，北兵乃循城十里掘濠樹柵以困之。（按小腆紀年：福安自前年十月被圍，至是年四月城陷，凡七閱月。）中藻不能出戰，食盡，冠帶坐堂上，爲文自祭，吞金屑而死。（國朝賜諡烈愍）部將董世南等同死者數百人。（紀年載中藻子思沛諸生，聞父死曰：父死節，子可不繼先

志乎？
亦死。
）

卷六

列傳三

錢肅樂 董光遠

錢肅樂字希聲，一字虞孫，號止亭，鄞縣人，臨江知府若庵孫，寧國知府敬忠兒子也。崇禎十年進士，授太倉知州，遷刑部員外郎，連丁內艱。乙酉五月，南京失守，六月，杭州繼陷，閏六月，寧波鄉官議納款，肅樂建議起兵，諸生董志寧、華夏等遮拜，肅樂大呼倡首，士民集者數萬人，肅樂乃建牙行事。郡中監司守令皆逃，惟一同知（按小腆紀年：同知爲朱之葵）治府事，已齋圖籍迎降，聞兵起，叩首請罪，肅樂索取倉庫籍，繕完守具。會定海總兵王之仁既納款而悔，入城，與肅樂締盟共守，聞魯王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奉表請監國。時紹興、餘姚、慈谿並舉兵，王乃赴紹興，行監國事。召肅樂爲右僉都御史，書錢塘江而守，尋進右副都御史。上疏言：目前時勢，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

當是時，之仁已封武寧侯，方國安亦進鎮東侯，其兵謂之正兵，食寧波，紹興、台州三郡田賦，爲正餉。孫嘉績、熊汝霖、沈宸荃及肅樂等兵謂之義兵，所食者皆取給於富室樂輸，爲義餉。正兵司餉者直至殿陛爭譁，奪取義餉，而義兵遂無所取給，恆缺食。已加兵部右侍郎，累疏辭不許。明年四月，軍食盡，乃上疏言：「臣兵既無餉，不得不散；但臣以舉義而來，大仇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遂棄軍之溫州。」王得疏，知不可留，乃降旨，令往海上，同藩臣黃斌卿、鎮臣張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復三吳。時方有由舟山窺吳之計也。

逾月，紹興失守，王航海，肅樂亦之舟山。唐王召之，甫入境，而延平陷，遂隱海壇山，採山薯爲食。丁亥，鄭彩治兵海上，王入長垣，召爲兵部尙書。疏薦故太僕卿劉沂春、廣東糧道吳鍾巒，及閩中諸遺臣，並起用。戊子，王次閩安鎮，拜爲東閣大學士，與馬思理、（勝朝殉節諸臣錄云：長樂

人，官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大兵平福州，自縊死。國朝賜諡節愍。）林正亨同入直。每日繫舟於王舟之次，

票擬章奏既畢，則牽舟別去，匡坐讀書而已。時唐王雖歿，而其將涂登華尙守福寧，王遣大學士劉中藻攻之，登華欲降而未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肅樂致書，謂「將軍不聞南宋之末，二帝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況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主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

自得計之左矣。」登華得書遂降，而是時鄭彩專柄，連殺熊汝霖、鄭遵謙，又登華之降，由於劉中藻，故幕府立焉，而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每不直彩，彩聞之恨甚。肅樂故有血疾，遂憂憤，疾作，卒於海外之琅琦山，年四十二。（殉節諸臣錄云：聞連江陷，以頭觸牀死。）遺言以故員外郎章服入殮，贈太保，諡忠介。（國朝改諡忠節）後六年，故相葉向高曾孫（南疆釋史作向高孫）尙寶卿進晟葬之福清黃蘗山。婦翁董光遠破家爲肅樂輸餉，奏授職方主事，參幕府事，肅樂旣入海，乃自縊而死。

錢肅圖

錢肅圖字退山，號東村，（鄞縣志云：字肇一，號退山。）肅樂第四弟，爲諸生。隨肅樂倡義，授監紀推官；紹興破，從王泛海入閩，擢御史，召募義勇，聯絡山海諸寨。肅樂死，與弟簡討肅範，同入福安圍城中。福安破，肅範死，肅圖從王至舟山。又二年，舟山破，乃歸。久之，卒於家。

錢肅範 僕張貴

錢肅範字錫九，一字箕仲，肅樂第五弟。肅樂起兵，其諸弟之從軍者，並授監紀，江干失守，

從肅樂浮海而南。一時諸從亡誥敕皆出其手。授翰林院簡討。肅樂既死，學士劉中藻方守福安，招之往，擢兵科給事中。己丑四月，福安陷，望百辟山歎曰：此宋少帝入海處也！賦絕命詞投繯，兵至被執，不屈死。年二十九，僕張貴從之。

錢肅遴 妻鮑氏

錢肅遴字兼三，肅樂第七弟，以諸生從軍，初授監紀，未受，入閩，以薦授兵部職方主事。（方主二字原脫，以意補。）己丑，從亡翁洲，辛卯，翁洲破，來歸。甲午，張煌言以定西之軍入長江，肅遴與弟推官肅典問道赴之。乙未，翁洲復，歸海上，肅遴復與推官赴之。丙申，翁洲復破，推官死焉。肅遴亡命至峴山，思得間爲入海計。己亥，煌言復入長江，肅遴又從之。己而兵敗相失，流轉太倉，嘉定間，怏怏不自得。一夕，嘔血數斗，大呼不絕以死。年三十。妻鮑氏祝髮爲尼。

錢肅典

錢肅典字叶虞，肅樂第九弟，庚寅，與兄肅遴從亡，共保翁洲，授監紀推官。丙申，大兵復下翁洲，肅典與肅遴渡海告警。追騎至，肅遴得脫，而肅典被執，不屈死。年二十六。

熊汝霖 子琦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同安知縣，擢戶科給事中。以言事謫福建按察使照磨。福王立，召還，以原官給事中起用，轉（按九字原脫，據南疆釋史補）吏科右給事中。南都陷，馬士英竄走杭州，汝霖責其棄主，士英無以應之。逾月，杭州亦破，乃與同里孫嘉績共起兵。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督師防江。時江上之兵，每日蓐食，鳴鼓放船，登陸搏戰，未幾，又復轉柁還守，率以爲常。惟汝霖率五百人渡海寧，轉戰數日，夜至橋司，士卒殘破略盡，乃還。因入海甯募兵，得萬餘人，別行伍，分汎地，以本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成主兵。由是浙西吳中，並皆響應，進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唐藩立，閩中遣劉中藻頒詔至越。汝霖曰：「吾知奉主上而已，不知其他。」因出檄拒之。丙戌五月，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六月，江干失守，從王泛海。時鄭彩自以扈駕功，勢張甚，汝霖稟擬，每右諸將而抑彩，彩積恨久之。已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交惡。王次閩安，從亡諸臣之室俱保琅琦。李茂者，彩之裨將也，汝霖奴子與之爭口，戊子元夕，汝霖自王所歸沐，熊鄭兩家簪珥相問遺，茂以熊鄭合謀奔告彩。乃夜使賊黨百人破門而入，縛汝霖投之海。（國朝賜諡忠節）子琦（紀年稱琦官）甫六歲，卽彩壻，彩陽撫

而陰賊之，亦投之海中。

孫嘉績 子延齡

孫嘉績字碩膚，餘姚人。宋燭湖先生之後，忠烈公燧五世孫，大學士文恭公如游孫。崇禎十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兵部，擢職方員外郎，進郎中。（小腆紀年作主事，未嘗進郎中。）爲中官高起潛所譖下獄，久之釋歸。福王時起九江兵備僉事，未赴。南都旣陷，杭州隨之，乃與同里熊汝霖共舉兵，迎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督師防江，進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諸人雖迫於忠憤，創義起事，然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之街卒里兒，則身領之。方王旣自專，反惡諸人之參決，於是有分地分餉之議。方王猶爲不足，攘奪義餉。於是義兵無所取給，恆散去無存，奇零殘卒，不能成軍。嘉績乃盡以歸之職方。（二字衍）御史黃宗義，而謝兵事。丙戌五月，以兵部尙書與汝霖同拜東閣大學士，六月，江上師潰，從王航海，卒於舟山。年四十三。（南疆譯史作四十四）贈太保，諡忠襄。子延齡官中書舍人，從亡海外，歷仕至戶部尙書。

沈宸荃

沈宸荃字友蓀，號彤庵，慈谿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行人，奉使旋里。福王立，復命南都，擢山西道御史。時馬阮亂政，宸荃頻疏論之，最後直糾士英擅權納賄，蠹國殃民十二大罪。士英怒，必欲殺之，臺省力救得免。遂出爲蘇松兵備僉事，未赴而南都破。北兵至浙，宸荃起義里中，與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等會師，迎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江干失守，棄家從王海外。王次長垣，連擢至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復從王至舟山，加太子太保。舟山破，又從泛海，抵廈門。至金門後，艤舟南日山，遭風沒於海。（國朝賜諡忠節）宸荃從亡時，其父居家，當事齟齬之，父亦強直，不能加害。宸荃每思其父，輒吟詩，詩能慟哭，聞者不哀之。

卷七

列傳四

王之仁

王之仁字（原闕）直隸保定人，官吳淞總兵，遷浙江定海總兵。在定海已納款，得貝勒令，仍舊任。鄞之故太僕謝三賓者，家富耦國，方西行，見貝勒，歸害錢肅樂等所爲，乃貽書之仁，謂『滄滄訛訛，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穉紳和之，將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事卽定矣。某當以千金爲壽。』穉紳指肅樂，蓋肅樂時年未四十也。會肅樂亦遣客倪懋熹以書告之仁，勸其來歸。之仁兩答書，約以十五日至鄞，而密語懋熹，令具燕犒。三賓不知也，方以爲殺肅樂在旦夕，屆期之仁至，諸鄉老大會於演武場，坐定，之仁出三賓書對衆朗誦，三賓遽起欲奪其書，之仁變色，因問肅樂曰：『是當殺以祭蘇否？』語未畢，長刀夾三賓下，三賓哀號跪階下，請輸萬金以充餉，乃釋之。之仁遂以兵迎魯王於台州。王旣監國，封之仁武寧侯，進寧國公。

時諸帥爭地爭餉，攘臂譁爭，敵兵臨江，置之不問。之仁雖悍戾，尚忠奮，上疏言：「起事之日，人人有直擣黃龍之志，乃一敗之後，遂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尙何忍言？臣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部之兵沈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丙戌三月朔，北兵驅船開堰入江，閣部張國維嚴飭各營守汛，令之仁統水師從江心襲戰，而自督諸軍復杭州。會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之，北兵敗去。六月朔，江上兵潰，諸將皆遁，惟之仁一軍尙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方國安也。敵兵數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惟一死而已！」乃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沈於蛟門下，捧所奉敕印，北面再拜，投之水。乃立旗幟，鼓吹張蓋，泛海至松江。北兵意其降也，謹送至金陵，峨冠大袖，肩輿而入，百姓駭愕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前朝大帥，國亡當死，恐葬於鯨鯢，身死不明，後世青史，無所徵信，故來投見，欲死於明處耳！」承疇優接以禮，勸之鬚髮不從，乃戮於市。從子正中別有傳。

張鵬翼

弟繼榮
徐洪瑤

張鵬翼字耀先，浙江諸暨人，官浙江總兵中軍都督府左都督。乙酉四月，北兵南下，鵬翼

與右都督徐洪珍合兵入援，未至而南都陷，遂從海道至紹興，魯王封爲永豐伯。丙戌三月，移鎮衢州，北兵至，副將秦應科等爲內應，城遂破。鵬翼巷戰力竭，被執，論之降，大罵，乃殺之。（國朝賜諡烈愍。小腆紀年載弟鵬飛同被執，不屈自刎死。）

弟繼榮（南疆釋史作季熊）勇冠三軍，與北兵戰，力竭而死。（紀年云：季熊嚴州守將，戰敗拔鞬刀

自刎死。時稱張氏三忠云。）

有老僧昇其屍歸，將近衢里許，道旁有旅肆，忽見繼榮披甲躍馬，從數人至，命具酒食。肆主飛報入城，軍中皆驚喜，急出迎之，則繼榮屍適至。始知向入旅店者，乃其魂也。洪珍亦不屈死。

蔣若來

蔣若來字龍江，南直長洲人。世居婁門，身材短小，獨骨臂，善騎射，以事亡命，居劉河。巡撫張國維異其才，故自行伍，（明季北略作生員。）以把總守江浦。流賊薄城，蟻附而上，若來提刀截

殺，應手而斃。方坐城樓下，俄見賊金冠紫袍者，握大石直前，擊中若來面，仆地。賊乘勢合圍而前，若來奮躍登城，射殪其酋，復發大砲，擊殺三千人，以功擢游擊，守江浦。六安宿松之役，以無援敗，累遷至浙江總兵。（勝朝殉節諸臣錄小腆紀年並稱都督。）唐王立，令與朱大典同守金華，魯王

授官亦如之。及城破，令長子出，而集妻妾子女於廳，縱火焚之。提刀巷戰，殺四十餘人，力盡自刎死。（國朝賜諡忠烈）

鄭遵謙弟遵儉 妾金四姐

鄭遵謙字履公，（紹興府志作履忝）會稽人，僉事之尹子，爲諸生，跡弛任俠，不爲繩墨之士所理。南都陷，閩人屈尙志（按小腆紀年：福府內臣有屈尙忠者，疑卽一人）逃至越，遵謙執而殺之，曰：『吾聞諸劉先生，凡係逃官，皆可誅。』劉先生謂宗周也。北兵至，潞王以杭州降，遵謙卽衆起義，殺北人所署紹興守會稽令。（紀年云：紹興守張慄，山陰令彭萬里）與錢肅樂等奉箋魯王拜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封義興伯。丙戌三月，北兵決壩放船入錢塘江，遵謙帥師敗之，獲其鐵甲八百餘副。紹興破，崎嶇浙閩間，從王航海至廈門，進封義興侯。大學士熊汝霖爲鄭彩所害，遵謙不平，彩乃詐扑部將吳輝，輝扶傷就遵謙求書投鄭鴻逵，遵謙過輝船送之，遂被擒。輝旣擒，遵謙而難於面之，伏艙底不出，遵謙呼之曰：『汝鄭彩所害，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乃出，遵謙乞隻雞盂黍，哭奠汝霖，旣畢，遂躍入海中死。（國朝賜諡節愍，弟遵儉同）有妾金四姐者，故妓也，嘗笞殺其婢，王氏因下獄，謙以千金出之，謙死，四姐束髮象彩，每饋奠斬象人以侑食。彩

聞之，使人沈之海中，弟遵儉官通政司參議，舟山破，殉節死。

荆本徹子元相

荆本徹字太徽，丹陽人，崇禎辛未（小腆紀年作甲戌）進士，官兵部司務，爲溫體仁所惡，免官，十七年起原官，出爲下江監軍道。福王時，授職方郎中，仍監軍海上。南都亡，屯軍施翹何說四會營，招集諸將士會故總兵貢五常（原注崇明人）張士儀（原注太倉人）張鵬翼（諸暨人，原注崇明人，疑承上貢注而譌，今據本傳）巡撫田仰、光祿卿沈廷揚，各以衆至，義陽王避亂，亦自太倉投焉。魯王進拜副使。丙戌，扈王出海，屯小沙嶼。其將士多善射，黃斌卿忌之，造爲流言，率衆攻之，遂遇害。（勝朝殉節諸臣錄云：沒於浙東，國朝賜諡節愍。）子元相亦見殺。

卷八

列傳五

沈廷揚

子元泰 妾張氏 沈始元 蔡德 蔡耀 戴啓 施榮
劉金城 翁彪 朱斌 林樹 畢從義 陳定邦

沈廷揚字季明，號五梅，崇明人，少爲諸生，慕忠孝大節，崇禎中由國子生爲武英殿中書舍人，以海運功擢戶部郎中，尋加光祿寺少卿，仍督運，駐劄登州。京師陷，福王立於南都，命廷揚以海舟防江，尋命兼理餉務，餽江北諸軍。南都失守，航海至舟山，依黃斌卿。唐王在福建，授兵部右侍郎，總督水師。魯王授戶部左侍郎。王航海之明年四月，吳淞提督吳勝兆反正，以蠟書來求援，斌卿不敢應，廷揚及都御史張煌言給事中徐孚遠、御史馮京第勸定西侯張名振就其約。名振遂率舟師，同廷揚等北上，統水船二百餘號，直抵崇明。及吳淞，會颶風大作，舟覆，名振等踉蹌遯歸。廷揚獨與北兵大戰，四晝夜，抵福山，次鹿苑，夜分，颶風又起，舟膠於沙，與麾下七百人俱被執。蘇撫土國寶勸之降，不從，乃先驅七百人於婁門外，李王廟駢戮之，無一人

肯屈者。廷揚至南京，內院洪承疇素與廷揚善，欲脫之，詭曰：『我聞沈廷揚已爲僧，若敢誑乎？』廷揚嘗之，遂下獄。猶遣其門人周亮工說之。廷揚曰：『毋多言，吾今日非一死不足塞責。』乃與部下贊書職方主事沈始元、總兵官蔡德、游擊蔡耀、戴啓、施榮、劉金城、翁彪、朱斌、林樹、守備畢從義、陳邦定及嗣子元泰同就戮，年五十三。（國朝賜諡忠節。）妾張氏奔視含斂，哀慟道路，歸亦自縊。後贈戶部尙書。

黃銘丹 妻施氏

黃銘丹字丹侯，崇明人，諸生。崇禎十二年，流寇毀鳳陽祖陵，銘丹憤激，與妻子訣，誓不破賊不還。因謁制府，獻平寇諸策，爲史可法參謀。及京師陷，里人沈廷揚方以光祿卿駐淮上，銘丹投謁曰：『丹在史公處無所表見，願假一旅以自效。』因令至崇明募水師，師方舉，而福藩以江北分屬四鎮，廷揚無分地，遂無功。南都失守，吳中瓦解，銘丹方抵浙，詢帝王消息，知廷揚已入舟山，乃撫膺曰：『事不可爲矣！』南向慟哭，赴海死。妻施氏亦殉焉。

馮京第

馮京第字躋仲，號篋谿，慈谿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按京第不由進士出身，詳見結埼亭

集及谿上遺聞集錄。以上十字當由沈宸荃傳謄移。）改禮部主事，乞假歸。福王立，以原官召，未赴，南都亡。

杭州繼陷，乃從里人沈宸荃等起義，紹興監國，擢御史，尋進僉都。江干師潰，從王航海。時議遣

平海將軍周鶴芝乞師日本，黃斌卿止之。鶴芝怒而入閩。京第謂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

故，并使其東南而失之者，是誠吳三桂乞師之誤。今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爲不倫矣。』斌

卿乃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至長崎島，其王不聽登陸。京第日於舟中朝服拜哭不已。會東京

撒斯馬王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京第因致其血書。王聞長崎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

喪亂，我不遑恤，而使其使臣哭於吾國，吾國之恥也。』遂議發各島罪人同孝卿往，而令京第

先還，致洪武錢數十萬，蓋其國不能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武錢始此。（按餘姚縣志

京第乞師，與朱之瑜偕，京第先歸，之瑜遂留。南疆釋史結埼亭集諸書並不著之瑜名。日本人岡千俱來徵乞師事，則祇知

之瑜，不知京第，蓋之瑜留故也。事詳補傳。）

丁亥四月，同定西侯張名振率舟師北上，至崇明，而海獻舟覆，得脫歸。己丑秋，擢兵部右侍郎。

是冬，仍命京第及副都御史黃宗義、同澄波將軍阮美往日本乞師，終以不得要領而還。時餘

姚人王翊結寨四明，京第乃間行至，與之合軍，杜魯聲勢頗振。庚寅冬，北兵將攻舟山，惡四明

中梗，乃分兵兩道入大關山。時京第已寢疾，匿鶴（紀年作灌）頂山中，爲其叛將（紀年云王昇）所縛，致之甯波。諭降不從，乃殺之。

徐孚遠

妻姚氏
子度遼

徐孚遠字闡公，晚號復齋，南直華亭人。南京刑部侍郎陟曾孫。崇禎十五年舉人，明年下第歸。兩京相繼陷，慨然而起，指其髮誓曰：『此卽蘇武之節也。我甯全髮而死，必不去髮而生。』遂與夏允彝（小腆紀年云：字彝仲，號髮公。崇禎丁丑進士，官吏部主事。乙酉九月，自溺死。國朝賜諡忠節。）陳子

龍

（明季南略云：字臥子，號海士，允彝同榜進士，官兵部左侍郎。勝朝殉節，諸臣錄作右侍郎，事敗被執，乘間投水死。國

朝賜諡忠裕。）

等謀勤王，事不克，入於湖。湖中遇兵，與家相失，妻姚氏、子度遼並死焉。遂間道往

浙，自浙入閩。時唐王方卽位於福州府，改福州爲天興府，遂除孚遠天興司李，斷獄平正。尙書張肯堂出募師，加孚遠兵科給事中，同行。旣而閩浙相繼陷，魯王航城，孚遠從之。從定西侯張名振帥舟師北上，颶風舟覆，孚遠以後殿得免。

王至舟山，擢國子監祭酒。舟山破，從王之廈門，依鄭成功，成功以師禮事之。戊戌正月，滇中遣使齎書通問成功，拜孚遠左副都御史。孚遠隨使入覲，遂泛海，由交趾入安隆。交趾要

（原諷安）其行禮不從，不聽過，仍返廈門。（臺灣外紀以爲從漢朝見歸廈，失道安南，而行朝錄則云：朝漢時不得過安南，遂回廈門。）廈門破，爲北帥吳六奇所藏，完髮以死。在海外復娶戴氏，生子永貞，扶襯至松江，未葬，子亦死。（明史謂孚遠因松江破，死島中。泉州府志謂居廈之會厝鞍卒。龍溪縣志謂遊龍溪後，不知所終。南疆釋史謂歿於臺灣。野乘謂癸卯廈門破，諸耆紳東渡，獨孚遠歸華亭。明詩綜引靜志居詩話，亦有乘桴遠引，騎鶴重歸語，似孚遠未渡臺者。惟孚遠交行摘稿後附林霍王澤所撰二傳，言癸卯之變，擬歸故鄉，不果，轉徙入潮之饒平山以歿。又賜姓本末說與此合。按六奇爲潮之饒平人，當得實也。）所著詩文，散佚殆盡。

孚遠少時與同里夏允彝、陳子龍齊名，三人嘗言志。孚遠慨然流涕曰：『百折不回，死而後已。』允彝曰：『吾僅安於無用，守其不奪。』子龍曰：『吾無關公之才，而志則過於彝仲，顧成敗則不知也。』後皆如其言。

陳士京

陳士京字齊莫，號佛莊，鄞縣人。崇禎之季，天下多故，挾策浪游，久之無所遇，歸而國難作，悒悒不出。書江之舉，熊汝霖薦授職方郎中，會都督（鄞縣志作總兵）陳謙奉使閩中，命士京監

其軍以行，謙被殺，士京遁之海上。鄭芝龍聞其名，令其子成功與游。芝龍降北，成功不從，士京

實贊之。戊子，王在閩安，擢兵科給事中，遷光祿寺卿，奉表粵中。時惠潮路斷，乃迂道沿海，資斧俱竭，資卜以前。粵中加（原闕）都御史，固辭，欲留之不可。己丑，王入舟山，土京在閩，與成功相結，以爲後圖。成功頗以恢復自任，賓禮遺臣故老，於是海上衣冠雲集。久之見海師無功，粵事亦日壞，乃築室同安之鼓浪嶼，題曰鹿石山房，賦詩自遣。己亥，成功統師入長江，以土京參預島上留守事，觸疾而卒。（國朝賜諡節愍）年六十五。時王在南澳，聞之震悼，親爲文以祭之。

卷九

列傳六

王翊 蔣士銓 趙立言 立言子楨 石必正 明知

王翊字完勳，號篤庵，慈谿人，後居餘姚。少孤，爲諸生，有智略。魯王監國，翊與慈谿諸生王江同起兵海濱，與江上師爲聲援，授兵部職方主事。浙東不守，翊渡海，

（按小腆紀年：翊走海隅，王師購之，急囚其弟翊以招之，翊不屈死。翊泣曰：是不負完勳家也。）至舟山，說黃斌卿攻甯波，許爲內應。爲降

紳謝三寶片變，及斌卿以舟師至，遂爲北兵所敗。翊乃入四明山，結寨於大蘭，居之。戊子三月，破上虞，殺其署縣事者，浙東震動。

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翊合軍杜魯，守關碼牙，軍容甚整。北帥勒兵東渡，下教鄉聚團練攻杜魯，破之。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爲之鄉導，彼敢行險地如枕席乎？然北兵

團練豈能相守，吾卒雖殘，其破團練，尙有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復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己丑春，又破上虞，新令逃去，得其印。當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仲房，（南疆釋史作仲芳）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天台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紀年云在天台）袁應彪，（紀年作澁）千里之間，屹然相望。然皆擄掠暴橫，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且耕且屯，獨不擾民，又單弱不能成軍。惟翊一旅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爲五營五司。翊主兵，江主餉，勸分富室，單門而下，安堵如故，履畝而稅，人亦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置重典，其所決罰，人人稱快。浙東列城爲之晝閉，胥史不敢催租縛民，惴惴以保守一城爲幸。皆薦誠講解。

翊計天下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庶幾爲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徇奉化。北兵方攻吳奎明，奎明力竭而遁，北兵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戰，北兵大敗。六月，（紀年作十月）翊朝行在，拜右僉都御史。會稽人嚴我公以招撫至浙，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等皆降。我公得渡海，發使至四明山，翊之部將左都督黃中道烹其使，我公遁去。庚寅三月，復來朝，進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進本部尙書右副都御史。明年春，北兵將攻舟山，惡翊中梗，乃分二道：一由奉化，一由餘姚，會師於大蘭山，帳房三十里，游騎四出，以搜伏聽者。翊遁入海，

（據紀年：在庚辰九月。）復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翊徬徨無所倚，二十四日至北溪，爲團練兵所執。是夜大星墮地，野雞皆鳴。過奉化，賦絕命詩，有「平生忠憤血，飛濺於羣虜」之句。在獄中，每日從容束幘，掠髮修容，謂守卒曰：「使汝曹得見此漢官威儀也。」八月十二日，會訊於定海，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汝等何所知！」十四日行刑，羣帥憤其積年倔強，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頰，或中脇，翊不稍動，如貫植木，洞胸者三，尙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按紀年：翊以辛卯七月復入山，二十四日夜有大星墜地，詰朝被執，至定海，不屈死之。時八月十二日也。遺一女，年十三，字黃忠義子，以例沒入勳貴家。參領某憐其爲忠臣女，撫之如所生，有劉弁者求之，女不可，參領難之，女突出所佩劍自刎死。參領大驚，以劍殉葬焉。）年三十六。（國朝賜諡烈愍。）

從者二人：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曰明知，餘姚人。皆不肯跪，掠之跪，則跪而向翊。又有參軍蔣士銓，嘉善諸生，在軍三年，山寨之破，他人皆去，士銓獨從之。初五日，先翊受刑，賦絕命詞，翊在獄爲文祭之，而北人見者無不泣下，曰：「非獨王公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江母爲北帥所得，以之招江，江削髮以僧服見，安置杭州，母以天年終。江復與定西侯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慟哭。丙申，復與沈調倫聚衆四明山，調倫見殺，江亦傷箭而死。

（詳江本傳，此美文也。）

先是休甯人趙立言以餘衆棲四明山中，與江山諸生李國楹約取江山。（按紀年繫於丙

申八月下，戊子作明年，則爲丁酉年矣。）戊子正月朔，立言將三百人攻克之，國楹失期不至，明日北兵大至，立言迎戰，殺數人，馬躓墮水死。子楨恨甚，至國楹家欲殺之，乃爲北兵所執，與國楹同死。

王 江 沈調倫

王江字長升，慈谿人，爲諸生，與同里王翊同起兵，結寨四明山中。先是畫江而守，二人連名上書監國，請募沿海義勇，勤王自效。授戶部主事。（按小腆紀年：以己丑七月授是職，後無進階。）改

戶科都給事中。師甫集而王航海，二人遂頓兵四明之杜輿，以爲海上聲援。海上人呼東西王以別之。西王主兵，東王主餉。當是時，浙東之師雲起，由甯紹以至台處，所謂山寨者，相望也。然皆烏合不練之兵，又無所得餉，四出劫掠，居民苦之。獨翊招兵最盛，而江善理餉，計山中屯糧，所收不足，親往民家，計其產用，什一爲勸輸，以忠孝感動之，有額外擾民一粟者必誅。又時遣人入內地，結連遺老，致其屏屨之助。故杜輿一軍之強，甲於他寨。馮京第、張夢錫遂合軍來守大蘭。江總司三營之餉，浙東列城畏之如老熊，當道胥吏不復下鄉催租。於是山中之民益樂

輸，監國之居舟山，非此一軍，莫能安也。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右副都御史。

庚寅，大兵決計下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絕其援。兩軍由餘姚奉化會於大蘭，而游騎分道，四馳，京第夢錫並死之。翊避入海，江亦遁去。大帥劫江之母以招之，江乃盡鬻其髮，以浮屠服至杭。大帥喜甚，盛爲館帳，如幕府，而防閑之。未幾母卒，江買一妾昵之，其妻晨夜勃谿，詬詈，江乃控之吏而出之。妾亦攘臂登車，歷數江之過而去。一日，江游湖上，守者以其妾在不疑，而江竟不知所往。乃知向者特以術脫其妻也。江乃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張名振請爲監軍。甲午，引師入大江，抵燕子磯，望祭孝陵，題詩慟哭而還。乙未，名振卒，海師復下舟山。時（按紀年係丙申八月）有沈調倫者，復起四明山中，來迎江，乃赴之。山中人聞江至，壺漿以迎者如蟻。浙東大帥方以舟山爲急，聞江至，謂山寨且復爲舟山犄角，急攻之，調倫見殺，江亦中流矢卒。

卷十

列傳七

張肯堂

妾周氏 方氏 姜氏 畢氏 子婦沈氏 女孫茂漪
 林志燦 林桂 吳士俊 家人張俊 彭欽

張肯堂字載甯，號鯢淵，（小腆紀年：南疆釋史並作鯢淵。）南直華亭人，天啓五年進士，崇禎末

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南都亡，總兵鄭鴻逵擁唐王入閩，與其兄南安伯芝龍及肯堂勸進，遂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會原任工部侍郎曾櫻（明季南略云：字仲含，號二雲，江西峽江縣人，萬曆丙戌進

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閩中亡，避居廈門。辛卯廈門破，自縊死。國朝賜諡忠節。）至，言官請令櫻掌吏部，乃令肯

堂掌都察院。（紀年云：肯堂以翊戴功進兵部尚書，改掌都察院事，尋復轉戶工吏三部尚書。）肯堂面陳恢復

大計，因言江干之禍，皆由罪輔馬士英，又加以棄主而逃，今聞其在浙，法所不赦。故唐王登極詔中即發其罪，士英叩關自理，七疏皆不納，而芝龍力爲之請。詔令其恢復杭州始申雪。於是士英竟不得入。然芝龍終無意恢復，惡肯堂之日以親征勸王也，思出之外。肯堂因自請出募

舟師，由海道抵吳淞，倡義旅，與浙東相倚援。乃加少保，兼戶工二部尙書，總制北征，賜尙方劍，給敕印，便宜從事。以吏部侍郎朱永祐、兵科給事中徐孚遠從行，皆肯堂同里人也。（按紀年時

永祐官太常寺卿，本傳云：加侍郎銜，又以爲上海人。）肯堂乃請平海將軍周鶴芝將前軍，定洋將軍辛一

根將中軍，樓船將軍林習山（釋史結琦亭集紀年並作林習，而紀年丙戌十二月鄭成功起兵海上，又云以林

習山爲樓船鎮，是否一人未詳。）將後軍。行有日矣，芝龍密疏止之，以其私人郭必昌代爲總制，命肯

堂回福京監鄉試事。

丙戌八月，閩中陷，肯堂飄泊海外，出私財募兵，與周鶴芝共事，尋爲鶴芝所忌，乃北發。已

丑十月，至舟山，魯王拜爲東閣大學士，加太傅。辛卯八月，北兵大至，有勸肯堂他適者，肯堂曰：

『我昔爲閩撫，應死封疆，以唐王存亡未審，故不死，後知魯王在，是亦高皇帝子孫，因事之。今

更何所圖？惟有一死而已！』北兵乘大霧，集螺頭門，定西侯張名振奉王航海，擣吳淞，思牽制

北兵，以肯堂爲留守。城中兵六千，居民萬餘，堅守十餘日。城破，肯堂衣蟒玉，南向坐，視其妾周

氏、方氏、姜氏。（結琦亭集云：姜姬投水死。）畢氏、子婦沈氏、女孫茂漪、次第縊死，乃從容賦詩。（紀

年載其詩云：虛名廿載誤塵寰，晚節空餘學圃閒，難賦歸來如靖節，聊歌五氣續文山。君恩未報徒長恨，臣道無虧在克艱，

寄語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自縊於院左之雪交亭。（國朝賜諡忠穆。）雪交亭者，滿院梨花，肯

堂平日讀書處也。

中軍將林志燦、林桂、並格鬪死，守備吳士俊、家人張俊、彭欽、（釋史結琦亭集並作欽。）皆絕

脰死。北帥聞肯堂有絕命詞手跡，懸賞募之。一老兵得之，以獻北帥，賞之不受，曰：「我志在表揚忠義耳，不爲利也。」

蘇兆人

蘇兆人字寅堂，（結琦亭集作寅侯。）吳江人，諸生，少師事張肯堂。南都失守，亡命海上，肯堂

既相薦授中書舍人，尋進禮部主事。嘗謂肯堂曰：「先生他日必死國事，兆人當爲先驅。」時傳江陰諸生黃毓祺殉節，時獄中詩至，（小腆紀年云：毓祺字介茲，真生，乙酉閏六月起兵行塘，己丑三月被

執，至江寧，不屈死。有向遊仙詩云：大夢誰分醜與妍，白楊風起總茫然。瓠緣無用從人割，膏爲能明苦自煎。桂折蘭摧誠

短景，薰敷艾苑豈長年？歸途不向虛無覓，朽骨徒爲蔓草纏。爲愁草盛稻苗稀，日暮徐看荷鋤歸，何處先生多好好？此中

居士故非非。肥魚不肯憐蛟瘦，飽鷄偏能笑鶴飢。請讀蒙莊齊物論，橫空白月冷侵衣。散髮人閒汗漫遊，風吹白日忽西

流。淘沙慣嚇斜飛燕，孔雀偏逢舐觸牛。鄉里小兒朝拜相，江湖暴客夜封侯。神仙赤舌如飛電，開口舒光笑不休。腹中書

任他人嚼，頓鼻禪從甚處懸？惟有丹心堅自愛，忍能鑿破化爲圓？最無根蒂是人羣，會合眞成偶爾文。沙際鷺鷥常泛泛，

風前落葉自紛紛。掉頭東海隨烟霧，屈指西園散雨雲；況復炎涼堪絕倒，臨陣愁殺故將軍。百年世事弈棋枰，冷眼當觀局屢更。烏喙只堪同患難，龍顏難與共昇平。遂至自有飢鷹擊，古路曾無狡兔橫。爲報韓盧并宋鵠，只今公等固當烹。四章，自注七夕作。肯堂兆人並和之。（紀年云：兆人和詩有「不改衣冠可爲士，誤移頭面卽成魔」成句。）及舟山破，賦絕命詞曰：「保髮嚴夷夏，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許，義重此身輕。」拜肯堂曰：「兆人行矣！」卽縊於雪交亭下。（國朝賜諡節愍。）肯堂拜且哭，以酒酹之，而後自縊。

吳鍾巒 子福之

吳鍾巒字峻伯，別字穉山，號霞舟，南直武進人。弱冠爲諸生，出入文壇者四十餘年，海內推爲名宿，而不得第；晚以貢生教諭光州，從河南鄉舉，成崇禎七年進士，年已五十八矣。授長興知縣，以旱潦徵練餉不中額，謫紹興府照磨，踰年，移桂林推官。聞京師變，流涕曰：「馬君常（小腆紀年云：謂馬世奇。）必能死節。」已而果然。福王立，遷禮部（南疆釋史作吏部。）主事，行抵南

雄，聞江南陷，轉赴福建，痛陳國計。唐王甚重之，補廣東副使，未行，閩中又亡。

魯王次長垣，以錢肅樂薦，召爲通政使。肅樂、鐘巒、丙子同考所得士也。申明職掌，疏言：「近來遠近奏章，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

在游食江湖者，則又假造偽印，販鬻官爵；偃臥邱園，而曰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曰聚兵數萬。請加嚴核。募兵起義者，則當辨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敕書劄付。『王是之，陸禮部尙書，原官如故，兼督學政。己丑七月，王次健跳，閩地盡失，每日朝於水殿，而鐘巒飄流所至，輒試其士之秀者入學，率之見王，襴衫巾縑，拜起秩秩。或哂其迂，鐘巒曰：『陸秀夫在厓山舟中尙講大學，豈可顛沛失禮乎？』（按紀年：鐘巒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植。可以亂世而失教士耶？在舟山，朱永祐與講顧氏東林之學，或笑其迂，答曰：『然則厓山陸丞相亦非耶。』』

十月從至舟山，加太子太保。辛卯八月，舟山破，鐘巒時在普陀，慷慨語人曰：『昔者吾師

高忠憲公（紀年云：謂高攀龍。）與吾弟子李仲達死奄難，吾爲詩哭之；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爲

詩哭之；吾門生錢希聲從亡而死，吾爲詩哭之；吾子福之倡義而死，（按紀年：以乙酉六月起兵太湖，

越三月事敗，投湖死，國朝入祀忠義祠。）吾爲詩哭之。吾老矣，不及此時尋塊乾淨土，卽一旦疾病死，

其何以見先帝，謝諸君於地下哉？然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遂復渡海入城，與大學士張肯

堂訣曰：『吾以前途待公。』乃至文廟，積薪左廡下，藏所註易經於懷，抱孔子木主，舉火自焚。

賦絕命詞曰：『只爲同志催程急，故遣臨行火澣衣。』時年七十五。（國朝賜諡忠烈。）

李向中 子善毓

李向中字豹韋，號立齋，湖廣鐘祥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長興知縣，以能調秀水，內遷車駕司主事，甫至淮而國亡。福王時進郎中，巡視浙西嘉湖兵備，尋調蘇松，甫至任而南都又亡。乃與沈猶龍，（小腆紀年云：字雲升，華亭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至兵部右侍郎。乙酉八月，松江破，中流矢死。）夏

允彝等起兵，不克，走至閩，唐王以爲尙寶卿。閩中敗，避海濱，劉中藻起兵於福安，向中同朝於王所，拜兵部侍郎，巡撫福甯，監福安軍。福安破，從王航海，進兵部尙書，兼掌都察院事。從至舟山，加太子太保。是時諸臣寄命舟楫，日灸風餐，面目黧黑，獨向中丰采隱然，白皙如故。庚寅冬，丁外艱，令墨纓視事。辛卯八月，舟山破，歎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不能死難，華亭之役，不與沈夏諸公俱死，福甯之役，不與劉公俱死，偷生七載，亦希得一當以報先帝。今已矣！我死，幸投我海中以志恨。」北帥召之，大罵不赴，發兵捕之，以纒絰見。北帥呵之曰：「聘汝不至，捕之卽來，何也？」向中瞠目曰：「前則辭官，今來就戮耳！」因大罵而死。其絕命詞有「血化萋宏碧，相向燃死灰」之句。行刑者乃其舊部，遂投其屍於海，年四十一。（國朝賜諡忠節。）長子善毓從死。

朱永祐

朱永祐字爰啓，號聞玄，南直上海人，崇禎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乞假歸，友人問近讀何書？曰：「忠孝二字未熟，何暇丹鉛？」乙酉，南都大亂，預於夏陳諸公之事。唐王立於閩中，召爲文選司郎中，改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寺卿，兼原官。時尙書張肯堂出募舟師，乃加永祐侍郎銜，偕行，數勸鄭芝龍毋降，不聽；將遣力士趙牧刺之，亦不果。閩中破，魯王擢拜刑部侍郎，王至台。加吏部左侍郎。舟山建國，以工部尙書仍兼吏部事。辛卯八月，舟山破，適病不能起，被執。北帥勸之曰：「文丞相尙有黃冠歸故鄉」之語，先生若肯鬚髮，便可不死。永祐曰：「吾髮可鬻，何待今日？」遂口占絕命詩，有云：「縱使文山猶在日，也應無髮戴黃冠。」請死益力，跌坐受刃。其僕負屍出城，流血沾衣，哭曰：「主生前好潔，今遂無知耶？」血遂止。（國朝歸

監烈愍）

卷十一

列傳八

黃斌卿

黃斌卿號虎癡，興化衛人，以恩例授把總，崇禎間，官至翁洲參將，福王時，擢浙江（小腆紀年作江北。）總兵。南都亡，遁歸。唐王立，得附勸進，乃上言：『舟山爲海外巨鎮，番舶來往，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達長江，此進取之地也。』王善之，封爲肅虜伯，賜劍印，率兵屯舟山，得便宜行事。

魯王監國，以兵來會，進侯。紹興陷，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出海，投斌卿，斌卿不納，王遂飄泊外洋。然斌卿怯於大敵，而勇於害其同類，副使荆本徹屯小沙嶼，斌卿擊殺之，并其衆。叛將張國柱悉師攻舟山，爲阮進敗去，斌卿復得其樓船百號，聲勢益振。而進實名振之水營部將，斌卿聞之，使背名振，奪其船隻軍資器械無算。甯國公王之仁，鎮倭將軍王鳴謙，至舟山，斌卿

並誘擊之。忠威伯賀君堯以殺禮部尙書顧錫疇，（紀年云：字瑞屏，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南都授禮部尙書，閩中進東閣大學士，國朝賜諡節愍。）爲衆論所不與，挾重貲來舟山，斌卿遣盜殺之，掠其貲。平西

將軍王朝先在蛟關，斌卿利其兵力，貽書招之。中途遣將假迎劫之，朝先跳水得免。於是諸將積恨斌卿，會王在沙埕，名振進同往迎之。進軍飢，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來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至行在。朝先遂與名振進合詞上疏於王，揭其罪惡。有旨奉討斌卿，遣其將朱玫，（紀年作玖。）陸瑋、禦之，輒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楨、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所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議和於諸營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無妄動，靜候處分。』初皆安堵，旣而玫、瑋背約出洋，諸將疑斌卿之逃也。縱兵擊之，沈斌卿於水。（國朝賜諡節愍。）二女皆死焉。

王朝先

王朝先故四川土司也，（小腆紀年云：翁洲人。）崇禎中，調征遼東，官平西將軍。京師陷，南奔，

魯王時，擁兵蛟關，黃斌卿利其兵力，屢貽書招之。朝先率二艦渡橫水洋，斌卿卽遣標將朱玫、陸瑋以假迎劫之，朝先跳水得免。旣至，斌卿摘其印，留之部下，不任以事。定西侯張名振爲之力請，還其印，解衣衣之，贈以千金。朝先居閒，請徇邊海，至奉化之鹿頸，（南疆釋史作鹿頭嶺。）四

五月而聚兵數千，邊海爲之出賦。丁亥，壬次長垣，封爲平西伯。（紀年作己丑七月，受封伯爵，監國紀同。）朝先於是深結名振及蕩胡伯阮進，以二人與斌卿有隙也。己丑，閩地盡陷，王至健跳，軍飢告急，斌卿不應。會斌卿標將黃大振得罪逃朝先所，因誑朝先曰：「將軍家口及標屬盡被本爵所鈔沒，某以苦諫獲戾，故出亡耳。」朝先積恨久，遂與名振進，合兵攻之，殺斌卿，而并其衆。朝先旣得志，威福日作，漸與名振攜貳，爭糧爭汛，逞力恃強，名振銜之。辛卯二月，名振忽引兵至，時朝先居守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遺民舍，倉猝無備，手格數人而死。

周鶴芝

林簫舞 趙牧

周鶴芝字九玄，（小腆紀年作號九京。）福清人，讀書不成，去而爲盜於海，嘗往來日本，以善

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爲父子，故在海中無不如意。閒至家，爲有司迹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爲盜如故。久之就撫，以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船。唐王立，加水軍都督，封平海將軍，副黃斌卿，駐舟山。斌卿爲人猜忌，而鶴芝慷慨下士，來者多歸附，由是與斌卿不合。魯王在紹興，鶴芝議乞師日本，已有成約，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鶴芝怒而入閩，斌

卿乃自遣其弟孝卿同御史馮京第往。日本不見鶴芝，師卒不出。王至長垣，禡牙出師，封鶴芝爲平夷伯。鶴芝帥師復海口，以參議林籥舞、總兵趙牧守之；旋復陷，籥舞牧並死之。鶴芝退保火燒壘，尋同鄭彩阮進之師攻福州，復收績。王至舟山，鶴芝與弟瑞以樓船三百餘號分屯溫之三盤，以爲舟山犄角。未幾，與瑞有隙，王使吳（紀年作胡）明中往解之。明中至，搆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鶴芝亦北結阮進。彩與鄭成功爭廈門，爲成功所敗，泊沙埕，鶴芝進既怨瑞，而張名振欲結歡成功，遂與鶴芝進擊，破彩之餘兵，鶴芝軍遂振。辛卯八月，舟山破，鶴芝航海往日本，不知所終。

籥舞，莆田人，趙牧常熟人，並爲鶴芝客。鄭芝龍之降北也，籥舞陳八不可，弗聽。監軍朱永祐謂鶴芝曰：「虞山趙牧其人勇士也，我欲使見芝龍而刺之。」不果，後並死海口。

阮進 從子駿 陳雪之

阮進會稽人，本海中盜也，善水戰，富平將軍張名振拔之，使管水營，常率一艦破賊船三百餘，故海上多望而畏之。叛將張國柱攻舟山，黃斌卿不能禦，進以四舟衝國柱營，時秋濤方壯，大礮乘之，所向糜碎，國柱僅以身免。斌卿獲其樓船器械無算，反忌名振之有是人也，以計

開之，使背名振而從已，進心弗善也。丁亥，王次長垣，封進蕩胡伯。己丑六月，名振復健跳所以處王，七月，北兵圍健跳，進率其樓船數百奮勇而至，金鼓震天，北兵解去。九月，軍飢，進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應，遂與名振朝先等合兵攻之，殺斌卿，投之於海。由是水師盡歸於進。王至舟山，加進太子太保。辛卯八月，北兵分三道來攻，名振扈王出海，而使進居守。進詣海門議和，北人欲誘之，進以數船脫歸。值北師舟過，進投以火毬，風轉篷脚反擊進面，創甚投水，爲北兵所獲，逼之降，大罵，乃殺之。

姪駿初官英義將軍，加封英義伯，舟山破，與名振扈王出海，屯廈門。乙未，與總制陳雪之共圍舟山，破之，丙申，復陷，與雪之並赴海死。

姚志卓 兄志元 方元章 張起芬

姚志卓字子求，長興人。（小腆紀年云：與金堡同里，係仁和人。）乙酉閏六月，與參將方元章起

兵，以錢塘人張起芬爲將，攻破餘杭，與江東諸營遙爲聲援。金堡（紀年云：字道隱，崇禎庚辰進士。）至閩，奏其戰功，唐王封爲仁武伯。十二月，餘杭陷，走於潛，元章戰死。丙戌十月，戰江山，又敗，遁入處州山中。其兄志元僞稱志卓已降，志卓得脫，而志元見殺。是月與詹兆恆（紀年云：字月如，

江西永豐人，崇禎辛未進士，歷官至兵部尙書。丁亥三月，攻開化，不克死之。國朝賜諡忠烈。同破永豐，其後遷徙無常。至乙未冬，（紀年作甲午正月。）定西候張名振、少司馬張煌言率水師至鎮江，志卓以其兵來會，力攻崇明，沒於陣。而起芬被執，至杭懸之樹間，射殺之。素不讀書，臨刑有詩云：「身經刀過頭，方貴死不泥，封骨亦香。」

卷十二

列傳九

張名振

母李氏 庶母范氏 妻馬氏 兄名甲 弟名揚 馬呈圖
馬貢圖 顧民楫 梁隆吉 焦文 文妻張氏 楊復葵

張名振字候服，山西人，南京錦衣衛籍，崇禎末以副將任台州石浦游擊，封富平將軍。

（据小腆紀年：魯王監國，始加是銜。）

乙酉，杭州失守，潞王降，錢肅樂等舉義，名振以兵來赴魯王監

國，封平伯。丙戌六月，江上師潰，名振棄石浦，遣中軍方簡以舟師迎王出海，投肅虜伯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遂飄泊外洋。會閩中永勝伯鄭彩以失撫州獲罪，乃遣其將陳輝來迎王，遂居廈門，封彩建國公，進名振定西侯。丁亥四月，吳淞提督吳勝兆反正，以蠟書來求援，斌卿不敢應，而故都御史（按紀年：時方進侍郎。）沈廷揚及僉憲張煌言、侍御馮京第並勸名振以其

兵就約。時斌卿已進肅虜侯，其肅虜伯故印猶在，名振卽以其印封勝兆，刻師期而請廷揚、煌言、京第及給事中徐孚遠監其軍以行。聯鯨二千，將抵崇明，海嘯大風，舟覆，踉蹌而歸，廷揚死

焉。

己丑六月，帥師復健跳所，時閩地盡陷，鄭彩亦棄王而去。名振迎王至浙。九月，與蕩胡伯阮進、平西伯王朝先合兵攻舟山，殺斌卿，王遂移蹕舟山，稱行在焉。乃進名振太師，當國政。辛卯七月，北兵三道攻舟山，名振以蛟關天險，海上諸軍熟於風信，足以相拒，必不能猝渡，乃留阮進守橫水洋，而自以兵奉王搗吳淞以牽制之。軍甫發，而進以反風失勢戰死，城遂陷。名振聞信慟哭，欲投於海，王與諸將救之而止。乃復與英義伯阮駿扈王出海，至廈門，見延平王鄭成功。成功大言曰：「汝爲定西侯，數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興大業。」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濟則徵之實績，不濟則在方寸閒耳！」成功曰：「方寸何據！」名振曰：「在背上。」卽解衣示之，有「赤心報國」四字，長徑寸，深入肌膚。成功見之愕然，悔謝曰：「久仰老將軍聲望，奈多憎之口何？」因出歷年謗書盈篋，名振立命火之，於是待名振以上賓，行交拜禮，總制諸軍。

癸巳春，名振請師北上，成功與兵二萬，糧三月，以兵部侍郎張煌言監其軍。師過舟山，遙祭死事諸公，遂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題詩絕壁，有「十年橫海一孤臣」之句。（原註詩云：十年橫海一孤臣，佳氣鐘山望裏真，鶴首義旗方出楚，燕雲羽檄已

通關，王師枹鼓心肝碎，父老盡華涕淚頻，南望孝陵兵縞素，會見大霧禡龍津。冬盡撤回。明年春，益以兵將再入長江，掠瓜州，侵儀真，抵燕子磯，札營平陽。時以上游有蠟書，請爲內應，故名振再舉，而所約卒不至，乃還，復屯軍南田。名振與士卒同甘苦，諸軍感甚，有「太師旣枵復，我輩亦忘飢」之謠。會故仁武伯姚志卓，誠意伯劉孔昭，並以軍來依名振，立營號，召舊旅，聲勢益振。遂攻崇明，入吳淞，掠戰船六百餘號，徑入山東登萊諸處，直抵高麗而還。（按紀年：癸巳三月，請兵北上，姚志偉劉孔昭以衆來依，駐營崇明，尋撤回。九月，復駐平陽，糧絕。十二月，大兵與戰，敗績。甲午正月，以上游有蠟書爲內應，再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東下。四月，復以海艘至儀真，焚商船六百號，尋以沙船入山東登萊諸處，直抵高麗而還。）乙未冬，英義伯阮駿、總制陳雪之、帥師破舟山，北將巴臣興降。名振徒步痛哭入城，至故宮，祭元妃陳氏，及殉難諸忠臣，又祭其母，大作佛事，哀動三軍。（按紀年：事是在年五月。）旋感疾，臨終起坐擊牀，連呼先帝數聲而沒。（紀年云：時乙未十一月丁未也。）有大星隕海，光芒如電，聲甚洪，葬時白鶴千羣，盤旋數日而去。

先是舟山破，名振母李氏自縊死，庶母范氏赴水死，妻馬氏奉其舅木主赴火死，兄諸生名甲觸階死，弟左都督名揚被執，不屈死。（國朝賜諡烈愍。紀年云：母范氏、妻馬氏、弟名揚、闔門自焚死。兄名

甲奉木主自焚死。不著李氏。）內姪職方主事馬呈圖、兵部司務貢圖、參謀顧民楫。（監國紀作明楫，紀

年同。入太廟題詩，有「愁魂應傍孝陵歸」之句，扼吭死。勝朝殉節諸臣錄云：順天人，國朝入祀忠義祠。監軍御史

梁隆吉，並自刎死。部將焦文（紀年作焦文玉）字稚存，山西人，官總兵，舟山破，力戰負傷自刎死。妻張氏葬畢，亦自刎。楊復葵，字向昇，亦山西人，官陸師副將，舟山破，其標下挾之降，投水死。計一門三十餘人，無一存者。

卷十三

列傳九

張煌言

子萬祺 甘輝 羅子木 僕楊冠玉

張煌言字玄箸，號蒼水，鄞縣人，刑部員外郎圭章子。少時跌踣不羈，常負博進錢，醉臥社祠中，夢神謂之曰：『君宜自愛，他日成大事者，君也。』由是感寤，折節讀書。崇禎十五年舉鄉試，明年下第歸。京師陷，憤不欲生。乙酉閏六月，錢肅樂等舉兵，移檄會諸鄉老。煌言先至，即遣迎魯王於天台，授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出身，加翰林院編修，改兵科給事中，入典制誥，出籜軍旅，頗見其優。紹興破，泛海入舟山，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入閩，從之。既至，招討使鄭成功以前頒詔之隙，修寓公之敬於王，而不為用。煌言勸名振還石浦，謀再舉。加右僉都御史，自立一營，曰平岡軍。時黃斌卿守舟山，名振以石浦之軍與為犄角。明年春，（小腆紀年作丙戌四月，監國紀同。）吳淞提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斌卿不欲往，煌言勸名振應之，遂監其軍以行。抵崇

明，大風舟覆，煌言等皆被執，乘間脫歸。已諸將殺斌卿，王至舟山，煌言以所部入衛，拜兵部右侍郎。

辛卯八月，（紀年作九月，監國紀同。）舟山破，煌言與名振扈王再入閩，次廈門。時滇中已封

鄭成功爲延平王，軍容甚盛，不肯奉王。煌言獨以名振之軍爲王衛，時時激發諸藩，使爲致貢。然煌言極推成功之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真純臣也。』成功聞之，亦曰：『侍郎始終爲魯，豈與吾異趣哉？』故成功與煌言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癸巳春，會名振之師入長江，烽火逮金陵，江南震動，時上游故有宿約，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長江，故誠意伯劉孔昭以軍來會。或以孔昭南都亂臣，宜絕之。煌言曰：『孔昭罪與馬阮等，然馬阮再賣浙東，而孔昭以操江親兵，棲遲海上累年，則其心尙可原也。』

明年，名振卒，遺言以所部歸煌言。時王已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桂王遣使加煌言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己亥，成功與煌言會於天台，悉師北上。六月，成功攻鎮江，煌言以偏師薄觀音門，乘虛（原作應，以意改。）入江浦，會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乃至蕪湖，傳檄郡縣，大江南北，

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四府三州二十四縣，而成功以累捷，又聞江北如破竹，謂金陵可旦夕下，前鋒將余新銳而輕，士卒樵蘇四出，營壘一空，北師諜知之，以輕騎襲破前屯，擒新去。成功倉

猝移帳，諸營瓦解，其將甘輝（紀年云海澄人）以馬蹟被擒，死之。軍遂大潰，竟撤鎮江之師出

海。煌言歸路已梗，乃引舟歸鄱陽。八月七日，與楚師遇而兵潰，焚舟登陸，士卒尙數百人，歷霍山、英山，度東溪嶺，追兵奄至，士卒皆竄，止一童一卒，從迷失道，乃賂土人爲導，變服夜行，由樅陽湖出江，渡黃湓，抵東流之張家灘，陸（原作隨，以意改）行建德祁門（原譌山，據釋史正）兩山

之中，由休寧入嚴州。旣而山行，自東陽義烏出天台，以達海壖。樹森鳴角，散亡復集。遣使告敗滇中，且引咎。桂王手敕慰問，加煌言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命仍奉魯王監國。而成功自喪敗之後，不能自振，思取臺灣以休士。煌言貽書挽之，謂軍有進寸無退尺，今入臺則將來兩島皆不可守，孤天下之望矣。成功不聽。

壬寅春，滇中陷，五月，成功亦卒於臺北。安撫使以書來招煌言，煌言復書，略言「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蕘糗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言之慘然。況復重之以遷徙，訖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旣以保民息兵爲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卽以濱海之賦畀我。在貴朝旣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珪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

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即當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

十一月，魯王薨於金門，煌言泣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何望乎？」甲辰六月，遂散軍於南田之懸巖。（小腆紀年作懸山巖。）其地在海中，荒瘠無人，

山南有汶港，可通舟楫，而其北爲峭壁，煌言因結茅居之。北帥懼終爲患，募得其故校，以夜半從山背緣蘿踰嶺而入，暗中執之。七月十七日，至寧波。（紀年云十七日被執，越二日至寧波。）北帥

舉酒屬曰：「待公久矣。」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

何必多言？」至杭州，供帳如上賓，自督撫而下，無不敬禮之。浙人賂守者，得覩一面爲幸。煌言方巾葛衣，終日南面坐，不言不食，惟啜水而已，見者以爲天神。九月七日，臨刑赴市，在竹輿中

遙望鳳凰山一帶，始一言曰：「好山色。」因索筆賦絕命詞數章。（行朝錄載其詞云：義幟縱橫二十

年，豈知閔位在于闕？桐江空繫嚴光釣，笠澤難回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

青史傳。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

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歲薇。雙鬢難容五嶽住，

一帆仍向十洲歸。懸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文明季南略所載二首，諸書所無，備錄之。詩云：擲榆一息尙圖存，吞

炭吞豔可共論，復望臣靡興夏祀，祇憑帝眷答商孫，衣冠猶帶雲霞色，旌旆仍留日月痕，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蒼茫九死身，猶挽龍毒空問鼎，姑留螻臂強當難，謀回曹社非無事，哭向秦庭那有人，可是紅羊剛換劫，黃雲白草未曾春。（國朝賜諡忠烈）參軍羅子木，僕人楊冠玉殉焉。子

萬祺已先三日死鎮江。子木名綸，以字行，溧陽人，己亥煌言師出長江，子木挾策上謁，煌言奇之，欲留之幕，以父老辭，成功因強其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參成功軍事，奉父北行，將赴煌言軍，猝遇北兵格鬪，子木墮水得救起，而其父被縛去，子木展轉閩南，思出奇計以救父，逾時不得音問，嘔血幾死，復赴煌言軍。煌言勉以立功即爲報讎，遂相依不去，竟同死。冠玉，鄞人。

卷十四

忠義一

董志寧 妻羅氏 子士駿 士驥 僕文周

董志寧字幼安，鄞縣人，歲貢生，以名節自勵。乙酉六月，北兵入浙，志寧與同里諸生陸宇燦、張夢錫、華夏、王家勤、毛聚奎、徧謁搢紳，勸以舉義，皆笑以爲狂，獨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是之，顧其事莫能集。閏六月八日，餘姚兵起，明日會稽應之，又明日鄞人始會議，肅樂獨任之。（按

小腆紀年：餘姚兵起，係初九日，鄞縣則十二日也。

而故太僕謝三賓家富耦國，適從江上迎降歸，惡聞

其事。定海總兵王之仁亦以迎降得仍舊任者，三賓私遺書，乞以所部來斬此六狂生，當以千金爲壽。之仁許之，既而中悔，致書肅樂，請自效，三賓不知也。望日大會演武場，之仁出書責三賓，令斬以祭纛。三賓叩頭乞哀，請出家財充餉，乃止。魯王監國授志寧大理寺評事，視師瓜里，而三賓亦至，以賂結戚，晚張國俊，驟躋東閣，志寧遂棄官歸。丙戌六月，江干師潰，三賓復降。時

浙地盡陷，祇存舟山石浦，而航海之軍至長垣，連取閩海州縣，且逼福州。於是北兵之備浙者，頗抽以備閩，浙中諸山因復結寨自固。志寧與華夏、王家勤及諸生楊文琦、楊文瓚、屠獻宸、董德欽等，謀取寧、紹、台諸府，遣使走舟山，約黃斌卿，又約義旅之在四明者王翊，在東山者李長祥，令以兵攻寧波，而已翻城應之。復爲三賓所諜知，發其事。志寧與德欽逸去，而五人皆遇害，所謂五君子也。魯王至舟山，遷志寧兵科都給事中，時時奉使人內地，聯絡山寨諸軍，以爲海上策應。辛卯九月，舟山破，自刎。（明史通鑑輯覽南疆釋史並作崧。）死。（國朝賜諡忠節。）繼妻羅氏聞訃，仰藥卒。子士駿，士驥，蹈海不返。僕文周縞，素終身。

華 夏 妻 陸 氏 玉 辰

華夏字吉甫，一字過宜，號默農，浙江定海人。後遷鄞貢生，通樂律。少與同里王家勤同受業於倪鴻寶，又同學於黃石齋，又同參劉蕘山講席。杭州破，與董志寧等佐錢肅樂起兵。魯王監國，授職方郎中。（鮑琦亭集云：授兵部司務，進職方主事。）江干師潰，慟哭歸。戊子，復謀翻城之舉，

（按行朝錄此舉在丁亥二月。）乞師翁洲黃斌卿，許之乃歸。而其書爲偵者所得，降臣謝三賓證之，遂被執。當事詰同謀者，夏慷慨獨承曰：『心腹腎腸肝膽，吾同謀也。』再拷之，大呼曰：『太祖

高皇帝造謀，烈皇帝主兵，安皇帝主餉，其餘甲申乙酉殉節諸忠，范公景文、史公可法而下，皆同謀也。』當事利三賓之財，亦誣以同謀，令夏引之。夏對曰：『若謝三賓者，齷齪鄙夫，反面易行，首先送款，建義之事，何可引之？』三賓在旁，搏頰以謝。夏在獄中，鼓琴賦詩如平日，絕命時有白光一縷，沖天而去。繼妻陸氏名玉辰，知例當發遣，慮有汗辱，乃結帨於梁，引頸就縊。帨忽絕，復取結之，須臾而盡。魯王監國翁洲，贈簡討，門人私謚曰毅烈。（國朝入祀忠義祠。）

張夢錫

張夢錫字雲生，鄞縣人，爲諸生，精武事，與董志寧等佐錢肅樂起兵，授兵部司務，擢御史。江干師潰，走結山寨，曰大皎軍。庚寅十月，（小腆紀年作九月。）北兵至，夢錫持長矛出關，殺傷略相當，衆寡不敵，遂死。其下五百餘人皆從之，無一降者。當戰時，有突圍而去者三人，翼日有負夢錫屍葬之大皎之南麓者，卽此三人也。

王家勤

王家勤字卣一，號石雁，鄞縣人，（小腆紀年云：定海人。）爲諸生，通經術三禮，俱有論說，受業

劉宗周之門，與董志寧等佐錢肅樂起兵，授大理寺評事。江干帥潰，復謀翻城之舉。事洩被執，移獄錢塘，累訊，瞠目無一語，乃殺之。門人私諡忠潔，著有靜遠閣集。

陸字燻

陸字燻字周明，號贛庵，鄞縣人。右都御史世科子，以諸生與董志寧等佐錢肅樂起兵，授監紀推官，俄進按察副使，仍監軍。江干帥潰，遂歸不出，歷十八年，復謀舉兵應海上。事洩被執，死之年五十六。鄉人私諡節介。

毛聚奎

毛聚奎字象來，一字文垣，自號吞月子，鄞縣人。貢生，與董志寧等佐錢肅樂起兵，參瓜里幕務，授戶部郎中，專司餉事。紹興破，奔走山海之間，累遭名捕，行遂得免。六狂生之幸得終老牖下者，聚奎一人而已。

屠獻宸 妻朱氏

屠獻宸字天生，鄞縣人。（小腆紀年云：定海人。）兵部侍郎大山曾孫，以諸生從軍，授車駕司

（勝朝殉節諸臣錄作兵部職方。）主事。江上事敗，角巾歸里。戊子，與華夏等同謀翻城之舉，事洩被

執，死之。監國還軍翁洲，贈大理寺丞。（國朝賜諡烈愍。）妻朱氏賢而有文，獻宸死，賦絕命詞而

自經。

楊文琦 妻沈氏

楊文琦字瑤仲，號楚石，鄞縣人。唐王臨軒，以貢生召對，授惠安訓導，尋加監紀推官，視惠

安諸軍。閩亡返浙，與華夏等同謀翻城之舉，事洩被執，不屈死。妻沈氏亦自經。監國還軍翁洲，

贈兵科給事中。（國朝入祀忠義祠。）

楊文琮

楊文琮字天璧，監國時以諸生從軍，授職方郎中。（小腆紀年作主事。）戊子，與謀翻城之舉，

事洩遁去。張煌言託以聯絡中土事，自是每歲往來海上不絕。癸卯，有降卒自海上言文琮將引海上將趙彪爲患，逮至錢塘。歎曰：『吾固雁行中漏網也，本可死矣！』賦絕命詞曰：『憑誰

瘞我孤山上，魄是梅花鶴是魂。』遂扼吭而卒。

楊文瓚 妻張氏玉如

楊文瓚字贊玉，號圓石，鄞縣人，崇禎十二年舉人。監國初，官御史，力言閩浙宜合不宜分，時方爭開讀禮，多不以為然。文瓚乃入閩，又力言當聯絡閩浙以為同仇，不當啓爭端。唐王然之，乃命以掌貴州道，扼防建延三關；而浙東亡，仙霞告急，唐王出走，乃返故里，與華夏等同謀翻城之舉。事洩被執，大呼高皇帝不絕而死。（國朝賜諡烈愍。）妻張氏名玉如，工翰墨，文瓚死，以緋聯其身首，一慟幾絕。遂衣其故時衣服，題絕命詞一首，解所佩帶自縊而絕。監國還軍翁洲，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楊文球

楊文球字天琅，魯王監國授都督府都事。翻城事洩，二兄皆死，乃之閩，就閣部劉中藻於福甯，令參幕府軍事。次年，福甯不守，死之。

董德欽

董德欽字若思，鄞縣人，（小腆紀年云：定海人。）兵部侍郎光宏之孫，以諸生從軍，授監紀推官。江干兵敗，乃歸。戊子，與華夏等同謀，事洩被執，死之。監國還軍翁洲，贈兵部郎中。

倪懋熹

倪懋熹字仲晦，一字煜生，鄞縣人。錢肅樂起兵，欲貽書王之仁，而難其使，懋熹請行，事遂定。及晝江分守，以職方主事參瓜里軍。唐魯爭頒詔之禮，越使陳謙入閩而死，閩使陸清源入浙亦死，議募一能者，乃以懋熹往，果稱旨，令以僉事分守建甯。丙戌，北兵來攻，出戰，力不支，死之。時八月十一日也，年三十九。

徐啓睿

徐啓睿字聖思，鄞縣人，爲諸生，負才任氣，感憤時事，削髮爲僧。聞錢肅樂等舉兵，乃破關出，投其營。魯王授錦衣衛指揮，不拜，自稱白衣參軍。時江上諸營多首鼠觀望，無一肯發兵者，

啓睿乃集其麾下百人，諭以大義，提劍渡江，直薄西岸。北兵以爲游騎，亦遣裨將禦之。啓睿奮劍直前，掩殺過半，城上乃亟出銳師，長圍四合，遂被執。諭之降，大罵，乃殺之。

趙毅

趙毅字金城，平湖人，尙氣節，工武略。嘗有百足蟲伏其臥處，雖遠出數十里，經宿，蟲必至，毅心竊喜自負，謂他日必能崛起布衣，於是人皆呼爲趙百足云。乙酉，南都破，北兵至浙江，魯王監國於紹興，毅慨然仗劍從之。授左營游擊，率軍與北兵戰於杭城外，飛礮中首，首已飛去，猶持劍策馬大戰。北兵大駭，爲少卻。毅猶單騎馳逐數里，馬蹶墮地，乃仆。

李桐子文昶文昱

李桐字封若，號侗庵，鄞縣人，三歲而孤，事兩母盡孝，爲諸生，不屑數行墨。甲申之變，抗言於諸當事，請發義旅，以待勤王之舉。南都亡，呼天大慟，遂得疾，呼祝宗祈死。會浙東舉義，錢肅樂等強之起，乃稍稍進食，遣長子文昶從軍，授兵部主事，病稍愈。明年六月，紹興陷，哭曰：『吾今定死矣！』疾果作，遂卒，年四十九。門人私謚貞愍先生。文昶與弟文昱葬父畢，墨纒赴海上，

崎嶇軍旅，文昱亦授戶部主事。辛卯，翁洲失守，扈王出海，遭風同溺死。

路國挺

路國挺

（鄞縣志路作駱）

字天植，號寒厓，諸暨人。僑居鄞，生有殊才，江東兵起，破家輸餉，

授職方主事。

（鄞縣志云：以奉擁戴魯王，箋得貢士）

爲降臣謝三賓所惡，幾殺之。紹興破，三賓復降，

國挺晦迹里居，三賓復散流言，以激衆怒，遂被逮。久之得脫，貧困死。

李文纘

李文纘字昭武，一字夢公，號譽樵，鄞縣人。錢肅樂起兵，文纘以諸生實先從之，授兵部員外郎。江干師潰，悒鬱不自得。戊子，豫翻城之難，被訊不爲遜詞。在獄中與同事楊文瓚分賦雁字詩，一月之中，遂成卷帙。明年再訊，再被拷，終不屈，而華夏力任之，乃放歸，遨遊四方以老。臨終，其子問遺言，命取紙筆題曰：衆人皆醒，非夫也。瞑目而卒。所著有春秋經傳纂注，鹿溪新語，賜隱樓古文，並散佚。

杜懋俊

杜懋俊字英侯，鄞縣人，（小腆紀年云：定海人。）世居縣東之管江，爲諸生，以仗義聞。浙東不守，日夕痛哭，與其叔兆菡及施邦煥聚衆三千，刻期舉事。謀洩，邏者至，懋俊梟其首，據山立寨，鳴鼓起事，與北兵轉戰三日。及寨破，懋俊猶以家丁力戰，頭目中矢如蝟，倚牆而斃，尸屹立不仆者數日。

杜兆菡

杜兆菡字承芝，爲諸生，嘗以兵法部勒族人，分隊瞭野，擊柝行夜，閭黨賴以安堵。沿海諸村亦多倣而行之。寨破被執，大罵不屈，斫其首十二刀而後墜。

施邦煥

施邦煥（雪交亭集作玠，鮎埼亭集作宗玠，四明談助云：一作宗玠。）字仲茂，（雪交亭集作仲吳。）鄞縣

人，諸生，故都督僉事翰子。其先世亦居管江，因以家財佐杜氏募死士，事敗，拔先世所遺佩刀

自刎曰：「吾不負此刀也。」（鮑琦亭集云：事敗，縱火自焚。）時稱管江三烈士。

魏 耕 李 達 楊 遷 錢 纘 曾

魏耕原名璧，字楚白，甲申後改名，字白衣，又名甦，號雪竇山人，慈谿人，以贅壻僑居歸安，遂充歸安學博士弟子。國亡棄去，所交皆當世豪俠，茗上起兵亦與焉。事敗，亡命江湖，妻子滿獄，弗恤也。久之事解，乃閉戶爲詩，酷嗜李供奉。己亥，鄭成功兵入長江，幾下金陵，江南半壁震動，知其謀出於耕，刊章名捕，亡命潛行。癸卯，又以海上降卒至，語連耕，遁入山陰，蹤跡得之，至錢塘，抗詞不屈，死於菜市。山陰人李達、楊遷，經營其喪甚力，亦以是遣戍。先是歸安諸生錢纘曾與耕善，耕被執，纘曾以兼金賄吏得解。孔孟文者險人也，從成功軍來，有所求於纘曾，不厭，并怨耕，以其蠟書首之，故纘曾亦被殺。番禺屈大均不可一世，獨心折耕詩，嘗有詩云：『平生梁雪竇，是我最知音，一自斯人死，三年不鼓琴。』

汪 涵

汪涵字叔度，號晦溪，奉化人，諸生，從學黃宗羲，遂參其軍事。浙東失守，監國由江門入海，

涵隨宗義走四明山中，宗義偶出，邏卒至焚寨，夜半火起。同里出鬪，從烈焰中殺數人，已得出，歎曰：『所圖不遂，命也不死，且自取辱！』還鬪而死。

張廷綬 李唐禧

張廷綬字雲衢，鄞縣人，少喜讀兵法，善挽強弓，舞大刀，補武學生。錢肅樂起兵，以驍勇署總統，陳函耀（鄞縣志作函輝，此疑譌。）起兵台州，而以會推留中調度，乃以其兵屬之廷綬，奏授都督僉事，統所部還鎮台之海門。已而閩中大將李唐禧至，監國以其宿將，使共治軍於台。唐禧故金山衛官，起兵不克，入閩，由閩入浙，廷綬讓之，凡署銜列座，必使居己上，而唐禧自以客將，每事皆咨廷綬而行。大兵入台，唐禧謂廷綬曰：『公當俟陳公消息，然兵已逼，不如借我早死，徒殺士卒無爲也。』廷綬曰諾。各遣其麾下袍笏兀坐營門，大兵過其營，諭降不屈，殺之。唐禧亦被殺，而廷綬眷屬之從軍者皆死，無一存。

章有功

章有功會稽農夫也，浙東建義，應募從軍，驍銳敢戰，以指揮爲前鋒。華夏等翻城謀洩，大

兵急攻東山，有功所將五百人皆具兼人勇，每戰必勝。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被擒，拉脅決齒，垂斃，猶大罵而死。

章欽臣 妻金氏

章欽臣督師孫嘉績部將也，以都督司別營火攻事。江上破，欽臣散軍亡命，其後以應山寨諸軍，事敗被執，死之。妻金氏沒入旗下，將發遣，大罵不屈，竟磔之。行刑者見氏有姿，不無褻語，氏罵愈甚，刑畢而其人暴死。氏遂時時降神東越，居民尸祝之。

戴爾惠

戴爾惠字少峯，鄞縣布衣。錢肅樂倡義時，大會城隍廟，爾惠舉手一麾，三四千人皆從之，相與擁肅樂赴巡按署，遂舉事，以戰功封義武將軍。江干失守遁歸，其後山寨大起，復出而預之，遂一門殉焉。

卷十五

忠義二

傅巖子齡文 齡發 齡熙

傅巖字野倩，義烏人，崇禎七年進士，授歙縣知縣，被讒去官。魯王監國，擢江西道御史，爲朱大典監軍。北兵破金華，與二子齡發、齡熙並死之。（小腆紀年云：巖還至義烏死，國朝賜謚節愍，子附

入祠。）初，巖之遇禍，刃將及，齡熙年甫十四，以身翼蔽其父，刃著於頤而死。齡發趨救，矢洞右腋，移時復甦，見父弟已死，遂以手抉其創而卒。長子齡文從外至，得不死，乃奉其母歸杭州，藜藿不充，蓬頭垢面者，又十餘年而終。

王之拭

王之拭（勝朝殉節諸臣錄作拭。）字瞻御，南直武進人，甲申殉難忠臣章子。南都不守，東走

至鄞，截江之役，監國令以墨纓任車駕主事，知鄞縣事。其制詞曰：『以汝父之遺愛，望厥子之世忠。』之拭泣而受命，蓋章初亦爲鄞縣令也。已見江上事不可爲，辭去入閩。唐王令仍管駕部事。而閩事亦壞，復返鄞，閣部朱大典守金華招之，之拭乃爲之練兵於義烏。兵敗入山中，謀再舉，被執，（勝朝殉節諸臣錄云：至永康被執。）不屈死之。（國朝賜諡忠節。）

林汝翥

林汝翥字大威，號心泓，福清人。萬曆末舉於鄉，授沛縣知縣。天啓二年，以擊白蓮賊徐鴻儒，緝妖人王普光等功，擢御史，巡視京城，忤逆閹魏忠賢，廷杖削籍。崇禎末，起廣東瓊州道，坐奸民煽亂，貶秩歸。福王時，起雲南僉事，（小腆紀年云：起臨沅道。）已而解職。魯王次長垣，召爲兵部右侍郎，總督義師，與員外郎林奎攻取福甯，兵敗被執，諭降不從，繫之，除夕，吞金屑死。（國朝賜諡忠節。）

林 奎 葉子器

林奎字子野，號恥齋，汝翥同邑人，（勝朝殉節諸臣錄云：侯官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海甯知

縣南都亡，杭州亦不守，營卒乘機乞餉，環署大噪，窆罪爲首者，而如其請。以城孤不能存，引去。唐王時，黃道周（小腆紀年云：字幼平，漳浦人，門下士稱石齋先生，天啓壬戌進士，歷官至兵吏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乙酉十二月，婺源敗績，被執，明年三月，至江寧，不屈死。贈文明伯，諡忠烈，國朝改諡忠端。）督師，請與偕行，以

戶部員外郎司餉，改監察御史，往諭浙西。行至贛州，以典銓缺人召還，復改文選員外郎，主銓政。（殉節諸臣錄云：一作左僉都御史。）窆曰：『此潤色太平之事，非今日之所急也。』乃辭去。募兵

數千人，爲鄭芝龍所阻，聞王被殺，號痛而返。散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孤臣之極，以待死。及魯王航海至長垣，郡邑響應，福清鄉兵請窆爲主。窆別其父曰：『兒當死久矣，奉命守海甯，失城池，當死，扈蹕不終，當死，豈可再使延命漏刻，以不令之名貽羞父母乎？』遂直履負戈，雜徒旅中，與汝竊攻取福甯，身被數創，猶勒兵力戰，爲流矢中喉而死。（國朝賜諡烈愍。）

友人葉子器者，初在營中爲北兵所獲，使之作書招窆，子器書所作絕命詞授之，亦被殺。（南疆釋史云：二林皆福州人，因攻取福清死。）

俞元良 兄元禮

俞元良字仲驥，（南疆釋史云：字綬毅。）

海甯人，崇禎癸未進士。魯王監國，熊汝霖以數百人

襲海甯，士民迎之者萬人。汝霖欲擇一人主兵，而紳士持論皆首鼠。汝霖數陳大義，元良慨然曰：『此豈公一人之事？某焉敢獨後？』遂以監軍兼攝海甯縣事。及北兵破城，與兄元禮同殉節死。（國朝賜元良諡節愍，兄附入祠。）

周宗彝 妻卜氏 妾朱衣 紫衣 弟啓琦

周宗彝字五重，海甯人。崇禎十二年舉人，少受業於吳太沖。章正宸爲人有膽決，尙氣節。嘉興之城守也，宗彝亦集里中少年應之。魯王授職方員外郎。大學士熊汝霖令守硤石鎮，兵潰，赴海死。（國朝入祀忠義祠，弟啓琦附。）妻卜氏與二妾名朱衣、紫衣者，並自縊。弟啓琦巷戰，力竭亦被殺。

湯 芬

湯芬字方侯，嘉善人。（勝朝殉節諸臣錄云：一作海鹽人。）崇禎十六年進士。福王時爲史可法監紀推官，唐王以爲御史，尋以福建參政（小腆紀年云：魯監國擢是職。）分守福興泉三府。興化城破，緋衣坐堂上，被殺。（國朝賜諡烈愍。）

林 曄

林曄字小眉，莆田人，由進士爲吳江知縣。蘇州失，歸事唐王，官御史。（小腆紀年云：授給事中。）復事魯王，爲吏科給事中。（勝朝殉節諸臣錄云：一作禮部精膳司員外郎。）興化破，自縊死。（國朝賜諡節

愍）

都 廷 諫

都廷諫杭州人，官莆田知縣，城破死之。（勝朝殉節諸臣錄云：興化破，死之，國朝賜諡節愍。）

洪 有 文

洪有文官澄海（勝朝殉節諸臣錄、南疆釋史並作海澄，小腆紀年作漳浦，監國紀同。）知縣，城破，死之。

（國朝賜諡節愍。）

鄔 正 畿

鄔正畿字王都，（南疆釋史云：字鴻原。）永福人，官兵科給事中。鄭彩專政，棄官歸里居。城破，

賦絕命詞投水死。(國朝賜諡節愍。)

林逢經

林逢經字守一，永福人，以御史里居，城破，投水死。(國朝賜諡節愍。)

王恩及 妻李氏

王恩及長樂人，官御史，遷太常，(按小腆紀年止稱御史，未遷是職。)里居，城破服毒死。妻李氏亦死焉。諡忠襄。(國朝改諡節愍。)

王 祈

王祈太倉人，建甯守將，封鄖國公。建甯破，巷戰不勝，自焚死。(國朝賜諡烈愍。)

沈履祥

沈履祥字其旋，號復庵，慈谿人，大學士宸荃從兄也。登崇禎十年丁丑進士，知侯官甌甯二縣，有循績。福王時，上治安策，又上責成疏，頗見採納。魯藩監國，以御史督餉台州，城破，遜之。

山中。北兵搜山得之，被殺於野。其弟穀祥往求其屍，得其首於桑園，得其身於亂屍中，以服帶可據也，乃緝合而葬之。（國朝賜諡節愍。）

陳世亨

陳世亨官中書舍人，爲鄧藩審理，以一旅復安固，援兵不繼，被執，大罵而死。

卷十六

忠義三

高岱子朗

高岱字魯瞻，號白浦，會稽人，崇禎中以武學生舉順天鄉試，被黜，久之辨復。魯王監國，授職方主事。及紹興失守，慨然曰：『上恩厚矣。國家文武異途，重文輕武，佔嗶小生，持議廟堂，而戮力疆場者，指爲癡人，以致寇盜充斥，不能抗禦，神州陸沈，職是故也。我本武學，得授文職，偏側搶攘，無益毫髮，尙不能以一死報國乎？』劉叢山吾鄉先生也，吾當師之。』卽絕粒祈死，其子諸生朗坐守之，閱八日，知父意不可回，泣拜父前曰：『兒請先之。』乃攜巾服，泛小舟，給舟子出海禱神，去岸遠，北面再拜，躍入海中。舟子急挽之，齧舟子臂，始得下。舟子又入水救之，捽其巾，朗躍出水面，正巾而沒。岱聞之，曰：『兒果能先我乎？』自是不復言，又閱數日而卒。

（國朝

賜諡節愍，子附入祠。）

葉如菑 妻王氏

葉如菑字衡生，會稽人，崇禎三年舉人。魯王監國，與同里高岱同授兵部主事，每會食，相與抵掌言忠孝事。紹興破，與妻王氏出居桐塢墓所。岱送之曰：『君殆隱於是乎？』如菑曰：『非也，我無城守責，死於墓耳。』遂與王氏並赴水死。（國朝賜諡節愍。）王以被救免，次日復死之。

徐復儀

徐復儀字漢官，號雪潭，錢塘人，（小腆紀年云：上虞人。）崇禎癸未進士。福王立，授刑部員外

郎，明年，主試雲南，行數日而南都陷。歸事魯王，加翰林院編修。辭曰：『侍從文墨，所以潤色太平也，今戎馬日逼，臣不得馳驅疆場，爲陛下負弩矢，猥賜臣清燕，死無以塞責。』不報。未幾，浙東破，歸家拜父母，別妻子，泣奔躡山，投空谷中，虎豹觸之，不爲怪。一日，大風雨，晝晦，傳聞兵四合。乃曰：『吾命盡矣！』遂扼喉死。（紀年云：投崖死，勝朝殉節諸臣錄云：抗拒死。）待旦而父始至，持其首而泣，目尙張，父曰：『兒得死所矣！』乃瞑。（國朝賜諡節愍。）

唐自綵 妾某氏 姪偕豫

唐自綵字西望，四川達州籍，江甯人，崇禎末以貢生官臨安知縣，有循聲。杭州失守，自綵與姪偕豫逃山中，有言其受魯王敕，陰部署爲變者，遂被捕獲。北帥諭之曰：『我知汝賢吏，故不加兵，行且薦於朝矣。』自綵曰：『士各有志，安用相強？』北帥曰：『獨不念少妾幼子乎？』自綵曰：『大丈夫豈以子女易大節？』卒與姪偕死。（國朝賜諡忠節。）其妾大呼願從死，亦殺之。偕豫字敬子，（南疆釋史偕作階，子作之。）亦貢生。唐王贈自綵太常寺少卿，偕豫太常寺博士。

王玉藻 姚亦方

王玉藻字質夫，號螺山，南直江都人，司勳郎納諫子，崇禎癸未進士，授慈谿知縣，有異政。甲申國變，哀號求死，家人勸之，乃止。南都繼陷，與沈宸荃共起兵，進御史，尋以兵科都給事中往軍前，而江上諸帥惡其任事，邁往，壯氣勃然，皆不予餉，乃力請還朝。在垣中持正，又不爲諸臣所喜，乃力求罷，不許。及紹興失守，王走海島，玉藻仰天大慟，躍入池中，復爲家人所救，得免。遂隱居不出，終身不繫髮，不改故衣冠。一夕忽作絕命詞曰：『半生辛苦泣孤臣，賸得乾乾淨

淨身，四大既崩神失散，這篇草稿付誰人？擲筆而逝。（小腆紀年云：辛卯後歸故鄉，以餓死。） 年六十六。

玉藻爲令時，首拔童子姚亦方，國亡後，亦棄衣巾來依玉藻，往往無人時，師弟相對悲噓，久之成癲疾。每一動念，疾輒作，作則踴躍踴，繞屋而泣，竟以癲死。

周元懋

周元懋字柱礎，一字德林，鄞縣人，文穆公應賓從子。以文穆蔭，官南京右軍都事，工部屯田郎中。（原作屯部郎中，以意改。） 知貴州思南府，丁艱未赴，而京師陷。江東建國，錢肅樂等招之，固辭不出，而破家輸餉不吝。丙戌六月，江上失守，慟哭自沈於水，以救得甦，乃披髮爲僧，日夕縱酒，嘔血而卒。

周元初

周元初字自一，號立之，文穆公應賓從子。文穆無子，撫以爲子，少負大略，所交皆忠義士。江東建國，罄家財以輸餉。錢肅樂以文穆遺恩奏授郎署，不受，遂以白舡從軍。紹興破，行遯深

山以死。

倪懋楷

倪懋楷（結埼亭集作元楷）字端卿，與懋熹同族，同起江上，授大理寺評事。事去歸家，以不鬻髮被執，論死下獄。其母遣人攜酒入獄，飲之醉，熟睡，盡去其髮。醒而禿矣，痛哭欲自裁，旁人以母命止之，得免。

朱養時

朱養時江陰人，官兵部郎中，兼禮科給事中。舟山破，抗節死。（國朝賜諡節愍。）

董廣生

董廣生（原闕）人，官御史，舟山破，自焚死。

楊鼎臣

楊鼎臣字思任，鄞縣人，官吏部文選司主事。舟山破，先驅妻子入井，乃從之。

林 瑛妻陳氏

林瑛（勝朝殉節諸臣錄云，一作之瑛。）字玉之，（南疆釋史作玉英。）福建人，官吏部主事。同母妻女及婿五人航海入浙，瑛隨鄭彩去，瑛至健跳所，母死，貧甚，妻陳氏及女爲人緝衣給食，已而女死。及舟山破，瑛與陳氏並自縊。（國朝賜諡節愍。）

江用楫妻某氏

江用楫蘇州人，官戶部主事，舟山破，殉節死。（國朝賜諡節愍。）妻（原闕）氏亦自盡。

董 玄

董玄會稽人，官禮部祠祭司主事，舟山破，自縊於學宮。（國朝賜諡節愍。）

張家璧

張家璧（原闕）人，官禮部儀制司主事。舟山破，自投城下，未死，被執，勸之降，不從，乃殺之。

朱萬年

朱萬年福建人，官兵部主事，（勝朝殉節諸臣錄一云職方員外郎。）舟山破，死之。（國朝賜諡節愍。）

顧 珍

顧珍長洲人，官兵部主事，舟山破，死之。（國朝賜諡節愍。）

李開國 母某氏

李開國臨水衛人，（南疆釋史作臨山衛人。）官職方主事，舟山破，死之。（國朝賜諡節愍。）母（原
闕）氏亦自縊。

顧宗堯 母某氏

顧宗堯長州人，（勝朝殉節諸臣錄一云寧波人。）官工部主事，舟山破，同母死之。（國朝賜諡節愍。）

顧 玠 江中汜 陳所學 顧行 翁健

顧玠、江中汜、陳所學、顧行、翁健，（小腆紀年云：顧玠、陳所學，山陰人，南疆釋史據遺云：陳所學字顧行，無

江中汜翁健名。）並中書舍人，舟山破，皆死之。

戴仲明

戴仲明鄞縣人，官工部營繕所所正，舟山破，殉節死。（國朝賜諡節愍。）

章有期

章有期（原闕）人，官太醫院院副，舟山破，自焚死。

劉世勳

劉世勳字胤之，南直上元人，崇禎末，以武進士歷官都督僉事，助防翁洲，黃斌卿不能用。監國駐師，進安洋將軍。辛卯八月，大兵分道下舟山，張名振奉王出海，而世勳城守。世勳料簡城中步卒，尚有五千，麾下死士五百，居民助之，乘城而守。大兵屢攻屢卻，乃益兵攻之。城陷，世勳朝服，北面望海拜謝，自刎而死。（國朝賜諡烈愍。）

王朝相

王朝相大興人，官錦衣指揮。舟山破，護元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用巨石

覆之，卽自刎其旁。（國朝賜諡烈愍）

劉朝

劉朝（原圖）人，內官監太監，舟山破，視宮眷入井畢，卽自刎其旁。

卷十七

忠義四

張 槿

張槿字子隆，號四岑，鄞縣布衣，性坦率，敦倫紀。國變後，日咄咄，會鬚髮令下，閉戶坐室中，取酒獨酌，摩其頂而歎曰：『彼曲局者，惡可以兵之乎？』乃往竈下，得炭滿甕，和以木屑，置牀下，蒸之，投身其上，覆以重衾。時方盛暑，俄頃酒力填盈而絕。昇屍出，已紺色矣。丙戌六月二十日也。

倪文徵

倪文徵字舜平，山陰人，以布衣爲蒙師，兼通醫術。紹興破，市酒肴飲，里中少年求辦一事，有諾之者，偕至墓所，命掘坎自瘞。衆駭欲散，文徵志甚曰：『此何事，可誤我乎？』或尼之曰：『死義也。今某某等皆不死，汝一醫生何自苦？』文徵曰：『人各行其志，惟諸公玉子於成也。』一

人曰：『豈可使士親膚乎？』以二缸贈之，埋於坎中。文徵跌坐其內，命覆之，封其隙。衆環坐竊聽，微聞其聲。逾三時而寂。（國朝入祀忠義祠。）

朱 瑋

朱瑋（小腆紀年作瑋）字鴻儒，山陰人，諸生。（南疆釋史稱布衣。）北兵至浙，避家梅里尖江上。師潰，人皆竄伏，瑋痛哭不已，曰：『此日而生，全歸之謂何？』乃書絕命詞二語於几上，潛往礁石，躍水死。家人徧覓不得，見遺語，始知其赴難也。年甫二十四。（國朝入祀忠義祠。）

鄒欽光

鄒欽光瑞安人，諸生。（明季南略光作堯，字維則，永嘉人，郡庠生。）紹興破，溺死。（國朝入祀忠義祠。）

鄒之琦

鄒之琦永嘉人，諸生。紹興破，投水死。（國朝入祀忠義祠。）

張君正

張君正浦江人，諸生，郡城破，自縊於明倫堂。（國朝八祀忠義祠。）

傅日炯 族父平公

傅日炯字中貢，諸暨人，爲諸生，與其族父平公同受業劉宗周之門。江干師潰，兩人相謂曰：「吾輩義固當死，然俱有老母在，亦惟白於老母，許死則死耳。」平公白於母，不許；日炯白於母，許之，遂赴涓池死。平公乃養日炯母終身。（國朝賜日炯入祀忠義祠。）

趙景麟

趙景麟，鄞縣人，諸生，（明史作布衣。）寓居紹興。江上師潰，整巾服，懷所作文，走謁文廟，拜先聖畢，赴泮池死。（鄞縣志：趙景麟字天生，蓋一人，無赴泮池事。小腆紀年云：投泮池不死，後絕食死。）

趙天生

趙天生，鄞縣人，爲諸生，有節概。丙戌六月，江上失守，題詩案上曰：「書生不律難驅敵，何處秦庭可借兵？只有東津橋下水，西流直接汨羅清。」竟往城東，躍入江水，漁人救之，舁還，不

食不語。乃強輿入太白山，欲令食，不可，則爲謬語以慰之。或曰：李侍郎長祥克紹興矣；或曰：翁洲大將黃斌卿將奉監國來恢復矣；或曰：石浦大將張名振奇捷矣；或曰：四明山寨下慈谿矣。天生聞之卽進食，如是者半年。謬語漸窮，而天生病亦稍愈。閒出山中，問樵子輩以近事，則循髮示之曰：『天下大定，更何問焉？』天生大慟踣地，更不復食，竟餓死。鄉人私謚節愍先生。（國朝入祀忠義祠。）

周 西

周西字方人，定海衛人，丙戌六月，紹興破，年僅二十六也，歎曰：『楊鐵崖稱老寡婦，今其時矣！』遂棄舉業，訓蒙養母，所著詩古文曰痛定集。嘗與友人書曰：『今日所斷不可當者，妄欲以義士自欺也。夫何地非我朝之士？何人非我朝之民？又何倉庾非我朝之粟？不必爲首陽頑民以自表異也。所謂義士者，當爲蹈海之魯連，爭帝暴秦，奮臂之陳涉，特起發難，張良之報讎，翟義之討賊，駱賓王之草檄，謝枋得之卻聘而死；否則如陳咸之閉戶不出，梅福之逃吳門爲市卒，陶潛之終身爲晉處士。此雖不得志於今，亦當知重於後，而我皆未能也。其敢侈談義士乎？』此書蓋其自道云。

張成義

張成義字能信，慈谿人，有異材，爲諸生，受業劉宗周之門。江干師潰，起兵不克，行遯不返，莫知所終。

趙 旬

趙旬字禹功，會稽人，少極貧，學菑以養親，藝絕工，時稱爲趙孝子。長游劉宗周之門，得其學。丙戌後，有高節，隱於緇，時賣書以自給，世所稱壁（原闕二字）士畫者也。晚講學徧山，卽宗周少時讀書地。

葉尙高

葉尙高字而立，樂清人，温州府學生。亂後佯狂，幅巾大袖行於市，太守見而執之，賦詩云：『北風袖大惹寒涼，惱殺温州刺史腸。何似蜉蝣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裳。』太守釋之不問。丁亥二月上丁，攜水一杯，采芹一束，乘太守未釋奠，哭於孔子之庭曰：『吾師乎，吾師乎，縱泰

山之已頽，曾林放之不如乎？」太守至，怒繫之獄。迨五月四日，語獄卒曰：「詰朝屈大夫沈湘之日，吾其死夫！俾具湯沐，至明自經。」（明季南略云：字而栗，永嘉縣學生，獄中和正氣歌，有「未吞蒲酒心先醉，不浴蘭湯骨已香」之句，飲藥痛罵死。）

朱錫齡

朱錫齡字元序，上海人，諸生。己酉，松江破，偕華亭蕭賓侯渡海而南，寓舟山僧寺。舟山破，死之。

婁文煥

婁文煥字長明，象山人，諸生。（監國紀作貢生。）舟山破，痛哭，具衣冠別親族，拱坐海邊沙

上，潮至，隨水湧去。越數日，其屍復隨潮至，顏色如生，遠近驚以爲神。張名振在石浦聞之，來臨哭焉。（國朝入祀忠義祠。）

林世英

林世英福建人，諸生，舟山破，殉節死。（國朝入祀忠義祠。）

陳瑞芝 母李氏

陳瑞芝定海人，諸生。北兵圍舟山，其母李氏嫠也，密紉衣上下，連爲一，曰：『吾苦節十餘年，不可使人見吾體。』及城陷，卽躍入井中死。瑞芝倉皇自外至，聞母死，亦自縊。李年三十六，瑞芝甫十七也。

周容

周容字茂三，號鄧山，鄞縣人，爲諸生，受知黃宗羲，能詩，善書畫。滄桑之際，嘗渡蛟門脫友人之厄，幾死不悔。足跡徧天下，所至皆有詩。康熙己未歲，有欲以博學鴻詞薦者，歎曰：『吾雖周容，實商容也。』遂止。所著有春酒堂集。

朱金芝

朱金芝字漢生，（甬上續耆舊傳云：一字曉庵。）鄞縣人，少從黃道周游，得其易學。甲申之變，方

在北都，削髮南歸，自號忍辱道人。流滯白門，又遭兵禍，遂往來英霍諸山寨及太湖軍中，幾死者數矣。既知海上之局，始返里門，亦牽連被捕。亡命深山，久之，喟然襍被長往。或云直抵辰沅，客中湘王幕中，湘殉節，（按小腆紀年：何騰蛟湘潭殉節，贈中湘王，諡忠烈。）不知所終。或云曾入滇中，崎嶇扈從，卒死王事。或云投鄖陽山中爲道士，不可得而詳也。所著詩集二十餘種，皆散不佚傳。

紀五昌

紀五昌字衷文，鄞縣人，性倜儻，不欲以經生自位置，所與游多奇才劍客，受業錢肅樂之門。肅樂航海死於閩，家人不知五昌所在，月餘而返，乃知爲哭肅樂入閩也。卜居太白山中，足跡不入城市，自言年六十二當終，已而果然。

趙自新

趙自新字我完，太倉人，四歲失足墮井，家人引縋出之，無怖色。年十一，從父觀射，飛矢中股，醫者治之，出鏃，色不變。喪母家貧，身執斲養役，而勤學弗輟。崇禎十二年，舉於鄉，父老，思就

祿養十六年，需次京邸，忽心痛，遂歸，父果病劇。乙酉，詣州守請給潛牒，微服出行，祝髮於松江之會龍庵，旋隱嘉定之封家村。既有謝姓者，告以應舟山之招，自新謝之。及事洩，逮者至門，自新與弟方奔，徐斂手就縛，曰：「吾久辦此矣。」械至松江，絕食數日，不死；復械至江寧。時主讖者爲洪承疇，自新昂身前對曰：「身爲故國遺民，豈嘗須臾忘死哉？顧有志無其事，徒負虛名，竊用爲媿。」復鞠謝姓者，卒無實，得釋歸，旬日卒，年五十三。臨終，謂其子曰：「吾生無益於世，歿後題墓石曰：『明鄉進士憤道僧趙某，』願足矣。」著作甚多，陳瑚陸世儀皆其弟子。

卷十八

遺民

于穎

于穎字穎長，號九瀛，金壇人，崇禎四年進士，由工部員外郎歷知順德、西安二府，罷歸。福王立，起知紹興府，分巡寧紹台道。南都亡，北兵至杭，穎密募兵舉義。北帥使人以榜至，穎執之，禁其榜，鳴鼓會衆，誓於都亭，以五百人夜赴固陵；北兵在西岸，未之知也。乃衝潮徑渡，盡驅西岸之船而東，至中流，北兵始知之，無所得船。穎軍上東岸大噪，遂書江而守：一軍扼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北兵拽內河船百餘，江干又紮木排填土，擬東渡，穎後遣死士沈其舟。會西北風起，木排飄向東岸，各營得句致以爲用。穎謂諸將曰：『杭已有重兵，攻之不易，莫若於下流由橋司入海寧，出海鹽，以通震澤，上流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昨聞海寧兵已起，而富陽尙爲北人所據，不可坐視。』乃遣人夜襲之，遂通餘杭之道，於是

方國安得駐七條沙。江下立國，北兵所以不能遽渡者，以穎之取富陽也。魯王至越，擢按察使，行巡撫事，尋進右僉都御史，督師。當是時，正兵義兵，爭地爭餉，內外交訌，穎以守土臣悉力支拄，而方王諸將終惡之。三疏乞休，不許。丙戌六月，北兵至，列戍皆潰，王航海去，穎扈從不及，乃由海道還京口，黃冠以終。

林時對

林時對字殿颺，號爾庵，鄞縣人，崇禎十三年進士，年未冠也，授行人。性恬淡，嘗曰：『士人若愛一錢，卽不值一錢。』丁艱歸。福王立，起吏科都給事中，（甬上續耆舊傳云：福王監國，召爲御史，鄞縣志據莊元辰奏疏，亦從御史。）爲阮大鍼所惡，罷歸。魯王監國，遷太常寺卿，佐孫嘉績幕事，力主渡江。熊汝霖之下海寧，時對實贊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逾年而紹興陷，遂歸。又十八年而卒。所著爾庵逸史，皆紀國難事。

李長祥

李長祥字研齋，四川達州人，生而神采英毅，喜談兵。是時獻賊縱橫蜀中，長祥練鄉勇，躬

振甲冑，以助城守，賊中皆知其名。崇禎癸未，成進士，授庶吉士。同里薛國觀方爲首輔，欲引爲私人，拒之。京師陷，南奔，改監察御史，巡浙鹽。而南都又覆，乃起兵浙東，魯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兵又潰，王浮海，長祥以餘衆結寨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寨林立，顧無所得餉，四出募輸，居民苦之，獨長祥與張煌言、王翊且屯且耕，井邑不擾。戊子，監軍華夏爲長祥聯絡布置，請引翁洲之兵，合諸寨以下西陵，議奉長祥爲盟主。刻期將集，而降臣謝三賓告之，大兵急攻東山，長祥匿勾人舟中，遁至奉化，依王朝先。朝先亦蜀人，得其資助，由健跳所入舟山，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辛卯，舟山破，亡命江淮間，大兵得之京口，安置江寧，羈守之。長祥忽娶一妾，朝夕甚昵，守者謂長祥有所戀矣，稍懈，而長祥竟遁去。由吳門渡秦郵，走河北，徧歷宣府大同，復南下百粵，與屈大均處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毘陵，築讀易臺以老焉。著有天問閣（原闕）四卷。

黃宗羲

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忠端公尊素子，爲諸生，受業劉宗周，學行醇備，家禍國難，備嘗艱苦。北兵入浙，孫嘉績、熊汝霖等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宗羲亦合子弟數百人，隨諸軍

於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授職方主事，改御史。總兵陳梧自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姚，大掠，職方主事王正中署縣事，集民兵擊殺之，亂兵大噪，有欲罷正中以安諸營者。宗義曰：「信喪亂以濟其私，致干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即當爲國保民，何罪之有？」尋以宗義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曆頒之浙東。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其當殺。熊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宗義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汝霖謝焉。

又謂諸將曰：「諸公何不乘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然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一年之後，恐不能支。」聞者皆是之，而不能用。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營大震，廷議欲以伯爵餉之。宗義曰：「若是則獎亂也，何以待後？」乃署爲勝虜將軍，始去。

與太僕陳潛夫、尙寶朱大定、主事吳乃武、查繼佐、及正中等謀會師，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以招吳中豪傑；而江上師潰，乃入四明山結寨自固。己丑，聞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擢右僉都御史，進左副都。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爵，宗義言諸營之強莫如于翊；其乃心王室，亦莫如翊；諸營文臣輒自稱都御史、侍郎，武臣自稱都督，其不自張大亦莫如翊；

宜優其爵，使之總臨諸營，以捍海上，遂拜翊右僉都御史。而是是諸帥之悍，甚於方王，宗義既失兵，日與尙書吳鍾巒坐船中講學而已。是冬，命澄波將軍阮美使日本，以兵部右侍郎馮京第及宗義監其軍以行，至長崎，島不得要領而還。久之，以母老乞歸。

黃宗炎

黃宗炎字晦本，一字立谿，人稱鷓鴣先生，餘姚人，忠端公次子，崇禎中貢生。畫江之役，兄弟步迎監國，事敗入四明，參馮侍郎京第軍事。馮軍敗，隱於白雲莊，亂定，游石門海昌間，賣畫自給。畫宗小李將軍、趙千里，工繆篆，又善製硯。所著有周易象詞、尋門餘論、易圖辨惑諸書。

陳希友

陳希友字孝兼，長樂人，舉人，官兵科給事中。鄭彩殺熊汝霖，特疏參之，不納。知不爲彩所容，乃繳印披鬚去。

熊日繪

熊曰繪字遯木，黃州人，督師文燦子，官兵科給事中。與同僚陳希友同劾鄭彩，草疏送督臣錢肅樂，肅樂浩歎，勸其火之。曰繪大慟，竟自去。嘗有詩云：「一身如洗惟存髮，兩手無成膽有心。」

任廷貴

任廷貴籍貫未詳，官太常卿。舟山破，從王航海至廈門，尋至金門。壬辰九月，奉命北上，至北茭洋，舟覆得救，遂鬻髮爲僧。有詩云：「遠將不二證西歸，未遂黃冠卽衲衣，力任四十餘年事，癡擔六十七年非，翩翩野鶴隨雲適，點點寒梅鬪雪霏，勘破瞿然成正覺，澄潭明月自相依。」蓋亦志節士也。

沈崇倫

沈崇倫字宇昆，慈谿人，大學士宸荃族弟，崇禎十六年進士，授金壇知縣。其父手書「忠君愛國，勿玷清白家聲」十字付之。魯王監國，擢兵部主事。紹興破，棄官耕於野。順治庚寅，黃陂王爾祿爲巡海道，以同年生，屏車騎，至海濱訪之。崇倫稱病不起，爾祿徘徊門外久之，乃長

歎而去。

周齊曾

周齊曾字思沂，鄞縣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邑故多盜，齊曾捕得其魁置之辟，向之爲逋逃主者，乃中以飛語，遂罷歸。魯王監國，起給事中。紹興破，痛哭入山，結茅爲庵，託於禪以自晦，更號囊雲，裹足不入城市。順治庚寅，王爾祿爲巡海道，以同年誼，屢致書，冀其一見，終不至。所著詩文清高曠逸，絕去煙火。沒後鄉人欽其高風，私謚曰貞靖先生。

高字泰

高字泰字元發，又字虞尊，號蘗庵，鄞縣人。父斗樞官陝西巡撫。（鄞縣志云：以斗樞爲漢中巡撫，

未到任。）字泰少負才名。乙酉六月，從錢肅樂等起兵，監國手諭獎之，謂不媿江東喬木，授兵部

武選員外郎。尋以奉使過里門，而江上陷，時斗樞尚在陝，（鄞縣志云：六月之役，斗樞尚在鄞。）而陝

已內附，乃間道來歸，父子並豫海上事。丙戌冬，蠟書自海至，謀者得之，（四字據鮚埼亭集補。）遂

首被捕。戊子，夏華王事洩，再被囚繫。辛卯，幾復株累，僅而得免。壬寅之逮，尤爲震撼，雖幸得保，

而家已破矣。所著有雪交亭集。雪交亭者，張肯堂翁洲所寓也。字泰愛之，故取以名其集。

盧若騰

盧若騰字閔之，號牧舟，福建同安人。崇禎庚辰進士，召對稱旨，即授寧紹台道僉事。剔奸弊，抑勢豪，風裁凜然。與寧波知府陸自嶽平奉化姦民胡乘龍之亂，閩井晏然。京師既陷，南都命以都御史撫鳳陽，未行而南都又亡。閩中拜兵部尙書，撫軍永嘉甫至而事勢已瓦解，徘徊鎮下關，浮海至翁洲，間行入大蘭諸山寨。父老壺漿上謁，若騰垂涕而遣之。及海上之局，一時同袍澤者並極莫逆，諸人淪喪殆盡，觸與張煌言同事最久，竟依鄭氏以終。

沈文光

沈文光 （鄞縣志作光文。）

字文開，號斯庵，鄞縣人，以明經貢太學。豫於晝江之役，授太常

博士。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事，擢工部郎中。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舉事，乃走肇慶，遷太僕寺少卿。由潮陽航海抵金門，當事以書幣招之，文光焚書返幣。及鄭成功克臺灣，遂依之以終。所著詩文甚多，皆賦臺灣風景。

朱憲宗

朱憲宗一作顯宗，字闡生，崑山人，以歲貢授丹陽訓導，丁內艱歸。福王時，起補衢州府西安訓導。南都陷，逃兵敗將，所至蹂躪，而衢當其衝。魯王命西安令守衢，而以憲宗攝縣事，撫輯兵民，勞績甚著。明年，授監軍理刑，專司餉事。轉餉開化，北兵至被執，諭之降，不從，殺五卒相脅，終不動。械致金陵，意必死矣；有故交以百口保之者，放還開化。時衢猶未下，守將知憲宗不屈而還，請共事，憲宗謝以病。衢兵復開化，強之安撫，甫三日而衢破，遂歸。久之，卒於家。

徐桐

徐桐字古木，嘉興人，有膂力，善射，挽兩石弓，百發百中，工擊劍，能飛斬人頭百步外，通詩古文詞，人目爲文武才。紹興建國，當事薦爲游擊將軍，率軍守嘉禾，城破，遂入太湖。後鬻染爲僧，號木頭陀，以岐黃術終其身。

馮元慶

馮元颺字沛祖，慈谿人。天津巡撫元颺兵部尙書元颺弟，以五經中崇禎十六年進士。死於海外，年三十二。

董守諭

董守諭字次公，（浙江通志）父世登性至孝，工詩，爲諸生有名。（甬上耆舊傳）守諭秉資耿介，不俯同流俗，（浙志）少受業於黃道周，講學大滌山中，（全祖望學關集題詞）讀書討古，窮極幽遠。（浙志）倪元璐見其文，大稱賞之。（題詞）天啓四年，舉於鄉，與翁鴻業、姜思睿、齊名，所謂浙東三俊也。（南疆釋史）七試南宮不第，而學日進，名日盛。東江初建，尙書李白春薦守諭授戶部貴州司主事。（續耆舊傳）時分饒分地之議起，分饒者，以孫嘉績、熊汝霖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饒；以方國安、王之仁之師謂之正兵，食正饒。正饒田賦所出，義饒勸分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饒，某義兵支某邑義饒也。魯王令會議，方王司饒者皆至，殿陛譁然。（魯紀年）守諭厲聲進曰：「公等今日所爲何事，而不爲咫尺天威地乎？」乃面奏分饒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酌給之。所謂義饒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是散遣義兵之別名。王以爲然，（黃宗義撰墓志）方王諸將不可，戶部主事邵之詹乃調停之，卒從原議。

守諭歎曰：「江上從此潰矣！」（續著舊傳）無何，王之仁請稅漁舟，守諭謂其客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料（議案續著舊傳作科。）及漁舟，其細已甚，民弗堪也。」之仁又請塞鄴之萬金湖爲田，又請行稅人法，又請官賣大戶祀田，三疏既上，兵士抽刀守諭門以待覆。守諭疏言：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賣，稅人必至激變。之仁大怒，謂「行朝大臣尙不敢裁量幕府，何物豎儒，乃爾事事中格乎？」上言得孟軻白，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雞鳴狗盜之雄一，遂折簡召守諭。王雖惜守諭，不能爲力，陰使避之。守諭慷慨對曰：「命吏生死聽於主上，非之仁所能專，臣歸死上前，之仁能以臣血濺丹墀則可。」舉朝忿忿，皆言若之仁殺饒司，直反耳何名義師之仁亦迫於大義而止。

丙戌三月十九日，思宗大祥，廷議寂然。（墓志）守諭乃上疏曰：「臣聞忠孝節義，由於朝廷之激厲；濡忍偷安，由於志氣之卑昏；故舉一事而能令臣民上下有悲憤振肅之狀，動一念而能令天地祖宗有式靈感格之忱，萃渙合離，全藉此道。設人主於終天大恨，置之若遺，履之若忘，則士氣不作；士氣不作，則兵氣不揚。無論無以恢復，亦無以立國也。臣痛憶先帝焦勞十七載，無一日不思治求賢，無一日不籌兵辦寇，奈庸臣誤國，頓遭千古未有之慘。凡有血性，忍忘先帝身殉社稷之烈乎？臣去年窮居，值此時日，北望一哭幾絕。痛恨南都臣子，若遺若忘，何

怪忠孝節義掃地殆盡也。今臣覩顏部曹，皆先帝培養之餘澤，驚心歲月，當遺弓抱恨之春秋。遊魂未返，陵寢安存？真一回想之一斷腸矣！宋高宗每正月朔日，率百官遙拜二帝，不受朝賀。今主上仁孝性成，百倍高宗，刻刻不忘報仇，則刻刻不忘先帝，刻刻不忘恢復，則刻刻不忘三月十九日。今年是日，即魯監國元年，追思泣血之首一日也。臣請躬率臣民，徧諭各藩軍士，縞素哭祭。每歲定以爲制，使人人切齒怒號，庶君父大倫，從此振起。然後昊穹悔禍，神人共助，報不共戴天之仇，而建中興復古之烈也。」

王著禮部傳示，速爲舉行。（甬東正氣集）杭人陸培、王道焜，並殉節，廷議賜諡，不及道焜。

守諭爭曰：「兩人同死，何由分其優劣？豈以道焜非進士乎？今進士而賣國者，累累也。」道焜乃得諡節愍。

王累欲遷守諭官而難於代者，命兼經筵日講。（墓志）江東內附，守諭遂行。遯江潯，朝夕涕洟。有慰之者，輒告之曰：「吾不能與汪長源、陳木叔同逝，尙何顏立人世？」其爲詩歌，徧哭所知之死國者，淋漓悲悽，令人不能自勝。是時海上未靖，柳車從亡，日在島嶼之間，守諭不惜傾家助之，以是盡落其所有。（續著舊傳）一日，翁洲破，相國張肯堂之孫俘入，欲還里，無有爲之保者。守諭曰：「此吾事也。」入言於監司。守諭之干涉當道者，惟此而已。（墓志）晚年困守

一廬，苦心易學，聚古今言易數十家，攷其異同，有得卽鈔之，積以成帙。（曹志）甲辰卒，年六十。九。縣令張幼學赴弔，歎曰：「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也。」（續著舊傳。）子道權。（謹據鄞縣志補。）

王正中

王正中字仲搆，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未謁選索，游於高唐。州守以爲銀杠旦晚是敵物，不如以此鬻城，免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字，仲搆與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及仲搆論死。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靖理而出之，降補揚州照磨，移知長興縣。國變後失官，避地於紹興，截江時，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私赤立，剽奪爲豪，市魁里正，朝得劄付一紙，暮便入民舍根括金帛，係僕丁壯，郡縣不敢向問爲某營也。仲搆設兵彈壓，各營取餽，必使經由於縣，品覈資產，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爲盜賊。總兵陳梧敗於櫓李，渡海至姚，鹵掠鄉聚，仲搆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行在忌仲搆者，以此聲討。黃宗義上疏救之乃止。張國柱劫定海，列船江上，入城牢搜者二千人，仲搆攔止，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田仰、荆本徹、先後過姚，皆帖帖俯首，不驚雞犬。陞監察御史，尙寶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束。仲搆短小精悍，好讀實用之書；其言星象，則從

閩人柯仲炯於獄中受之。行在初建，進宗義所著監國魯元年大統曆。又累受宗義所註授時曆，及律呂壬遁，皆能有所發明。丁未八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九，權厝於山陰之陳常堰。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子三捷。（謹據黃宗義撰墓表補。）

章正宸

章正宸字羽侯，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有學行，舉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疏請帝法周孔仁義，黜管商富強，則太平可坐致。報聞。禮部侍郎王應熊者，溫體仁私人也，廷推閣臣，望輕不得與，帝特命入閣輔政。正宸上言：「應熊見擯廷推，何緣特簡？今事因多擾，變以刻成，綜核傷察，宜存渾厚。奈何復使很傲之人，與贊平明之治哉？」因力詆其狼籍封靡，請寢前命。帝大怒，下獄拷訊，御史米助國、金光辰、龔廷獻、給事中范淑泰、吳麟徵、傅朝佑、論救，皆不聽，竟削籍歸。

九年冬，有詔起廢，召爲戶科給事中。正宸因言起廢旨屢下，而與臣同列名若詞臣劉必達、楊世芳等已死，乞敕所司速舉。帝納之。藥廠災，壞公私廬舍無算。正宸言火於五德爲禮，禮教不修，火災乃見。陛下臨御，初未以沾名市德疑大臣，頃大臣救鄭三俊、錢謙益，忽爲是言，是

一無禮也。史墜下吏，疏辨抵稱時局，思符衆口，又一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輒增一番私營，如吏部郎張樞芳以不謹被黜，巧借城工復職，非陳啓新任怨鈔參，則考功之法可以金錢贖矣，又一無禮也。災異頻仍，聖心憂憫，而戶部主事李鳳鳴謂善言不可退災星，亦一無禮也。帝是其言。時廠衛務羅織人罪，而巡撫武弁從而效之。正宸言京師死刑視四方獨多，其處決視四方又獨速，請申飭廠衛巡捕官。帝令司巡捕者回奏，氣勢稍衰。十四年屢遷吏科都給事中。周延儒再相，中外仰望丰采，而門多雜賓，正宸其門生也，獨不肯附會。十五年正旦朝會，帝進延儒等揖之，待以師傅禮。正宸因言陛下隆禮閣臣，閣臣宜積誠以格君心，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語皆風延儒。及宣大缺總督，延儒欲用宣府巡撫江禹緒，正宸持不可；吏部希延儒指用之，正宸復劾其行賄事。帝不納。延儒欲起江陵知縣史調元，正宸止之。延儒再召，頗得馮銓力，欲以守塚功復其冠帶，正宸與金光辰力爭，事遂寢。尋詆兵部尙書陳新甲奸邪，薦李繼貞、李邦華、史可法、孫傳庭可代。及松山師覆，請先正中樞破壞之律，然後正行間失陷之條，新甲遂獲罪。既而會推閣臣失帝意，謫戍均州。

福王立，召復故官。疏請亟檄四鎮，分渡河淮，與江北山東協力，互爲聲援。且請縞素率師，駐蹕淮上。時不能用。內傳用張有譽爲戶部尙書，正宸以有譽雖有望，而中旨不宜出，抗疏力

爭，有譽卒以廷推用。魏國公徐宏基等公疏薦張捷，命下部議，并議前戶部主事鄒之麟、前御史張孫振、劉光斗起用。正宸分別論諸人，稍寬捷而力詆之麟、孫振、光斗。馬士英不悅，擬諭詰責，回奏上獲免。尋以安遠侯柳祚昌薦，起用阮大鍼。正宸又力爭，且曰：「朝廷如此舉動，邸報流傳，見臣姓名尚挂仕版，必相顧駭愕，謂負掖垣職掌，萬死何辭？」乞先放臣歸里。士英輩忌正宸居言路，遂用爲大理寺丞。已見國事日非，請假歸。魯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不受，仍署舊官。事敗，棄家爲僧，不知所之。（謹據王鴻緒撰明史彙補。）

朱之瑜

朱之瑜字楚嶼，至海外復字魯嶼，又號舜水。餘姚人，少伉爽，有志概。有持譜獻者，謂朱文公子爲餘姚令，家於此，族人欲附之。之瑜曰：「中有一世訛脫，卽難徵信，且人貴自立，不必攀附紫陽也。」寄籍松江，成諸生，提學御史元某以才備文武，上諸禮部。癸未甲申兩奉徵辟。明社既屋，福王建號江南，總兵方國安薦授江西按察副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監國安軍。馬士英方用事，遣私人周某偕同邑何進士東平招之。之瑜念方馬終誤大計，力辭。臺省劾偃蹇不奉詔，將逮捕，會南都亡，遂解。

黃斌卿奉表閩中勸進，唐王加斌卿肅虜伯，鎮舟山，之瑜往依焉。於斌卿強悍不法，數有所救正。承制授昌國知縣，又表授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聘軍前贊畫，均不應。御史馮京第之自湖州軍破也，聞關入四明王翊軍中。時內地單弱，欲藉海外之師爲響應，京第勸斌卿乞師日本，斌卿因命弟孝卿副京第往，之瑜從之。撒斯瑪王許發罪人三千，及洪武錢數十萬，京第先歸，之瑜留，而師不果出。己丑，魯王駐舟山，安洋將軍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吏部擬兵科給事中，改吏科。時禮部尙書吳鍾巒扈王，兼督學政，以開國第一人薦，將授翰林院官，先後力辭。王翊之朝王也，見之瑜恨晚，舉孝廉辭。辛卯，舟山陷，飄泊海島，轉徙日本，交趾、暹羅間。甲午徵還，敕書達交趾，焚香開讀，東望涕零。戊戌，赴廈門朝王，不果。己亥，朝王金門。時朱成功、張煌言會師入長江，之瑜主建威伯馬信營，信台州副將，降於張名振者也，名振死，以兵屬成功，與忠靖伯陳輝之瑜常往來兩軍間。克瓜州，下鎮江，皆親歷行陣。

未幾事敗，益徬徨無所向，返日本。日本人安東守約周給之。丁未，水戶藩侯源光國爲築第駒籠別莊，造膝訪道。東國未有學，著學宮圖說，依以創造，凡古升古尺、簠豆、籩鏹之屬咸備。又命俊秀子弟從受釋奠禮。己酉，年七十，辭歸，不聽。饗之後樂園，以屏風爲壽，繪東國及中華耆德六人，則武內宿禰、藤原在衡、藤原俊成、太公望、桓榮、文彥博也。己未，年八十，致祝如初。壬

戊四月十七日卒，年八十三。光國遣世子綱條臨喪，葬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諡曰文恭，構祠堂駒籠別莊，親製文誄之。

之瑜生八歲而孤，伯兄啓明天啓乙丑武進士，南京神武營總兵都督同知，以忤閹削職，特旨昭雪，授漕運總督，國變未赴，任行由總兵，劾歸。國朝強起之，不可，後以老壽卒。仲兄之瑾諸生，弱冠卽天。之瑜在日本苦蚊，有勸幃以紗廚者，謝曰：『先世葬域，兵後恐遭蹂躪，輒轉思維，不敢身處安逸耳。』凡中華人來，必泣問伯兄近狀。娶葉氏，生子元模、元楷，繼娶陳氏，生女高，字柔端。元模屢省父交趾廈門，辛丑歿於海外。元楷隱居教授，己酉卒。柔端六歲喪母，年十二遭世亂，卽佩刀自防，字何東平子，鬱鬱未嫁而亡。

之瑜篤於友誼，初以詩受知於張國維，朝列相知者，陳函輝、張肯堂，同縣則鄒元實、斗東、葉大受、陳遵之、族子錦，尤與王翊、吳鍾楸、朱永祐契。之瑜之返日本也，諸將留之，張煌言挽之尤力，之瑜以海濱無田可耕，坐而糜餉，有負本志，遂行。初，交趾王檄取通曉中華文字者，被攝至，不拜，王怒，錮禁之，繼知不可屈，遣書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語。答曰：『天禍明室，不佞逃遁貴邦，苟全性命，如欲委質他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儻異日者，瑜藉大王之靈，適歸桑梓，當舉貴國攜貳之端，昌言於朝，使聖主明見萬里，貴國得世守藩維，歲貢終王，寧』

不賢於瑜之謁蹶貴邦哉？』乃縱之歸。之瑜問學賅博，少從業慈谿李契元，有詩數十篇，附刻姚江詩存，文集二十八卷，皆海外所作。日本正德二年，源綱條刻之。有安東守約序。日本高弟有守約、子安積覺，又令井將與。（謹據朱衍緒家傳補。）

三湘從事錄專載

序

明王夫之船山

余何忍復讀三湘遺事哉！聖功授我此錄使序之，聖功不哀我痺病而送之，哀聖功過矣。當湖上半壁時，黎平、義興、華亭三公爲鼎三足，而華亭公爲雉膏，黎平、義興當金玉鉉之任。金玉皆寶也，相觸則相傷，玉碎而金亦撓，交之以爲鉉，安得不覆餗乎？聖功以亭亭嶽嶽之男子，與雉膏同側，又安能起泗水之沉沒以禦罔兩哉？華亭公有示余及巴陵李天玉句云：『割絕耳根猶有恨，破除心事倍多情。』可以知華亭之爲膏雉，而聖功且爲山梁之共，故終以姑蘇之降撫抑聖功而盡棄三湘，華亭公之恨，九泉不舍也。

余平心論之：義興自忠孝人，但嘗侍其弈，不勝則掇十數子易之，對弈者不敢爭。當時殘山賸水，能有幾十數子之可易乎？近有弄筆紀楚事者言：義興在潯南時，將捲土重來，爲聖功諸人所阻撓。余忝義興公知遇，皇天后土實式臨之。義興又爲崑山朱震青所誅，舉動差異，忠孝不伸，邑邑而終，余不敢昧也。雖然，華亭公以勞愁死，義興以惋恚終，余與聖功屢不死，而今日猶然言之，則我兩人之終出黎平與天玉下，自取之也。余何忍復讀三湘遺事哉？（永森按：黎

平謂何騰蛟，義興謂堵允錫，華亭謂章燾。天玉名興瑋，己卯副貢生，丙戌鄉舉，何騰蛟薦授臨武知縣。大兵攻臨武，興瑋督兵出戰，被執送孔有德，不屈死之。

明文林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都給事蒙公墓誌銘

明行人 司行人 王夫之撰

有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都給事蒙君，既逐於讒，國亡，或勸之降，不聽，隱居於衡陽之斗嶺，卒因葬焉。葬七年矣，嗣子肇旻與其弟以誌銘請，當葬時，皆幼孤也。君本甘姓，世居江西宜春，元末，以商遷武昌之崇陽者爲昺一。昺一，生國忠，國忠生受宗，始爲儒，補崇陽文學，皆甘其姓。受宗生文彬，以鄉貢官閩中知縣，有治聲，擢保甯通判，避戎籍，以受宗少孤，爲同居繼父。蒙清泗所鞠，遂改姓蒙。越五年，世生應第，補邑文學，試於鄉，不第棄去，著書數十卷，是爲君之祖考。應第生上種，補文學，授生徒，有文譽，是爲君顯考。以君貴，贈文林郎，如君官，妣汪氏，贈太孀人。

君既世承蒙姓，屢思復姓甘，嘗與予深歎，未果而卒。君諱正發，字聖功，別號樵雲，少穎悟而益以勤敏，文思博瞻。蚤歲補文學，食餼於庠，爲江漢人士所推誦。而多讀古人書，究治亂原委，抱匡世之志，儻懷大略，喜遊俠馳射，結豪雋，意自得也。

崇禎癸未，張獻忠破武昌，君糾鄉勇逐僞，令保城，爲撫軍何公所知，以功准貢。隆武乙酉，

武昌陷，君與叔父上和偕諸同志擁邑令李方會起義，復邑城，兵敗，上和死，及公元配方氏死之。君重趼間道越通城，走平江，乞師湖上。至長沙，見何公，闢人拒之，君大罵，何公聞而延入慰勞。時華亭章文毅公監軍駐湘陰，見君留與坐談，慷慨論列，公大喜曰：「此劉虞之得田子春也。」遂隨章公軍於湘陰。以推官銜監紀十三營，與章公經畫兵食，移虛支壞，謀允而勞不置；督南將覃裕春等大戰於潼溪，以八千人破數萬之鐵騎，斬馘無算。自南渡來無敢戰者，戰而勝自潼溪始，皆君親銜鋒鏑，誓死不退之力也。

時湖上承制開科取士，君以家世素業，返諸生服就試，中丙戌鄉舉。榜發後，仍奉檄調兵食於衡，而湖上潰矣。閩都失守，大行皇帝立於粵，已爲逆帥劉承允所脅。何公念君側無人，薦君館職入侍，爲承允所持，授待詔，仍贊章公軍事，守白牙橋，題授戶科試給事中，經理軍餉。會章公以憂憤卒，何公欲以章公兵授君守永州，而永李吳晉錫賂何公左右，奪其軍授之。兵訖，晉錫降，君猶收拾殘卒，退守全州。而何公兵潰，孤立無援，何公薦人行在，遂匹馬入桂林，實授戶科給事中。未幾，上避寇南寧，君與留守督輔瞿公經理守粵。明年師下衡，永，瞿公檄公迎駕歸桂，而李成棟反正，粵東亦迎駕幸肇慶，君遂扈蹕以行，兼掌兵科都給事。

於時江廣效順，楚疆漸復，蜀黔方事戰爭，奏請重疊積委，君鈔發迅捷，各得其理。而國步

方危，人心愈陋，濫封拜，乞印敕者，投私門以罔上，但求河潤，不畏天崩。緣此關外亦輕廷議，驕恣漁民，自相猜殺，置危亡於不恤。君與仁和金堡、江夏丁時魁、公安袁彭年、興平劉湘客憤起，力持綱紀，清冒濫，劾功罪，裁凌躐，以整飭之，而衆怨作矣！

緹帥馬吉翔以扈從之勞，結援宮禁，樹私人於臺省以亂政；降帥高必正統十三營，棄楚蹂躪粵地；孫可望勢蹙請降，而脅求王封，債師陳邦傅株守南檄，坐制當亡；君皆抗疏論劾。廷臣朱天麟、王化澄、吳貞毓、萬期、朱士鯤、雷得復，既以柔輒媿忌，而私謁不行，志欲未遂，浮言相鼓，內外交怨。庚寅春，南詔失守，君方調度兵食，與南陽侯李元允畫戰守之策，而吉翔爲主於內，羣不逞譁張於外，忽擁上棄東粵，走蒼梧，旋於水次結黨參奏，遂下詔獄，五木加身，榜掠無完膚，必欲殺君等以快意。內閣嚴公起恆、庶僚管嗣裘、彭焱、荀伏洲渚求釋，留守瞿公式相、宮詹張公同敞抗疏辨理，皆不報。會諸帥曹志建、焦璉、趙印選、胡一清交章訟枉，必正亦知君等忠直，力請寬宥，乃謫尙方輪作。獄方決，而廣肇瓦解，桂平潰陷，羣不逞挾上南奔，陳邦傅降，孫可望劫駕困安隆，國之亡遂不可支矣！

方未亂間，君扁舟入桂，依瞿公以居。桂陷，降者相踵，君排邪論，竄靈谿峒，與司馬劉遠生、樞郎朱昌時、中舍管嗣裘投身猺獞間採芑以食。已而循山徑依故人於斗嶺，授童子讀，以得

粟樵汲行吟，分與草木同朽。而所依者有仇家，挾君不降爲名，將搆大難，乃復走邕管避之。邕帥全節聞君誼，矜重而優全之，數年乃歸。杜門絕交遊，讀書以自適。會滇帥起，聞君名，交相延致。君有子房，借箸之才，而無孔甲抱書之志，深匿山間，未幾抱疾而卒。

君氣宇開朗，神志果毅，而胸無宿怨，言無機巧，故所至人皆矜服。文筆暢達，善盡事理，詩雄渾不事雕琢，得錢劉風旨，所著有漆園放言、蘆草龍壁吟、款乃聲、三湘從事錄，藏於家。

君生以萬曆丁巳三月初八酉時，得年六十有二，而終於己未七月廿四日酉時。元配方以義烈贈孺人，予祭一壇，無出。攝室王氏，側室周氏、蕭氏、周氏、韋氏、方氏，生子六：長肇旻，從子學，次肇嵩，次肇暹，次肇晟，次肇昱，次肇昇。女二：長適朱宏煜，次許字蔣如星。此葬地爲衡陽政平上四都之灘頭江茶園山，首丁趾癸。夫之與君爲患難交，自詔獄始迄於終，感君行誼而銘之曰：『六齎震驚人氣餒，濁水險喙相宕駘，吮密太阿競嬉娛，君思濺血相滌洒。支天不終臣之罪，舍幽泉壑夫誰待？上雋瀟湘流相匯，千里歸魂暮雲鬢。埋愁萬峯轟礮磊，神氣何之返眞宰。』

例言

此書之刻，所以正人心，息邪說。聖功爲明臣，既忠於明，則凡爲人臣者，其當如何盡忠，可借鑑而明。高宗純皇帝讀史閣部報攝政王書而善之，諭史臣曰：『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書，不失忠臣之心乎？不必諱，亦不可諱。』大哉王言，其爲萬世明綱常，教節義也，至深且切！此書一出，於近世人心風俗大有裨益，讀者不可不知。

書中人名、地名，以別號稱者：如孔有德稱恭順，肇慶稱端州之類，悉爲注明，使讀者一目了然。

聖功在永曆朝與金堡、袁彭年、丁時魁、劉湘客等直言敢諫，不畏強禦，忌之者有五虎之謗。恐後世史家不察，至沿其誤，悉爲辨正，不使忠魂遺憾於地下。

書中名臣如瞿忠宣、何忠烈諸公，奸臣如劉承蔭、馬吉翔諸人，皆關一時治亂，故於其爵里事實，略加參考。其餘人名甚繁，無大關係者，皆從略焉。

此書沈湮垂二百餘載，將就散失，（永森）下鄉宣講，所至之處，必召其故老探訪古蹟，搜求遺書，此迺聖功後裔甘雲峯所藏者。至邑中遺書甚多，以蒙所聞者：如楊壽之素庵文集，

（永樂時御史，詳明史本傳。）汪必東之南雋集，（朱竹垞選其詩入明詩綜。）汪文盛之所刊三史，（廣雅堂詩集，滁山草堂歌注，汪文盛刊三史，稱善本。）汪宗伊之南京吏部志，汪宗元之南京太常寺志，（均見四庫提要。）吳楚材之彊識略，（王弇州其必傳。）劉景韶之大白原稿，（與李滄溟同官曹部，結社唱和，王弇州爲作序。）胡定之二溪全集，（俞桐川刻其文於百二名家。）汪桂之梅邨遺稿，（善書，華亭董尙書云：「文有吳梅邨，書有汪梅邨，皆足冠絕當時，稱二梅邨云。」）熊則禎之御史疏稿，（楊鍾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則禎復上疏之，均爲忠賢所持，熊廷弼死，則禎哭之哀，竟以憂憤成疾，卒於官。人皆知有楊熊二公，而不知有則禎，故特表之。）等書，均未得見。倘有同志之士，搜得其書，願以相餉，重謀付梓，以光潛德，翹盼殊切。

聖功有詩二種：曰漆園放言，曰款乃聲，船山先生作序，雅推重之。聖功原不藉詩傳，而詩又非近時急務，故置而未刊，茲擇句之佳者五言：如山將落日去，風送晚涼來。木客林端嘯，孤鴻海上來。寒澗蒸輕霧，高岑駐晚晴。簷淺高收照，林空易送聲。七言如：舊句復吟如夢裏，湘山重見似親人。荒城笳吹山遮斷，野寺疏鐘月送來。秋成衲子忙如俗，雨後山光淨若澄。天地茫茫真大瓠，行藏泛泛一浮萍。撥枕灘聲喧斷夢，繫舟老樹託芳鄰。粵水南來深染碧，春山雨過盡堆藍。茶煙入水如雲泛，颿影驚風覺岸忙。皆妙。聖功生明季，其詩不爲王、李，亦不爲鍾、譚，自出機杼，不屑依傍門戶，此其所以爲豪傑之士也。

黃筱魯觀察輯有濂學編一書，中多理學名儒，王船山先生傳中附載聖功事實，（永森）以聖功此書相質，觀察服膺船山有年，又以吾鄉有此義士，不可聽其湮沒，慨然捐貲刊行。表彰節義，卽以磨厲頑愚，不僅尋常文字因緣已也。故特誌之。

明崇陽蒙正發箸

後學金永森輯註

隆武元年，

（永森按：順治二年，唐王聿鍵立於福州，號稱隆武。）

乙酉歲，十月既望，正發同汪東一

柱，趙巖仙繼扞，王振秀士芳、孫大川嗣濟、陳命卿王言、家叔父濟五（諱上和）起義復城。教官周生文脫逃，赴省請兵，從崇陽東隅之沿河嶺進，鄉勇烏合，遂成瓦解。十一月望旬，發與孫嗣濟、陳王言與邑令李方會自磨旗峯間道走通城。時大雪嚴寒，夜行晝伏，三日不得食。自念槁斃山中，與草木同腐朽，且投身村舍，若執獻而出，明目張膽，慷慨從白刃，不枉此番義舉。遂同陳王言投通城涑澌黎時生家。

時生通城庫吏也，素昧生平。一見即引入後堂煖室中，先飯以薄粥，即設榻褥，命且就寢。移時，設饌甚盛，醉且飽，復命再休息。片時，村中囂雜，不可久留，此間距關門四十里，當溫月夜。黃昏後，時生攜一蒼頭沿途索火炬以行。行三十里，黎明，恰遇清同防將自關門回，時生曰：『毋恐，有我在。』遂向前迎邑令，數語支吾而去。至關門，門弁與時生熟識，竟得坦行。越關行十里，即入平江境。時生曰：『此大明地方矣！二君奚姓？』俱以實告。時生曰：『某固知二君

起義出亡者，兩賊相得，得形於嘿，故前此不問姓名，恐君疑也。」遂泣涕拜別。時生仍命蒼頭送行。

行三十里，遇太僕寺卿兼管監軍道事章公標將何一乾，領十數騎哨探，細訊本末，知爲辛苦難中來者，以騎乘我。至平江縣，防將副總兵滿大壯、萬大鵬、參將黃茂功等各張樂設宴，款接殷勤，遂厚犒時生，蒼頭遣歸。奈蒼頭癡甚，述其事，遂至外泄。時生苦刑獄，破家產，嗟呼！正發雪夜危蹤，凍餒垂斃，不異子胥奔吳；時生高義，又不異瀨水女子，江上漁父，上天蒼蒼，十數年來，未嘗一刻忘也。

發脫難後，汪柱、趙繼抃、王士芳、趙之城、家叔父俱被執，縛至武昌，死之。柱、繼抃之城有絕命詩，多傳誦之。家叔父見修養和，抗節不屈。養和曰：「汝何不剃頭來見我？」叔曰：「若去一毫髮，無以見二祖列宗於地下！」養和怒，遂死之。

發往平江數日，卽往湘陰。忽見道上拋棄杖械，潰兵絡繹；行百里，無煙火。詰其故，乃總兵張先壁分守下湘之兵，聞貝勒渡湖，遂踉蹌先奔。發與陳王言相對愕，曰：「中興氣象，固如是乎？我輩破家亡命，九死至此，惟冀重見天日，稍稍吐氣，今如此，更復何望？」及抵長沙，謁督師何公，（永森按：何公名騰蛟，貴州黎平人，天啓辛酉舉人，崇禎中知南陽縣，地當要衝，數摧賊鋒。又從巡撫陳必謙破

賊安臬山，討平土寇，能擊大著，遷兵部主事，出爲懷來兵備僉事。調口北道，丁母憂，巡撫薦其才，將奪情回籍歸。服闋，起淮徐兵備，境內肅然。癸未冬，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北。

振聲大呼：『我輩奉督師之命起義殺□，不幸家族俱屠，間關至此，乃竟師門遠於萬里乎？』

時太僕章公（永森按：章公名曠，字于野，別字峨山，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沔陽知州。十六年，賊陷州城，同知馬颯

死之，曠走免，爲給事中熊泌竄，御史游有倫所劾，何騰蛟令戴罪立功。左良玉犯南都，騰蛟至長沙，以曠爲監軍。）聞發

言，趨語督師，隨召入，痛責閹人。正發詳述起義顛末，督師慰勞再四，并餽費二十四兩。隨謁太僕，已先飭閹人相候，一見開誠吐衷，卽蒙國士之遇。時孫嗣濟與李令同到，督師授正發參軍，推官職銜，正發本意急欲請兵恢復，以救家難，榮名非所願也。

一日，太僕語正發曰：『督師軍務煩劇，不及照管，若肯相助爲理，同到湘陰相機進取，不更便乎？』正發面雖唯唯，其實屬意在督師也。蓋以癸未殺賊保城之功，督師聞於烈廟，奉旨准貢。乙酉春，左良玉之子夢庚稱戈東下，督師不從，投身江漢，漁艇救起。（永森按：稗史稱：宏光立

南京，有稱故太子自北來者，諸臣莫能辨，下之獄。良玉上疏申救，不報，用黃澍計，舉兵反，以清君側爲名，焚武昌，東下，規巡撫何騰蛟同往。舟次漢陽門，騰蛟乘間躍入江中，漂至竹簾門，漁舟救起。此則云夢庚稱戈東下，而不及良玉。後載騰蛟祭

章總督文，亦云夢庚問鼎留都，均爲良玉開脫。似當時此舉，皆黃澍與夢庚爲之，越巡撫並規良玉也。以楚人記楚事，當較

諸書爲稿，可爲良玉雪誣。由蒲圻入崇專，尋發等起兵，隨以闖氛告偪，遂上湖南。十月朔，督師手書與發云：『不佞於十月十六日誓師祭江，水陸並進，足下速率義旅會合柯陳兵，收復大冶、興國州縣，同至省會，痛飲黃鶴可也。』發遂舉兵以應。是前此知己相感，今復舉兵相從，千里來依，原非漫然，故屬意在督師也。

先是闖部王進才投歸督師，卽以總兵駐鎮岳陽。又左營副將馬進忠、王允成、盧鼎抗節，乘便風，一夕挂帆從九江上，亦駐岳陽。本年十月十六日，督師同太僕誓師東征，蔽江而下，至湖口，見王、馬諸鎮舳艫南潰，何章二公相顧詫愕，不知所出。四鎮到，面訊之，始知爲貝勒渡湖故也。其實貝勒是往西湖襲撲一隻虎，非來星沙者也。太僕向督師泣曰：『本擬長驅直搗，孝陵在望，今未出內地，撓沮若此，將何面目還星沙？某甯死不歸也。』督師欷歔解慰，邀一僕且還，再圖後舉。諸鎮纔至星沙，不肯駐足，王進才往弋陽，馬進忠往常德，王允成往湘潭，盧鼎往衡州，各擇內地爲偷安計，門庭置之不問矣。太僕與督師密商，此輩響馬，性習難馴，且驚弓之鳥，望而驚颺，豈能抗臂與敵人爭鋒？於是決計用南人矣。

時江右震隣，漸偪茶醴，羽書日急，遂遣總兵張先璧出吉安，以張星沙右敵。副將劉承允駐武崗，兵力頗強，（永森按：承允南都人，醜酒有膂力，號劉鐵棍，以征權撥功，累官至副總兵。）太僕親往調之。

承允曾困辱何公子文瑞，恐督師之銜已也，惴惴不敢下。太僕身任保其無他；然每向承允盛稱督師威嚴，承允益惕懼，惟求太僕周旋，雖赴湯蹈火唯命。及承允庭見督師，竟行賓主交拜禮，稱承允老公祖，過於謙牧。承允出噴太僕曰：『何公長者，原無他腸，公胡恐喝我也？』承允由是驕恣，後竟不辭而歸，諸鎮尤而效之。董英請鎮瀏陽，黃朝宣盤踞燕子窩，曹志建營窟鎮峽關，郝永忠以迎駕爲名，深入彬陽，牛萬才往湘鄉，風捲雲擾，民罹湯火，以督師太僕爲孤注矣。

太僕撫膺嘆曰：『我尊督師所以尊朝廷；今朝廷草創八閩，威福不能行於遠方，故特張皇督師聲靈，俾節制有權，調度無梗。今屈體如此，元氣泄矣！其何能振？』尋與督師計曰：『向謂用北人不如用南人，某謂用外鎮不如用親兵，與其以有用之金錢，養望敵還奔之響馬，不如養站得脚跟之南兵；與其以有限之金錢，養進止自如之外鎮，不如養可予奪遣發唯命之親兵；且有親兵則可以自強，自強則可以彈壓響馬，駕馭外鎮，此壯威制勝之術也。』督師深然太僕計，於是於黔粵之間，分頭召募，督標募得平越土師副將吳承宗，綽號大弩，領兵三千；黎平土師參將姚友興，同藍監紀領兵二千；參將龍見明與廖都司領兵二千；廣西柳州叢目副將覃裕春、子覃鳴珂，領交銃手狼兵五千；僕標副將滿大壯原兵三千；參將黃茂功原兵一

千。又募得鎮筵指揮張星炫，領麻陽兵二千；又滿副將之子都司滿其昺續募到麻陽兵二千。又長沙巡道傅上瑞亦同召募標將胡躍龍、吳勝、陳紹堯，共領兵五千餘；又調到副將向登位、向文明，共領兵三千。督標官兵共計三萬有奇。

是時學道堵允錫，督師題補湖廣南撫，往常德招撫一隻虎，更營制名忠貞營，就在彼中制師。以原黃州知府周大啓題補學道，以長沙巡道傅上瑞題補偏沅巡撫，仍駐長沙，辦轉運。上瑞以專汛所在，堅請往任，因題永州守道嚴起恆左布政，措濟軍餉。太僕以敵在岳陽下湘爲門戶重地，不宜久虛，請親率三標駐札湘陰。督師曰：『公雖胸有萬甲，但身苦文弱，須得大鎮與俱。』太僕謂：『若兼大鎮，必致事權掣肘。封疆之事，某一身任之，居中調度，則明公主持左右贊勳，新監司趙廷璧尙可效尺寸也。』

訂議已定，適永州司李吳晉錫至長沙，得閩中邸報，張肯堂題報：松江鄉紳李待問、章簡起義守城，□攻累月，破城殉節。奉旨祭葬，贈吏科都給事，加贈尙寶卿，諡節愍。太僕見報，哭踊幾絕，卽日設位展奠，星沙文武畢集。祭畢，太僕祭文內有云：『弟之任沔陽，兄送弟京口，執手叮嚀做好官。兄不忍舍弟，弟不忍舍兄。兄今舍弟而報國，弟必報國而追兄』等語。聞者莫不感泣。

時星沙文武公送郡丞周二南神主入蔡公祠配饗，太僕於壁間題弔蔡江門詩曰：「人生七尺亦一夫，作文八股稱爲儒；科名俯仰幾大事，轉念正念在須臾。曠也雄心憤殺賊，一朝未死今囁嚅；學得君身寸寸樂，無苦無痛亦無拘。愛我君兮辭我母，嗟我民兮獨噫歔。」蔡江門諱道憲，任長沙司李，癸未八賊陷長沙，江門怒罵不屈，寸磔以死。周二南字石拙，雲南舉人，長沙郡丞，乙酉秋，闖賊潰入長沙，督師命往招撫，周隨帶兵丁數百，賊誤爲襲已也，遂遇害。蔡先建祠，今以周配焉。

翼日，太僕辭督師往湘陰，正發送出城闔，停鞭語發曰：「待到湘陰，卽來相請。」此丙戌正月念旬時也。太僕至湘陰，鼓舞戰士，整頓守備，就民舍爲公署，扁其堂曰後食，柱聯云：「帳下若干同苦士，湖南第一大名城。」旬日後，作字督師，求正發與孫嗣濟、陳王言同赴軍前。又手字與發，約刻期遄赴，於二月旣望，至湘陰，凡一切戰守機宜，無不虛心諮詢，朝夕同飲食，無刻離者。

先是湘陰十五里外，時有敵騎往來。太僕選三標驍將領兵奮殺，斬首百餘級，追奔至新墻河岸，直抵岳界。以梟將牛養勇駐頂撥，覃裕春、姚友興、藍監紀駐潼溪，以過小路。滿大壯父子、吳承宗、龍見明、廖文明、陳有明駐新墻，以禦大路。吳勝駐關王橋，接應潼溪，向登位駐長樂。

街，接應新墻。委陳王言監紀新墻官兵，委孫嗣濟同黃友功、張士燕往辰陽召募，委材官蔡演、張紹孟往東安縣打造交銃。又會同督師牌，正發爲十三營監軍，凡有機密，重日馳驅各營，酌量布置，仍還湘陰面商太僕方略，幾以馬上鞍閒爲眠食矣。

時有愛將萬大鵬，招撫有功，技勇絕倫，督師有『渾身是膽，出口驚人』之薦。因在平江有不法之事，太僕縛來，揮淚縊殺之。各將咋口曰：『愛將且不少假！』各相戒勿敢犯。發在行間，太僕錄寄送春絕句云：『細細薰風上鐵衣，遲遲暖日坐軍幃；河山咫尺烽煙隔，不放春從異域歸！』發和韻奉酬：『輕鞭小馬敵征衣，壁壘風煙黯布幃；莫謂春光留不住，大明正朔萬方歸。』

敵騎數來衝突，我軍奮勇堵殺，屢挫其鋒。三月乘勝逐北，直抵岳陽城下，清岳鎮馬蛟麟懼，飛請援兵，遂發固山祖大受。

（永森按：大受當作大壽。武臣傳：大壽遼東人，明總兵，崇禎元年擢大壽總兵，挂征遼東前將軍印。崇德七年，松山城破，與洪承疇並降，隸正黃旗，仍官總兵。順治十三年卒。）領滿兵於四月初旬

出京門。督師駐星沙，安戢王馬郝盧各鎮兵馬，措給月餉，使不擾民。又徧檄各路糧餉，接濟三標臨敵之兵，左提右挈，寢食不遑，以一手障南天，亦良苦矣！太僕在湘陰，自新墻、潼溪以至平江，延袤三百里，步步碁布，處處星絡。又推心以置諸將之腹，一裨一弁，無不精神遇到，稍有捍

格，委曲調劑，稍有疏漏，立行補綴；一飯之頃，軍書四五發。每日自黎明至夜半，就枕片時而已，以致心血枯槁，顏色顛頹，暴發下血之病，藥餌調治，彌月始痊。太僕與發笑語曰：『我輩身任封疆，一腔熱血，免不得要尋出處，但願乾淨從項閒出，不可齷齪從下體出也！』太僕見發行間數月，亦有微勞，每致書督師盛稱之。

五月督師題太僕巡撫江北總督，恢撫軍務，題正發兵部司務，仍監三標兵馬。適值探人回報：祖兵已至岳州。卽馳諭各營，嚴飭防禦，發馳新墻，率勵整備。六月初一日，□兵萬騎渡河，直逼排柵下營。副將滿大壯語發曰：『敵勢甚重，必須援兵接應，然非監軍親往，恐遲縮誤事。』發馳十數騎至長樂街，卽刻命向文明領兵三千前去。又至關王橋，發吳勝兵一千協援。馳至潼溪，聞新墻礮聲震天，不移時有帶傷兵丁奔來云：『我軍與敵鏖戰半日，從陳友功排柵攻進，副將吳承宗、參將滿其炁、都司郭泰被執，東北角兵丁盡沒。滿大壯、陳有功、龍見明、張星炫衝陣力戰，又得向文明救援，兵丁殺傷不多。』發號哭憤激，恨不身赴，與副將覃裕春誓曰：『今日破新墻，明日必攻潼溪，此我與君戮力效命之地也。萬一潼溪不守，正發誓以身殉，有何顏面見章太僕耶？』裕春亦感奮，期同生死。

副將姚友興聞新墻之敗，大怖恐，薄暮率所部棄汛而走。發不禁恚怒，躬率數十騎邀姚

友與叱數其雖汛失伍之罪，軍心貼然。裕春與姚、監共兵八千，內有烏銃六千，發同裕春布置，將烏銃分作三排輪放。是夜三更，卽命造飯。兵丁出汲，見營門一黑物，視之，乃大包火藥也，環柵而視，又得火藥二大包，蓋敵用細作先置排柵間，待攻圍發火者。裕春喜曰：『天賜我也！』東方纔白，敵萬騎齊來，環營數匝。先放烏銃一排，仆屍數百，潰然而解。少頃，又合一圍，又放烏銃一排，敵又仆屍數百，救死扶傷，不敢嚮邇。有來拾屍者，又被銃死，遂號天奔渡，不敢反顧。此敵渡湖以來，第一大創也。

太僕聞新墻之敗，以頭搶地，嘔血昏絕。湘潭鹽法推官鄭古愛、監紀孫象乾、郭如泰、蕭爲龍、知縣俞鳴儀、中軍秦相百、旗鼓董宏猷、陳通等，委曲勸解。次日，得潼溪捷報，稍慰憤悶，仍設措藥食，息養新墻傷殘之兵；搜括酒器，獎勞潼溪得勝之將。與正發手書曰：『新墻挫衄，切恐門下不免，不佞心膽俱碎；幸天佑吉人，復於潼溪大報東門之役，轉敗爲功，具見偉略，不佞擬馳行間，面犒有功將士，因新墻一氣成病，頰門下酌量厚薄，遂一周到，以彰前勞而策後效。犒不能豐，聊示投醪挾纊之意而已。所有善後機宜，不佞急欲面商，竚望。』發遂回湘陰，與太僕相見，慰勞甚懽。

時探得敵自潼溪敗還，祖馬自相讎怨，無復上侵之意。但新墻一路，甚是空虛，敗兵銳氣

已挫，未可即用。遂於平江撤黃茂功領所部兵二千同牛養勇兵五百星赴新牆。時監紀孫嗣濟新募辰兵三千適至，休養數日，遣赴新牆，汛守新軍聲復振，敵騎不敢復近新牆矣！

七月，太僕北撫新命下，奉勅巡撫湖北等處地方，兼理糧餉總督，恢撫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發亦拜兵部司務新秩。上又晉督師定興侯，賜鐵券，督師以有罪無功，力辭不受。又加堵撫院總制忠貞營務，兵部左侍郎，加傅偏沅兵部尚書，嚴方伯戶部右侍郎。初，督師題太僕北撫，兵科楊文薦而奏：「太僕昔爲沔陽知州，江北鄉紳俱受其毒，今若作巡撫，江北士紳無瞧類矣！」上曰：「章曠以一知州而能毒江北士紳，是其才力必非庸碌，中興大業，急需此人。」命該衙門速給敕印與他。夫文薦與總督有師生誼，以杯酒語言之小嫌，（文薦公上車，峨山師餞飲，酒酣戲語文薦曰：「若叨楚學政，相煩衡文。」文薦翹然曰：「老師欺門生不能會也。」遂以成嫌。永森按：錢當是餞字之誤，公上車，當是上公車。）遂構讒沮，賴思文聖明，反以此識總督之才力，煌煌錫命，出自乾斷，思文真英主哉！向使北都壞後，卽以思文繼立，天下事猶可爲也。惜東南半壁斷送於酒色昏涵之孝安，國事旣去八九，而始龍飛海甸，嗚呼晚矣！

時江北諸生來依總督者數百，總督葺理學宮，復擴構廬舍，爲諸生卽安，每生月給米三斗，銀三錢膳之。一日下學課諸生，歸殊怏怏，無可意者，卽將「夫我則不暇，」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二題轉以課發。發辭以久疏筆硯，師再三強之，潦草成二藝，師極爲贊服，出以示諸生。比日，適接按院楊公移文，題准於衡陽開科，補乙酉鄉試。卽以代巡楊公諱喬然，號桐若，四川長壽縣人，癸未科進士爲大主考，方伯嚴公爲監臨，卽就府學改爲貢院，凡科場公費，皆嚴公倡同監司設法措措者也。師鼓掌嘉躍，慙慙發往，發曰：『自壬午後，從事鞍馬，久謝毛錘，且旣叨一命，又何必博此虛名？』師曰：『科目到底是三百年來名器，子何薄視之耶？且以子才，而不由科目出，亦可惜也！』

先是師憂水路無備，敵若揚帆而上，我徒望洋而嘆。於五月內，遣坐營副將王儲往衡州，打造戰船，並招水兵。去後，師知發不願赴試，先遣監紀陳王言、蕭爲龍先行，隨借督催戰船爲由，咨會督師劄付正發往衡。發至長沙謁督師，置酒懽洽，同參軍姚大復、丁元相、李春先、流連數日，以戰船急務辭行。及至衡郡，師蚤有手諭與坐營，着令勸發赴試，不則咎在該將。發感師愛肫摯，強入棘園，中式三十七名，蕭爲龍六十四名，發本房座師新化知縣江公見龍，號田侯，貴州黎平人，癸酉解元也。師正督兵在行間，聞報狂喜，不啻子弟之得雋者。正發則於揭曉之辰，不禁痛哭，念從前偃蹇，今於國祚式微之日，始克一售，邱墓不幸，弟妹無緣，是用摧切膺肝，淚浪浪也！然榜前數日，發與王言同寢，王言見一藍面獠牙立發枕畔，光燭滿室，王言恐怖爪

發，發寤，則闕無踪影，噫，是所謂魁星者非耶？師謂到底是三百年名器，豈不信哉？赴宴後，駐衡一月，督催王坐營戰船，祭江起行，蓋十月二十旬也。

九月初旬，總督見各路募兵已集，且總兵王進才全營俱至，長沙水師王允成蓄養已久，屢文請下，遂與督師定計，大舉北伐。又移咨堵制撫，約會馬進忠，由大江訂期同發，總督統三標並二王宮兵直指岳陽。岳鎮馬蛟麟自潼溪敗後，怯我火攻，見烏銃上，卽望風鼠竄，前鋒已抵城陵磯，敵空城而走。不意新營終是響馬，性習凌爍，三標呼爲蠻子，所得敵人敵馬，公行搶奪。三標憤激，謂我等出死力殺□□，響馬袖手得財物，斷不甘心遠逐，另札一山頭。敵以數百騎打一倒撥，新營站脚不定，奔潰踐踏，死傷無算；三標按陣，振旅而歸。總督切齒捶胸曰：『可惜我兵垂成之功，竟爲響馬所誤，人乎天乎，奈之何哉？』此時馬進忠由大江直至嘉魚六磯口，生擒清閣部丁姓者，殺總兵一員，兵多赴水死，守候三日，聞旱兵已退，遂爾返棹。是時武漢震動，各官俱束裝以待，督師聞報，竟夕遶堂而走，昏絕復甦，自是決意不用響馬矣。

總督回湘陰，下血之病復作。發至長沙，制撫堵公以會師之役來長沙，同飲督師署中，盛稱馬鎮之勇，微彈湘兵之怯，樽酒間，頗露機鋒。發辭歸湘陰，師歎歎述前事，且云：『下血復作，皆由怒氣傷肝，焦思瀟腑，以致掇血涔涔下，殆不起之症也。』以發新歸，咄嗟命酒，每飲至夜

分，帥量不勝酒，蓋借此爲排遣之苦趣也。

時殞麻未幾，汀洲蒙塵之報至矣。所殞隆武三年麻日，上於麻面御書『大明中興』四字；上天姿英武，博學好文，急於求功。鄭國公芝龍以元勳舉動任意，上深啣之，會錢邦苜與總兵陳謙小嫌，疏劾謙，上遂殺謙，謙固芝龍肺腑交也。芝龍大憤快，聞貝勒過錢塘，芝龍致書貝勒，有『由旱路則撤杉關，由水路則撤水師』之語。貝勒遂列隊坦行，至福州。上移延平，內閣何吾騶領兵三千扈行，忠伯張鳴鳳領兵一千護宮眷輜重，上至汀州，口兵已抵延平。左右請上急行，上曰：『何輔臣與宣忠伯有兵在後，當待其至。』不知吾騶、鳴鳳以所挾重資，已棄上走小路過廣東矣！上因待吾騶兩日，遂及於難。嗟乎，吾騶陷主之罪，等於弑逆，雖寸磔豈足贖哉？

（永森按：小腆紀年丁酉唐王奔順昌，王師抵劍津，倉卒就道，有一騎而三人者，福清伯周之藩，給事中熊緯率兵五百隨行。二十七日，抵汀州，明日五鼓，之藩朝行在，猶聞王與會后角口聲，俄有十餘騎稱扈蹕者踵至，則追兵也。呼問：『誰是隆武？』之藩挺身呼曰：『吾乃大明皇帝也。』羣射之，之藩拔箭殺數十人，俄腦後中箭，墜馬被殺，王與會后遇害於汀州之府堂，八月二十八日也。又曰：諸書皆謂隆武被執，送至福州，斬於市。會后被執，投九龍潭死。臺灣外記云：錦衣衛陸昆亨眼見隆武帝后戎裝小帽，與妃嬪被難於汀州之府堂，百姓收羣屍，葬於羅漢嶺，富得實也。或又曰：汀州代死者爲張致遠，王實未死。後鄭成功屯兵鼓浪嶼，有遣使存問諸臣者，云爲僧於五指山，然亦莫別其真僞也。）

總督得汀州之報，泣血失聲，衆勸以方在病中，宜節哀養此身以報國讎。督師聞報，號天痛哭，兩日不食。恐敵因喪乘我，督師總督忍情辦事，以備冬防。總督鼎湖哀詩云：「纔說三年又換年，哭聲倒地且呼天；此身珍重千秋史，種得冬青處處煙。」

廣西征蠻將軍楊國威擁靖江王乘亂自立，頒僞令至長沙，督師不爲禮，至湘陰，總督亦如之。廣西巡撫瞿式耜率同副將陳邦傅、參將焦璉討靖江王，並楊國威殺之。邦傅遂佩征蠻印，焦璉授總兵官。（永森按：璉字國器，山西人，絕有力，獻賊之陷楚也，繫桂王由榔於道州，璉險城入獄，破械負王

登城，手短兵，一躍下，輕捷如飛，賊疑怪，不敢逼，遂趨渡河以免。）

唐藩郡王又在廣東僭立，年號紹武。（永森

按：王名聿錫，隆武之弟。明大學士蘇觀生與何吾驕等擁立於廣州，大兵取廣州，爲追騎所獲，投縊死。）

惟有桂藩第

四子永明王，神宗嫡孫，敍親敍賢，應承大統，兩粵文武瞿式耜、丁魁楚、程峒、方以智、總兵侯恂、吳雙、陳邦傅、焦璉等同心擁戴，屢箋勸進，於丙戌年十月，卽位於端州，以次年丁亥改永曆元年。（永森按：永明王名由榔，神宗之孫，桂端王常瀛少子也。張獻忠陷衡州，王由永州入粵西，爲賊所執，繫道州。焦璉擊

破械出之。隆武常語羣臣曰：「永明王神宗嫡孫，朕無子，後當屬諸。」暨汀州聞變，丁魁楚等奉之卽位於肇慶，稱永曆。

肇慶卽唐之端州。）

晉督師何騰蛟東閣大學士，定興世侯，陞廣西巡撫瞿式耜大學士兼吏部

尙書。

（永森按：式耜字起田，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由知縣擢戶科給事中，坐錢謙益黨削籍，事詳記傳。南都立，起應天

府丞，再擢僉都御史，代方震攝巡撫廣西。大兵破廣西，武輔與張同敵同殉節。兩廣總督丁魁楚、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制撫堵胤錫加兵部尚書，總督章曠加兵部左侍郎，廕一子，錦衣衛堂上僉事戶部右侍郎管湖廣布政事，嚴起恆加戶部左侍郎，廕一子，錦衣衛千戶總兵侯恂商丘伯，吳雙前軍都督府，陳邦傳柳慶伯，焦璉新興伯，馬進忠武昌伯，王進才澧陽伯，劉承允武崗伯，張先暨茶陵伯，曹志建保昌伯，郝永忠南安伯，王允成岳陽伯，盧鼎宜章伯，黃朝宣萍鄉伯，董英瀏陽伯，宜章伯，標總兵武自強，挂威遠將軍印，白良輔挂致遠將軍印，忠貞營李赤心，口國公，高必正，鄖國公，李來亨，三原侯，馬騰雲，高陵侯，賀登雲，涇陽侯，黨守素，興平侯，袁宗第，劉體純，張光翠等，共二十餘員，各晉爵列侯。四川楊展，王祥，李占春，于大海，譚宏，譚詣，譚文等，貴州皮熊等，各晉爵有差。滿大壯，覃裕春，馬養麟，各加正總兵官。

本年十一月廿七日，總督恐歲暮疏虞，率二百騎同發巡視潼溪，新墻一帶營盤，駐新墻度歲。除夕，朔風暴起，帳房掀拔，各將懇請暫進營房安歇，總督曰：『我若畏寒圖便，反令將士露處，於心安乎？且我受苦不過一宵，諸將士隆寒嚴凍，執戟鳴鏑，其苦百倍，更可念也！』諸兵聞之，莫不感泣。黎明，望闕叩拜。口占絕句云：『爇柴待旦拜天子，一着戎衣起大風，踴躍嵩呼震壁壘，東西南北盡陰崇。』發和云：『投醪喜挹栢漿融，旌旆飛揚掣曉風，新帝新元新歲月，

河山萬里悉來崇。」

正月初三日，總督回湘陰。初六日，上長沙，與督師面商機宜，留發居守湘陰。十六日，總督自長沙回，蓋因黃朝宣與盧鼎衡陽內構，郝永忠在郴，桂擾攘，百姓驚竄，糧餉匱乏，立有脫巾之憂。議委正發督催衡、永餉務，以應急需。於正月二十日起行，督師、總督各撥材官十員隨行。供差遣。發至衡陽，盧鼎標武白二鎮與燕子窩黃朝宣構兵穴鬪，戮及居民，城郭一空，督師馳檄往諭，不肯罷，嚴戶部同衡嶽道人李皓白兩地勸和，久而始釋。發駐十日，差官七員分往衡、彬各屬，勒限提解；去後，即兼程赴永，督催驛餉二萬，差官分催；去後，發又親往石磯站查驗蔡演所造烏銃，晤川陝總督朱石渠，諱容藩，坐談達旦。云欲問道往澧州，入永順土司，渡江走巫峽，進兩川，聯絡全川將士，建瓴而下，直至武昌。指形畫勢，有如聚米，厥後皆一一如其算，洵傑士也。

容藩又細述上播遷顛末：曰貝勒在汀州遣總督佟養甲、提督李成棟領兵七千破南贛，贛督師閣部楊廷麟、總督劉同升、萬元吉、監軍御史姚毓奇、總兵張定遠死之。成棟乘勝度嶺，南韶望風靡，遂破省會，紹武被執，上聞驚，星移梧州。曰兵尋至肇慶，上又移桂林。上慮粵疆日蹙，惟湖南兵力方盛，且有何督師、章總督、堵制撫，諸心膂大臣可託，遂命內閣瞿式耜留守桂

林，上自移駐全州。而武崗伯劉承允居天子爲奇貨，至全迎駕，上意不俞。廷議以全陽爲楚粵適中之地，可以鼓舞中外；若落武崗一隅，諸勳鎮誰肯向承允仰鼻息者？尋晉承允安國公，以允弟承永襲兄伯爵，承允恣睢擅威福，附從者陟遷，違忤者褫斥，朝士咸切齒。御史劉湘客、吳得操、毛壽登、上疏論承允專擅，俱廷杖落職。兵部郎朱容藩論事與承允左，遂以總督盧銜遠出川陝。

永祿元年丁亥正月，承允脅駕入武崗。

（永森按：小腆紀年：劉承允請封郭承昊等爲伯，御史毛壽登

駁之，承允逼王立下廷杖旨，縛壽登等於行在午門外，諸臣申救得免，仍落職。承允益橫，遂劫王於武崗，羅式輯疏請留蹕全陽，王制於承允，不能用。又按明史稿，南疆釋史武崗播遷始末謂：王以三月幸武崗。東明見聞錄以爲五月，徐氏參考行在陽秋諸書，以承允四月劫王播遷，至五月十四日甲寅，始改武崗爲奉天府，此錄則云正月，互有同異，未知其孰是。）

三宮號泣登車，朝臣不附承允者，各踉蹌逃匿，卓操故轍，今又復見。於是改武崗爲奉天府，一切朝權俱歸承允，又有傅作霖爲之羽翼，數月以職方躡大司馬，宸衷雖切幽憤，然受制跋扈，惟恭嘿垂拱而已。駕行報，報粵東口兵於二月內襲破梧州，直趨平樂，無敢抗一臂者，留守鼓勵焦璉嚴兵以待，口兵由朔陽進薄會城，焦璉身先陷陣，血戰北門外，斬首百十級，口兵奔敗，焦璉鼓銳躡追，盡復平梧之地。（永森按：小腆紀年：王師從平樂長驅入桂林，虛無甲兵，羅式輯召焦璉於黃沙

璉，璉率騎三百人赴之。時山水汎溢，士卒從水中行百里，水及馬腹，至江得漁舟二隻，次第渡之。初十日薄暮，抵留守府，式相拊臂勞之。明日，王師數萬猝至，一卒倉皇奔撤，氣急舌結，手東西指，式相笑曰：『敵兵至耶？何張皇若是？』俄數十騎乘虛突入文昌門，登樓瞰留守署，矢集式相綸巾，式相叱曰：『何敢爾？』呼焦璉，璉袒臂控技提刀至，發數矢，應弦倒，璉士卒閉城門，王師之入城者不得出，繞城走。璉復殺數人，乃棄馬越城下，璉二百人開門追之。王師自渡江來，未有抗衡者，見璉出，方錯愕，而璉引騎直貫其營，左右斬首數千級，衝王師爲三，已復合圍之。璉大呼入，戈刃所及，血雨肉飛。諸將白賁、白玉亦開城出，追奔數十里，桂林獲全。論者謂南渡第一功也。先是丙戌冬，□發恭順、懷順、致順三王（永森按：孔有德、崇德元年封恭順王，向之信封智順王，耿仲明封懷順王，致當作智，此誤。）取湖南。丁亥二月初，至岳州。二月十五日，撲新墻，我兵失利；又撲潼溪，潼溪亦潰。十八日，三王距湘陰二十里下營，總督躬率將士登陴，坐城樓誓曰：『城亡我亡，湘陰城我棺材也！』諸將泣勸：『且留有用之身，再圖恢復。』總督謂：『拮据兩載，心血用盡，此而不能恢復，更何望哉？』及黎明，有王馬標二副將領甲兵數百斬關而入，徑上城樓，不交一言，將總督挾腋而行，總督力不能脫，拔刀自刎，二將奪刀及出南門，□兵已至城下，復從東門出走。關王橋，仍收集滿大壯、吳勝、張星炫、覃裕春等兵，着定扼住橋頭，另候進止。總督至長沙，執督師手痛哭曰：『相外將內，客強主弱，事勢久不可爲，全憑公與某一片心血支持兩載。湘陰不守，則長沙亡在旦夕，長沙亡，南天一壁從此瓦

解！語罷，復哭。督師誓以身殉封疆，惟勉慰總督王佐才，珍重此身，以造中興。總督云：「某今年必無生理，元日夢周蔡二公吉服迎某入公署，若應此夢，得死所矣！」

澧陽伯王進才以事急請方略，督師曰：「今日大敵壓境，我與若同受利害，此時不戰，我惟自分一死，若屬老營爲□有矣！」進才亦奮勵自矢，請檄調馬進忠、王允成、水陸濟下。時忽報滇營官兵自江西回到寧鄉，督師喜語總督曰：「滇師勇敢樂戰，在江西頗著聲名，今日來，添我一臂矣！但趙胡二將素德公，必須公往，可立致也。」蓋總督與贛撫李永茂同年友，每於手書稱述滇將趙印選、胡一清，在贛戰功，總督陞北撫時，特疏題二將開鎮，是以有夙誼也。總督渡江行里許，見城內火起，復轉至江干，遇監軍姚大復，復云：「因親兵副將姚友興兵與新王營爭營房，相攻殺，城內焚掠一空。督師親出解紛，一礮從項間過，衣領焚焦，督師不知也。」總督步行至城闌，王營嚴兵拒沮，不得入，仍渡江夜□，此二月二十三事也。次日，至寧鄉，滇營先一日行，城中虛無人，總督繫念督師，次日仍還長沙。渡江將抵岸，清騎突出叢射，鏃及船舷。訊之漁人，始知長沙二十五日已爲□有，督師死不出城，王進才遣將官強搶上船而去。總督遵路仍還。

三月初一日，至寶慶，王馬三營於湘鄉、新化一帶大肆焚殺。總督差參將馮士傑持書勸

論，留此子遺，以資糧餉，三營愧服，戢兵安民。總督差官探確督師已至衡山，遂將寶城付按院李公膺品，身馳十數騎往衡山。時霖雨泥濘，禦濕無具，題邵陽旅壁云：「春雨不肯住，隨雲到奈何？天心今若此，臣死矢無他！肝膽堅移谷，頭顱贈枕戈；讀書羞宋史，到底不言和。」又邵陽道上有感：「將軍祇解出南塘，空號貔貅駐下湘；晉室清流傳甲冑，桃源高跡換疆場。喪師嬌擁魚沈色，棄仗牢拴雀篆章；指顧河山還在手，寧辭病骨鍊風霜。」又邵陽道上寄蒙子：「天能生人地能載，鑿破洪荒失所在！雷轟電掣走巨靈，鼓浪掀風噴海沫。中有正氣橫古今，日月爭光許我輩；旄頭夜白野狐鳴，金甌撲落河山碎，天柱將傾一手扶，折臂難支負以背。明璫貂錦錯列侯，指畫從容輕邊塞。一朝決裂智巧殊，枉有雄文誇百代，欲留慷慨身後名，要識生前不假貸。血爲水火山作爐，鎔鑄湖南土一塊。指心誓日與子期，死報君恩身不愛，浩氣直壓岫嶺巔，摩挲雄劍腰間佩。」

245

總督三月十三日與督師死生重聚，悲欣交集，幾同隔世。時張先璧自吉安退還茶陵，前營副將滿其興領兵一千至湘潭，督師檄令其興從湘潭一宿河設塘直至衡山。又探聽張先璧欲走弋陽小路，總督語督師曰：「我兵新敗，惟先璧尙是全師，某請親往督調來衡，以資守禦。」淒風苦雨，冒顯馳驅，道中遇先帝朝司禮太監王坤，目擊勞瘁，嘯嘆久之。先璧見總督親

到，卽於三月二十日振旅來衡，總督促督師先至衡郡彈壓，以救地方，又飛調滇營亦赴衡陽，總督自留衡山駐札。

不意衡山有逆餉二十人，見督師、總督俱在一城，潛往長沙請兵，云二督就擒，南方數千里彈指可定。□師留十人爲質，以十人嚮導，五百騎曉夜疾馳，沿塘迅掃，副將滿其興被殺。總督見一夜塘報斷絕，心切驚疑，差董旗鼓哨探，行十里，聞警馳還。總督以八騎出南門，卽遇□兵，問二部院何在，詭對曰：『在裏面。』復撥馬從西門出，至橋頭，恰遇趙印選、胡一清領兵數十前來，見□兵大隊飛追，二將大呼：『快策馬過橋，某等險阻拒敵，雖萬騎不能飛越也。』□兵壓橋三次，二將連鏢殺十數人，□兵退，遂殺嚮導十人。又跟追二十餘里，二將奮敵，又殺數人，再行十餘里，二將計曰：『敵見我兵少，勢必再來；前去平坦，惟此地險隘可持。』又發人命後塘放礮接應，以張聲援。計畢，□兵大隊果至，見二將布置已定，又聞山後礮響，對立良久而去。二將又竄望移時，按轡行還衡，此三月二十九日事也。薄暮至郡，總督向二將稱謝，且語督師曰：『今日非二將軍，不能重會矣！』二將謂：『某等沐特達之知，雖捐糜不足云報，况區區小戰乎？』督師亦慰勞二將，並勵後效。

張先璧之來衡，原迫於總督之親往，非有禦敵捍圉之心也。且其兵素無紀律，在衡強姦

民女，居民喊稟總督，即將犯兵置之法，先璧飲恨而已。先璧見滇營兵僅五千，將有吞併之意，趙、胡二將知之，移營路口，整備以待，遂不敢動。先璧知勢日急，託言糧餉匱竭，不能久駐，徑自拔營而上。又令各將圍挾督師同行，至二十里外，先璧置酒婉勸，二公堅不許。先璧就地四拜曰：『某自知負國負師，罪過深重，然亦不能顧矣！』先璧至寶慶，焚掠姦殺，民不堪命，猶然一王馬矣！嗟乎，衡陽之失，先璧先棄之矣！此四月十四日事也。

先璧既去，二公至祁陽，馬養麟已先遁，粒食維艱，嚴戶部自永州飛送米數石。十九日，督師上永州，總督仍留祁陽，正發聞報，星馳至祁。先是發動支驛餉，買馬六十餘匹；又副將李大金、張紹孟、都司劉大才等隨帶馬三十餘匹，並兵丁三百名；又蔡演造就烏銃二百尊，俱到祁陽，稍壯軍容。上在武崗聞太監王坤之奏，特差太監楊守春持璽書慰勞，加督師上柱國太師，加總督兵部尚書，賜上方劍，便宜行事，一應機宜，先行後奏，以劉承允阻撓故也。

上苦承允專橫，親書密詔除劉救駕，天語極爲悲切。楊太監又述上諭，內廷俱係劉黨，要薦正人以備選用。總督遂疏題正發爲翰林院庶吉士。疏云：『正發以諸生起兵崇陽，臣服其勇；棄家不顧，仗策南來，臣服其義；甫解囊韉，遂登賢書，臣服其學；帷巾連籌，盾頭草檄，臣服其才；督催餉務，裘敝肘見，臣服其廉；與臣同事兩載，不肯離臣一步，不屑求人一官，臣服其靜而』

正』云云。疏上，奉俞旨部覆，爲承允所沮，遂以兵部司務改授翰林院待詔。

總督正欲收拾整頓，再圖恢復，忽報□帥差官持書招安，已到對江武自強、白良輔營內。

次朝，武、白果差官送來，總督卽令斬之。密探得武、白又差人往衡，事屬叵測，遂於四月二十七日五鼓，從黃楊司前往東安，於白牙橋札二日。五月初一日，至縣，遂駐節焉。（永森按：小腆紀年：盧

鼎守衡州，張先璧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乃挾騰蛟走祁陽，走辰州，騰蛟還走永州，大兵至，鼎部將復大掠走道州，督師何騰蛟退駐白牙橋，兵部右侍郎章瓚退駐東安。）自□帥據長沙，從瀏陽投降者董英也，從弋

陽歸降者王允成也。□師至衡，從燕子窩出降者黃朝宣也。朝宣降後，子女玉帛俱非已有，復憤悔思逸。□帥發數十騎伏花藥寺巷口，俟朝宣出，夾射之，死於亂箭之下。而朝宣營將在外者皆聞聲上奔，總督遣旗鼓董宏猷、李大金、中軍秦相百等，於洪廬司了路口各路持令招集。各將脫窳之獸，喜得所歸。副將張韶領兵二千，副將黃家臣領朝宣內丁八百，參將賀上選領兵五百，衣甲器械俱全，馬三百匹，皆相率來歸，總督標下。又差副將王鳳昇、參將王廷祥、方升等往廣西柳州招募狼兵交銃手三千，又就東安招覘上林三鼎、三錫、長鈹手五百名，又招社塘丁上楚殺手八百名，又募取各處鐵匠打造交銃三千，軍聲漸振。

總督與正發形影相依，眠食與俱，籌兵策餉，甚費焦勞，而總督下血之病，日漸日劇，飲食

漸減少，發甚憂之，總督不自知也。督師駐永，上命楊太監密敕召赴武崗，陛見，因劉承允橫肆日甚，且陰蓄異謀，有廢上立伊婿岷王之意。刑部尙書楊喬然公正不阿，言事與承允忤，揮拳毆擊，頭面受傷，廷臣莫不股栗。上與姜皇親密計，急召督師入內示彈壓，督師於五月初旬，從石磯站渡江，而站中不逞之徒，誤以爲督師之行遁也，持梃刀邀劫，不得行。總督聞之，發數十騎往護，始解去。督師怒，欲命滇營屠站中人，總督力勸分玉石，止縛首亂者二人，磔而梟示之。

督師既入覲，永城遂空，嚴戶部遂移駐白牙橋。□途遣數百騎入永，張示安民，永城遂爲□有。總督遣總兵周金湯、熊兆佐、副將李大金、張紹、黃家臣等領兵三千恢永，□騎聞風奔去，我兵追至祁陽，過熊飛嶺，直抵排山分汛扼守，去衡郡僅百里耳。

時湖南大饑，萬緡不能市斗米，欲仰給全陽，被妖人王倫鳩合亡命據宜湘口，依嶮爲壘，阻舟航不得進，比閩皆菜色。總督與發計曰：『若輩處堂何知兵至可擒也。』遣標將董宏猷午夜擊破，諸盜悉平，楚粵道坦，米價頓減。又致書瞿留守求通糶糴，匪獨兵資騰飽，湖南數百萬溝中之瘠賴有起色，不僅東安一偶也。

東安彈丸之地，財賦幾何，劉承允又差二副將坐縣收民租，總督與發定計捕二將斬之。隨傳檄入武崗，歷數承允十大罪，並移檄張先璧、曹志建、郝永忠、馬進忠等，共勒勤王之師，以

安乘輿；而張先璧已先偏城步縣，聲罪致討矣。承允見各勦環戈爲難，氣餒稍沮，又慮督師出爲葵丘盟主，在武崗必至居中內應，竟欲紮維幽閉，將圖不軌。又斷絕往來，如內閣吳炳、總憲李若星、大司寇楊喬然、兵科姚大復，皆屏息惕惕，不敢與督師通起居；惟姜皇親密語督師，蚤爲計，毋墮奸宄。督師密疏奏上云：『臣在外則上安，臣在內則上危。臣在外則承允恐臣糾率諸勳討逆，不敢他萌；臣在內則身爲孤注，號召不靈，承允無復顧憚，皇上與臣俱危矣！』又潛約滇營趙、胡二鎮訂期接應。越數日，乘間出城，策馬飛奔十數里，卽遇二鎮領兵至，承允塘將發大礮擊督師，礮高人下，一無所傷。及承允追兵躡至，督師已入滇營，中軍二鎮奮殺，劉兵敗還。（永森按：小腆紀年：何騰蛟入調，王及太妃皆召見慰勞。初騰蛟薦劉承允由小校至大將，稱門生，已漸僭肆，騰蛟不能制。王遣中使密召騰蛟爲計，然騰蛟固無如何，且無兵，命以雲南授將趙印選，胡一清兵隸之，守白牙市。及辭朝，賜銀幣。命廷臣郊餞，承允伏甲將襲之，印選、一清力戰殲其衆，承允諱之，王亦不能問也。）

六月旣望，督師率滇鎮同至白牙橋駐札。時兵餉久匱，總督仰屋無措，因而商督師，會題正發戶科試給事中，經理恢撫兵馬錢糧，奉俞旨頒給救防；劉承允因怨叢疊深，復欲與總督修好，故不撓其事也。發騰茲寵命，日夕惶惶，爰設法鼓鑄，以裕錢源。於石碓站開爐一百二十座，委效勞知縣方鎮管理，白牙橋開爐二百座，委參將鄭宗文管理，小江口開爐一百四十座，

戶部主事臧煦如專理。又全州東安紳衿有願助兵餉糧米，授文武劄銜及貢生生員者，聽其樂輸，一一移檄總督給劄，是名例餉。

斯時總督病日加重，日夜下血十數次，體益羸弱不支，然猶扶病視事，自黎明以至夜半，甦勉不遑。發泣曰：『師體如此，宜節勞省慮，爲封疆宗社保愛萬全之身，以圖再進。』師曰：『人以身病爲病，我以國病爲病，但得糧餉不竭，兵士鼓銳恢復東下，身自霍然矣！』總督駐東安數月，湖南節義之士莫不聞聲景從。衡州舉人王介之、夫之、（永森按：夫之字雨農，號襄齋，衡陽人。崇禎壬午與兄介之舉於鄉，以器式相薦授行人，轉徙楚粵、滇黔、閩、緬甸既覆，隱猿峒以終，學行詳本傳。）鄒統魯、

夏汝弼、李跨鰲、管嗣裘、吳汝潤、周士儀雖匿影南山僻谷，或密報情形，請商方略；或悲歌唱和，緘寄詩篇；風雨郵筒，問道不絕。又有來陽舉人（永森按：湖南衡州有耒陽縣，來恐耒字之誤，攷縣無來陽名者。）廖應亨、武昌舉人蔡之俊、宗貢生朱盛燦、朱容椒、中書科周震、與翰林院檢討劉李鏞、

（同升子）兵科給事萬六吉、（元吉弟）疏參逆尤，避禍而出，先後齊集東安，皆以總督爲依皈。一時文人輻輳，旁午之暇，樽酒拈韻，樂此不疲也。

總督見糧餉稍可支持，兵馬休養已久，加以滇營又到，遂與督師共商：東安掌地，若再持久，糧竭餉盡，勢成烏獸散，不如決計東下爲得算也。七月七日，自東安起行至石磯站，師下民

房，將分司駐發，發謙讓不居。師曰：「我是已成之章總督，君是新起之蒙戶科，正欲借此彈壓兵民，勿讓也！」薄暮，東安知縣敖化龍餽酒醴果毅至，師與發飲，微醺，師攜發步入竹林山岡，正仰臥林間語發曰：「死便葬我於此。」發曰：「師真醉耶？胡言之謬耶？」

初八日，抵永郡，駐東海王孫宅上。初十日，副將王鳳昇自柳州募到狼兵交銃手三千到永，師大喜曰：「此潼溪制勝之長技也。」遂卽以所募兵屬鳳昇統領。又全州貢生蔣成龍募兵一千同到，亦命隸鳳昇轄下。爰定恢撫營制五副將，分中、前、後、左、右，隨遣王鳳昇、李大金、黃應元各領兵前往祁陽關口防禦。去後，發因查核各處爐場月錢，並東安未完例餉，纔離永五日，師差數騎星馳召發，發寅夜遄歸，見師容骨立，氣息奄奄，相抱痛哭。師曰：「吾病不起矣！特請回作生死之別，並付封疆大事。」師下血之病，轉成腸垢，滑痢日夜數十次，五內痛楚，呻吟不絕聲。每呻吟一聲，則呼發一聲，發隨應一聲。

七月二十日，召諸將至榻前，將恢撫營務，兵馬冊籍，北撫關防，一併交發署理。發揮涕曰：「某雖屬師生，恩同父子，從事三載，夙夜黽勉，况師體抱恙，發敢不竭其愚鈍，稍效萬一。幸惟安心調養，內外諸務，發自任之，不必有此舉動！且發受茲重畀，責有攸歸，倘敗乃公事，致吾師失知人之明，爲他人笑，發斷不敢聞命也。」師作色曰：「子欲氣死我耶？既不承受，終無着落，

如何安心調養？』發祇得唯唯。

二十六日，師命人扶坐榻間，作書與督師辭訣。捉筆指不能運，遂口授曰：『某病不能起矣，不能風雨晦明奉教左右矣，不能周旋鞭弭共事中原矣！遺大投艱，獨勞先生，誰復與先生分一臂者？某獨何心，能不悲哉！』戶科蒙正發原在先生門牆，其人才品，先生所悉，已於本月二十日，當諸將付以恢撫營務，某死之後，乞先生特疏題補事。付託得人，死可瞑目。諸標員從某馳驅日久，忍飢寒，衝鋒鏑，義矢無二，其忠勤有可知者，幸先生驅策之，以相與有成也。放筆昏絕，永從此辭。』督師覽書慟哭，作字安慰，極其酸切。略云：『老夫耄矣，生亦無益，惟瓣香頂祝天地鬼神，乞留公斗岱之身，以興明祚。蒙戶科大用之才，恢撫事務，且暫署理，諸將兩標一體原無分別，俱不必作事後之慮也。』發自受事以來，卽就師榻前置几案，批答文卷，料理各路軍機，仍奉侍湯藥，應答呻呼，衣不解帶，二十二晝夜。發又詣永郡內外各廟祠寺，觀行香焚疏，願減壽一紀，爲師延算。督師曰：遣官候病，甚切憂馳。

八月初三日，師作絕命詩二首云：『莽莽乾坤咫尺蕪，秋風五丈失支吾；千年黃土扃雄劍，一寸丹心冷壯圖。報國未能空愧死，渡河有恨祇頻呼，難尋淨土堪埋骨，魂詣高皇索舊都。』『批頰聲聲未肯明，河山笑擲一毛輕，坐看玉篋沈千古，空伴銅駝泣五更。今世何時慚

後死，此身無用，忍求生湖干，欲聽華亭鶴，武穆祠前秋水泓。」

初五日，自作遺表，命死後進呈。『爲臣病已篤，臣志未伸，謹瀝血泣辭，効忠重泉事。臣以七尺書生，謬膺封疆大寄，過蒙國恩，濫叨節鉞，躋級中樞，龍光之晉，極其寵榮，報稱之勞，全無尺寸。猶冀臣年方壯，尙不卽填溝壑，庶竭駑駘之力，稍收桑榆之效。不意丙戌春，事機叢脞，智力短淺，積勞成瘁，遂成下血之病；隨值新墻敗績，憤怒傷心，又增嘔血之症，擬欲請乞骸骨，以時勢日亟，不容息肩，恐蹈規避之咎。奈疆事日壞，一日，臣病日深，一日，今年夏，詰兵措餉，猶可力疾支持，入秋以來，飲食漸阻，血痢大作，連日昏絕，移時始甦。臣之死期已在旦夕。』

竊念臣任封疆，進取是職，不能厲兵秣馬，克復長驅，而以口遺君父，臣罪一也。臣身爲總督，不能彈壓遠邇，致諸勳水火成形，失地喪師，臣罪二也。臣屏藩在外，不能興晉陽之甲，立討君側之姦，致逆勳劉承允跋扈不臣，以堯舜之主，而抱靈獻之憂，臣罪三也。皇上春秋鼎盛，聖敬日躋，中興可期；天奪臣箕，不能長効犬馬，聿觀周宣、光武之隆，中道捐棄，事主不終，臣罪四也。臣負茲四罪，雖萬死不足以塞責，伏乞皇上削奪臣官，以爲有罪無功者戒。」

『顧國家大勢，禍胎養成於姑息，軍機多挫於內訌，臣願皇上大奮乾斷，明功罪，信賞罰，慎名器，養殘黎，及蚤返蹕西粵，居萬全之地，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南湘半壁，付督師臣何騰蛟』

專理，辰嘗一帶，付制撫臣堵胤錫支撐，輔臣嚴起恆休休有容，剛柔交克，若與輔臣瞿式耜同居政本，必有可觀。臣鬼錄中人，不應言及國家事，但耿耿寸心，不隨身死。臣死之後，定擬哭訴二祖列宗之前，默佑聖躬，迅掃羶氛，收還兩郟，重光寶祚。臣志伸，臣願快，臣死且不朽。伏枕瞻天，稽首泣血，仰祈容鑑。爲此具本辭，謝天恩，臣無任悲憤感激之至。」

初六日，師簡閣部楊公嗣昌所著兵餉一卷付發曰：「我不如文弱，子才不減萬吉人，吾子勉之！」隨命董君達啓行搜所存餉銀四十八兩，命發執筆，口授諭帖曰：「恢撫部院章諭：『各路防守諸將：本部院病已危篤，不能與門下終始共事，前驅進取，有負國恩。今外□內寇，望汝輩爲我雪未雪之仇，本部院雖入九泉，倦倦以望捷音也。本部院死後，切勿以奔喪爲由，擅離汎地，有悞封疆，務須堅心固守，靜聽督師調度與蒙戶科指示。僅存餉銀若干兩，均平諸將，每人若干兩，以致永別之意。門下報國，卽是報主，本部院雖死猶生矣！』」

初七日，命董子啓行取酒來，與發作別。且云：「感足下三載共事，有如形影；無如鬼伯催促，幽明千古。」正發號哭仆地，師正色厲聲曰：「吾以祖士雅、劉越石望子，奈何效兒女子態，作哀哀斷腸聲耶？」遂把盞酌酒勸發飲三杯，師亦吞三咽。飲畢，拱手揖發曰：「請了！」自是不復與發語，發問亦不復應。董子啓行、師股肱心膂之親人也，呻吟之際，啓行問曰：「病已至

此家事獨無遺命乎？」師曰：「吾自服官入楚，已無家矣，夫復何言？汝若生還，但囑吾兒不必讀書。」

初八日申刻，呼啓行曰：「董家甯馨，外口內割，皇上在那裏？」少頃，又呼如是者三，忽大叫一聲，遂爾委蛻，蓋丁亥八月初八日亥時也。是夕，督師見大星如斗，自南天墜下，光燭普地。督師驚愕曰：「於野其不祿耶？」翌辰，訃音報督師與戶部嚴公及各路營將，督師大慟慘，三軍各將撞地號天，如喪考妣。發先期命永州同知掌府事傅本斗動支官銀一百兩，買蔣鄉紳杉枋一具。初九日，已刻大殮，適宜章伯盧鼎自道州候病至永，拊棺痛哭。正發與董啓行哀毀忘生，僅存一息，宜章勸發：「大事叢集，君身過傷無益，幸抑情強飯，料理軍務，正所以報章公也。」發行文各將，遵先師遺命，不許奔喪，務嚴飭堵禦，以鞏萬全。

十一日，正發差官上總督遺疏，並報病故日期。同日，督師亦具疏題報。又一疏題太僕卿柳桂道吳晉錫陞補北撫，蓋督師於隆武二年題晉錫柳桂巡撫，廷議不允，至是參軍丁元相爲晉錫請曰：「吳公名進士，且前題開府未遂，北撫一座，舍此其誰？」督師從之。十六日，晉錫行文知會各將，取職名兵馬冊籍。發見文，欣躍如釋重負，楚人原無官楚之理，前日爲先師病篤，恐拂其意，故爲勉承，今日實獲我心。遂將北撫關防官冊籍一併移送督師，並行各將遵照。

各將謂：『先主以我等付託戶科，以戶科與我等周旋，久習知我勤苦，今易簣纒旬月，遂以我等屬他人，戶科即可背，先主不可負也。』各將心殊快快，無固志。□帥聞章總督卒，喜曰：『二敵去其一，吾無憚矣！』

八月二十二日，襲破排山，並奪熊飛關，諸軍多內潰。正發語董子啓行曰：『師櫛未舉，敵若旦夕至，發誓以身殉，但得項膏白刃，蚤從先師地下遊，固愉快也！』啓行同以死誓。諸將見發堅守不動，遂相率扶襯，發與啓行挽紼登舟，至石磯站，僉謀卜地。發曰：『師有治命矣！』遂於前日竹林小岡先師醉臥之處，壬首丙趾而瘞玉焉。督師馳至石磯，撫靈牀躡踊長號，兼述共事之情，且哭且訴，兩標將士莫不灑涕。督師親撰誄文曰：『人臣死忠者三：曰激烈，曰從容，曰勞瘁。激烈以剛怒死，從容以堅貞死，勞瘁以憂勤死，死雖不同，死忠則一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去者、奴者、剖心者，迹似懸殊，孔子俱以仁爲斷。衆人論其迹，聖人原其心耳！癸未，騰蛟承乏楚撫，時楚北皆入□版，公以孤城文吏，獨保沔州。境內不軌，勾賊爲姦，公次第剪除，以靖內患；左營魚肉沔，強擄民女，公縛而投諸水，以靖內擾。公知賊梳兵篋之害，悉撤客兵，自練士兵，與□將白旺相持三載，遮蔽長江，使□不能飛渡；蛟得免於覆餗者，藉公長城之力也。蛟屢上公功，三請藩宣，被纒聞所沮。』

「甲申冬，庚癸呼亟，煩公轉運湖南。乙酉春，左夢庚問鼎留都，蛟投身漢水，劣得更生，復至湖南，與公重聚。天驕內肆，闖逆伏誅，兩都淪沒，匝地腥羶，僅留南天一塊土，爲我與公拮据瘁瘡之區！維是張先璧荼毒於辰陽，劉承允虎踞於黎靖，公單騎解諭，悉歸戎索；崎嶇虎狼之穴，出民湯火之中。繼而左標闖部窮而無歸，公挺身招徠，肉袒傾城。復以客兵難馭，爰整親旅，詰兵於黔粵之裏，措餉於無米之炊。蛟在長沙，居中調度；公駐湘陰，臨邊自將。一將一兵，費公推置；一壁一壘，費公分布；一士一民，費公保護；一機一宜，費公眠食；一緡一粒，費公焦勞；一勳一鎮，費公調劑。心血幾何，能不病哉？蛟也魯拙，每有方略，費公訐謔；每有過失，費公匡救。心血幾何，能不病哉？又以同人參差，事多掣肘，隱忍彌縫，更費苦心。心血幾何，能不病哉？」

「迨至強敵馮陵，我疆日蹙，新墻之挫，嘔血盈升，公病已劇。湘陰不支，立誓身殉，衆將奪公，雖不得死，公病又劇。策蹇瀆水，泥塗雨雪，痛念提封，昏仆馬下，公雖不死，公病又劇。衡山險阨，幾落危機，躍馬橋頭，目擊醜類，眦裂髮指，怒氣欲吞，公雖不死，公病又劇。跋涉雁峯，渴餒涸溪，以至東安，外集殘兵，內合勁卒，振軍聲於菜色之時，復殘疆於桑榆之日，公病劇已極，而公死矣！」

「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二語八字，的的爲公行實。嗚呼，公其死矣！蛟固知公

之必死久矣！然而蛟又不知公之必死也。蓋知公之必死者，知公之心；不知公之必死者，感公愛公，祝公望公，不忍作此不祥之想，此又蛟之癡心也。嗚呼，公其死矣！公其忍心舍我而去矣！今而後，進退死生，誰復與蛟共安危者乎？密座促膝，誰復與蛟共籌策者乎？紛紜險阻，誰復與蛟分仔肩者乎？昏耄舉動，誰復與蛟規舛謬者乎？風風雨雨，誰復與蛟相慰勞者乎？」

「嗚呼，公其死矣！然而公之心則願以激烈死，不願以勞瘁死者也。向使公擯甲行閒，衝鋒冒鏑，蛟知公必爲關壯繆；向使公獨守孤城，□騎重困，蛟知公必爲張睢陽；向使公身陷賊中，義不受辱，蛟知公必爲顏魯公；向使公衡山失機，身落□手，蛟知公必爲文信國。諸死皆不得遂，乃與諸葛丞相輝映千古。且諸葛以八月死行閒，公死行閒亦以八月，何其先後一揆也？語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公固知蛟之心者也，蛟豈不知公之心哉？」

「蛟今年五十五矣，公年三十六耳！五十五者不死，三十六者先逝，鬼伯無知，謂之何哉？且漢江之水滔天，可以死矣，而不沒；長沙之燄焚領，可以死矣，而不傷；武崗已陷凶穽，可以死矣，而復脫。萬死一生，留此頑鈍之身，以守殘局。蛟可以死而不死，公不可死而死，上天蒼蒼，獨何心哉？嗚呼，招魂不復，撫牀如生，恨深九泉，慘達層霄。瀉血披衷，公靈鑒之。」

祭畢，督師還白牙橋。正發又住石磯數日，壘壙事竣，帶十數騎詣謝，遂住東安舊館。恢撫

諸將復泣請正發視事，發曰：「吳公旦夕且至，諸君當靜聽朝命，安可以意爲從違耶？」越數日，督師齋奏官回，云：「上得遺表，揮涕呼我督臣者三，聲徹殿廷。」吳晉錫北撫命既下，督師以軍務不可久曠，送敕印催其即日受事。晉錫至東安，擇吉蒞任，諸將起曰：「某等數月無餉，餒窘萬狀，今得新總督，有憑藉矣！」晉錫聞之，竟挾印遁去。

九月初五日，□兵奪永城，哨及石磯，北撫吳晉錫自東安山中納印出降。滇帥拔營走入十里山，入全州萬鄉，遂強督師同行，內閣嚴公亦移入全州矮林，依原長沙道鄧承券託焉。正發與恢撫諸將由宜湘上全州，諸將復環正發請曰：「先主棄世，我等見公如見先主，身雖武夫，義氣爲重，實不願屬他人，惟公主持之。公如見拒，即日四散作響馬矣！」發不得已，與諸將約：毋降□，毋害民，毋私鬪。諸將咸唯唯遵約束。

抵全州，州守誤以爲郝盧兵，閉門不納。中翰周震留守題授監事御史，適在全城，望見旗幟，曰：「此恢撫營兵也。恢撫紀律素嚴，民皆無恐。」遂開門出迎。發語震曰：「□在門庭，州城守乎，棄乎？」震曰：「守乎。」「本營官兵留乎，去乎？」震曰：「留哉。」發遂同震進城，與州守馬鳴鸞議糧餉。又致書留守商機宜，州守會各鄉紳公議捐助。各紳樂輸糧米，約計三十石。議每兵每日米一升五合，錢十文，馬料穀日三升，兵丁各給十日糧，將老營駐札湘山寺。發總兵

王鳳昇同三副將領兵守黃沙河，以當孔道之衝。總兵周金湯、熊兆佐、札三叉鋪，以防宜湘小路。

時九月初十日，探人回報：□帥三王各分一路進兵；恭順領武崗路，懷順領永州路，智順領常德路。恭順過紫陽河，承允標將陳友龍殊死戰，屢挫敵鋒。承允馳令禁友龍不得戰，又不發救兵，友龍敗還。恭順離武崗山三十里下營。承允輕騎出降。

（永森按：王船山叛呂傳：□兵至石羊

渡，承允退坐營門，召諸將議，皆請死戰。承允不語，入幕中修降書，遣使詣孔有德降。使返，與承允耳語良久。乃遣片紙奏上言：「敵勢大，陛下宜自爲計。」上乃倉遽出奔。城門不開，龐天壽等麾壯士以利斧斷局鎖，上單騎走，承允遂開關延敵人。）

且許獻皇上爲贄。恭順疑其詐，不納。承允復回至武崗城外北寺，薙髮而往。恭順納之，待以賓禮。

承允因一再往返，是夜遂不及入城。然承允出降之先，將城門封鎖嚴密，不許隙通。二更時，皇親王維恭、維讓與掌院事張同儉、錦衣衛馬吉翔、吳雙、兵科吳其靈、禮科洪士鵬等，相率在廷，同會劉承永曰：「令兄如此舉動，將欲以皇上作晉惠、宋欽耶？」承永曰：「家兄此行，正是挺身當鋒，以保皇上耳！」諸公曰：「既是如此，何不開門，待皇上移到靖州，不更便耶？」承永尙遲疑，諸公又請承永母出，懇切言之。母曰：「吾兒既不肖，自陷其身，豈有復陷皇上之

理？』立命取鑰匙來，諸公卽入行宮，扶擁上駕並三宮上馬，奪門而出。二十里，上曰：『靖州不可往，當從間道走廣西。』遂覓小路，走古坭，至柳州。（永森按：小腆紀年：王師破常德寶慶，且逼武崗，王召劉承允謀之。但言我兵多，敵決不來。王疑而祭之，則承允已密議投降。乃與輔臣吳炳議，由古坭幸柳州。）踣數日，仍移桂林。

恭順至武崗，見上駕已行，遂發千騎徑追靖州。至靖不見，大肆殺戮，無不殘滅。承允既降，仍居舊第，內閣吳炳、吏部尚書李若星、承允中軍鄒山、死之。刑部尚書楊喬然與承允不合，先期請出督川兵，得不及難。兵部尚書傅作霖不屈，承允勸之，作霖大罵曰：『我以汝爲必不負國，凡事將順，中外莫不指摘，以爲汝黨，我被汝蒙惡聲久矣！今豈肯同汝作狗彘耶？』拽見恭順，益加怒詈，遂死之。（永森按：小腆紀年：大學士吳炳奉命扈世子走城步，既至，而城已爲王師所據，被執送衡州，炳不食，自盡於湘山寺。傅作霖武陵人，夙與承允善，故驟得遷。及承允降，作霖勃然大罵曰：『吾以汝爲人，汝挾天子作威福，致天子蒙塵，罪已不容於死，眞狗彘不爲也！』王師入城，作霖冠帶坐堂上，承允勸之降，作霖唾其面，遂遇害。妾鄭氏有殊色，被執，過橋躍入水中死。）

承允親引恭順直擣黎平，督師母太夫人、妻王夫人與次子並家屬百餘口俱被執，以彭而述爲貴州巡撫。智順至常德，王進才、馬進忠退入澧州，進永順土司，制撫堵允錫亦同往馬。

偏沅傅上瑞獻營王以降。（永森按：上瑞武定人，爲武昌推官，初爲何騰蛟所薦，至偏沅巡撫，性反覆，棄騰蛟如遺。武崗破，遂降。臨年，金聲桓事起，當事者慮其爲變，與劉承允並誅死。）沅州偏橋、鎮遠，直抵黔中，悉爲□有，而沅州殺戮尤慘。

上蹕桂林，召內閣嚴起恆入。十月朔，督師率滇營由西延至興安駐札。初，督師至八十里山，聞武崗之警，卽駐兵新甯界，飛探皇上消息，擬率滇營爲勤王之師。後聞輦路無虞，移駐粵西確報，遂出興安，復與發合。督師致書，深悔前過，並慰發營。

督師駐興安三日，恭順差督師至，咸持手書並貴陽王金印一顆與夫人家報至。來人述恭順奉養太夫人甚厚，保全眷屬，恩禮備至，督師皆不聽，將書印抵地，命綁來人斬之。左右解勸良久始釋。卽日備述家難，繕書以聞，督師又念上自播遷之後，朝臣失散，扈從寥寥，遂薦正發入內。疏謂：今日朝廷封疆，呼吸一體。科臣蒙正發久歷行間，諳練機務，若使其入司封駁於內，臣辦戰守於外，其閒緩急事宜，應若桴鼓等語。奉俞旨，敕召正發入行在供職。發將見在官兵馬匹造冊面交督師，諸將送行哭別，戀戀不忍舍。發囑諸將曰：『先總督師事督師，諸君盡力於督師，卽是報先總督。其努力建樹，無墮恢撫聲靈，在內不忠無懋賞也。』董啓行原與發生死相依，因聞逃寇王倫投懷順，請發章總督募以快報復，石磯父老詣懷順哭訴總督恩德，

倫坐誣見殺，啓行邱墓關心，遂留全陽。

發於十一月初三日，赴桂林陛見，適本科員缺，遂掌科事兼管刑科。是時留守首輔瞿式耜兼掌吏部尙書事，內閣嚴起恆兼掌戶部尙書事，侍郎蕭如韓原名蕭琦，掌兵部尙書事，兼掌都察院，侍郎于元燁掌刑部尙書事，戶部侍郎張尙管，鼓鑄李和鼎爲通政司，兵科給事中吳其靈掌兵科兼掌吏科事，禮科給事中洪士鵬掌禮科兼掌工科事。廖應亨掌河南道，汪□□掌文選司，朱儼鉤掌職方司，張應斗掌儀制司，尹三聘掌虞衡司，吳侯鴻臚寺，文安侯馬吉翔掌錦衣衛，總兵吳雙錦衣僉士，王坤司理太監，趙進秉筆太監。其餘各衙門盡皆缺員。

兵部蕭如韓媚事南安侯郝永忠，備極醜態，凡有拂其意者，卽嗾永忠以兵力嚇之。一日，永忠同如韓遊靖邸，獨秀山，永忠折柳條作圈套，加韓項戲曰：「猴子跳圈。」以如韓有猴子綽號也。如韓詔笑曰：「我得爲猴足矣！」聞者皆唾之。

十一月二十日，懷順遣將同董英領馬步三千，從間道襲全州，攻圍累日。督師遣新甯伯趙印選、興甯伯胡一清、領兵援全，留守遣新興伯焦璉標三總兵劉起蛟等領兵援全，兵由三路進，會合恢撫官兵，直抄□兵之後，□兵大敗，董英僅以身免，陣殺千餘人，得馬匹數百，盔甲器械無算。□自大挫之後，不敢近粵疆一步。趙胡二伯與新興標鎮劉起蛟等凱旋，惟留副將

唐文耀領兵一千，與全州城守副將王有成兵八百，同監軍周震、知州馬鳴鸞駐全防守。

督師以恢撫官兵既隸親標，撤回點閱，更定營制，凡屬恢撫者，以王鳳昇爲總統。但鳳昇爲人伎刻且橫，諸將多離心，潛投郝、盧者紛紛。全州守馬鳴鸞與唐、王二將計曰：「大帥在內，僅留我輩獨支門戶重地，孤注之勢也。城不守，則必繩以失地之罪；守城，則衆寡強弱不敵，無唯類矣！不如降之便。」二將許諾。十二月十二日，鳴鸞同二將潛詣永州請降，懷順以爲無據，不收；復回全說監軍周震同降。震大怒叱罵，遂殺震，持震頭與震刺印詣永，遂納焉。

十七日，二將領□兵二千騎入全州，西粵藩籬從茲壞矣！滇師見全陽有失，遂將老營移入省會。先是南安侯郝永忠自道州入桂林，宜章伯盧鼎自道州入義甯，督師調郝、盧同滇師與親標復全州，皆以粵西爲新興汛地，且降將係新興標員，各推諉不前。督師誓死坐興安，上召亦堅辭不赴。郝永忠發羅中軍領千騎往，胡興甯自率馬步二千往，然祇爲護從督師，不復問全陽矣！

督師以親標兵單，命坐營熊兆佐往柳州募狼兵銃手三千，久未報命。永曆二年戊子新正，上疏請正發往柳州監催，發奉敕卽就道。二月朔，□三王會師大舉入粵，胡一清手挾督師上馬還省。□兵重圍興安，破之，盡屠其城，郝營千騎無一脫者。永忠大恚，將桂林官民劫掠一

空。上駕踉蹌，又移柳州，再遷南甯。督師至省城，見乘輿已行，遂同滇營走永甯州，惟留守瞿公死守桂林，飛檄焦新興上省，新興見檄即趨。□兵已薄北門，新興率諸鎮鼓銳力戰，□兵敗退全州。（永森按：小腆紀年：自郝永忠亂後，王師疑桂林空虛，直抵北門。何騰蛟將三面出，胡一清以滇兵出文昌門，周金湯、熊兆佐以楚兵出榕樹門，騰蛟自與焦璉出北門。戰未合，奮臂顧左右曰：『璉爲諸君破敵。』橫矛直奔我營。我兵圍之，矢如雨下，璉左右衝擊，勢如游龍，我兵合而復散者再。粵撫將軍劉起蛟亦大呼殺入，與璉合，擊殺數百人，貫其營而出。胡一清從東至，騰蛟撫其臂曰：『兒好爲之。』一清應聲躍馬馳擊。一清短小便捷，馬上騰擲如飛，能標槍取人數十步外，百發百中。每乘馬，必翦其鬃。王師認爲牛，輒相戒曰：『此騎牛蠻子，不易當也！』一清與璉合兵再戰金湯，兆佐橫擊之。璉標下趙興白貴殊死戰，王師大奔，追二十里，大帥幾爲所獲。）

時值江西金聲桓、王得仁反正，蓋遇時襲茶陵，□帥心懷內顧，惟留副將李東斗領兵三千守永州，總兵徐勇領兵五千守長沙，衡寶、武靖、常德各府各留鎮將領兵駐防，三王自撤滿兵北去。三月朔，督師自永寧州率滇營並親標出嚴關，圍興安，執□防弁殺之。正發於三月初十日，督催監紀范炳元狼兵三千名，同總兵熊兆佐到興安，督師大喜慰，因留發在行間，商進止。遂下取全州，與□兵戰於飛鑿橋，斬首數百級，□兵奔回守城，攻圍四十日，克之。□兵脫走者僅十之三，留守親至全州犒兵，與督師同在湘山寺，樽酒流連，權洽旬日，拉發同還。

時有周鼎瀚者，以任子官中書，因武崗之變，上塗次播遷，一應本章，命鼎瀚同金吾、馬吉、翔、哲理、鼎瀚至全，大署內閣，與發晤言，隱然中堂規模，發面斥之，聞留守來，卽遁去。此五月念旬時也。留守與督師面商：時方酷暑，兵士毋太苦；而一清必欲乘勝攻永，六月初旬，環永城數匝，兩月不得下。保昌侯曹志建以火器五千助攻，城中糧斷，□將李東斗大困，殺馬馬盡，殺老幼老幼盡，互相屠食，永紳劉興秀在圍城中，飢兵鬻而食之。東斗窘急，以十數騎重鎧血戰，奪路窮奔。□廣西撫院李茂祖就擒，解至桂林斬之。我兵直抵衡山，長沙震恐。

又劉承允標鎮陳友龍自武崗反正，光復黎靖，下至寶慶，友龍每得□官，卽剝皮示衆，綽號陳剝皮，尋以功晉遠安伯。張先壁亦自麻陽峒中出，盡有辰常一帶，三王至漢陽，聞陳友龍反狀，歸咎承允，將承允、傅上瑞等三千餘人，無少長皆殺之。

本年正月內，金聲桓、王得仁返正於江西；四月內，李成棟反正於廣東。王得仁雖爲聲桓標將，原約結爲兄弟，每行事如出一體。聲桓得仁與巡方不愜，巡方持其短，必得金巨萬，始免白簡。得仁原有故國之思，如此一激，遂密部將士衷甲，而往聲桓署中曰：『我等皆食踐大明茅土，何可長淪腥穢，甘心犬豕乎？』袖出網巾一頂，露刃而前，持聲桓髮辮割之，卽請束巾加冠。聲桓曰：『吾有心久矣！所以隱忍不發者，欲乘間待時耳！今弟舉事矣，生爲明人，死爲明鬼，

敢有他志。」得仁遂同聲檮勒兵執巡方跪而訊曰：「汝尚欲我金乎？」主命汝巡方，爲地方造福；奈何虎而翼飛而食人耶？」遂命斬之。令城內外文武兵民反正，各郡縣三日內去辦加冠。

（永森按：武臣傳：聲桓遼東人，明總兵。順治四年，隨左夢庚投誠，授總兵，討江西有功，未酬封爵，懷叛志。王得仁者，舊爲自成裨將，所稱爲王雜毛者也。助聲桓攻戰久，亦自負其功，以敘祿弗及，五年正月，聲桓與合謀，糾衆據南昌叛，殺巡撫董成學。六年正月，大兵克南昌，斬得仁，聲桓中矢投水死。）

得仁卽欲出九江，襲取南京；聲桓以贛州高進庫尙負固，必先取贛城，乃可東下。李成棟（永森按：成棟遼陽人，明總兵，順治二年降。）提督廣東一年，廣東義兵四起，日事撲殄，兵士擐甲無休日。詹事陳子壯、吏部張家珍俱以起義殉節。成棟曰：「何起義之多耶？某身受國恩，位列開鎮，反不知粵民好義耶？」袁彭年爲藩司，與成棟養子李元允友善，相與密謀，日夜說成棟舉事。又總督佟養甲見成棟橫肆，上疏請節制，成棟恚之，遂舉兵圍養甲，取滿兵十餘人盡殺之。養甲去辦納印，詣見成棟，成棟禮待如初。

（永森按：逆臣傳：順治二年，佟養甲署兩廣總督，成棟署兩廣提督，合軍征廣東。四年，由榔走廣西，成棟與養甲分兵攻勦，次第平復。攻克梧州，會賊渠余龍連結陳子壯、張家珍，寇掠肇慶、廣州。

養甲自廣州告急，成棟將軍赴援，俱擊走之。是年六月，授提督廣東總兵官，加左都督銜。先是成棟與養甲兵定廣東，以部衆爭功，漸生隙，至是因養甲奉命督兩廣，而已僅得提督虛銜，疑養甲有意抑之，懷叛志。明年正月，江西叛鎮金聲桓潰書

成棟，約期舉兵。成棟遂據南雄叛，納款由御之駐慶慶，授僞爵爲惠國公，使其黨賊害養甲。又攷小腆紀年：成棟怨望形諸詞色，愛妾張氏，陳子壯之妾也，成棟鑿而納之，年餘不歡，偶演劇，張氏見之而笑，成棟詰之，氏曰：『爲見台上威儀，觸目相感。』成棟遽起著明衣冠，氏取鏡照之，成棟歡躍，氏察知之，因德恩焉。又按家玉字子元，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諸書皆作家玉，此作家珍誤。東華錄云：成棟使其黨害養甲，此則云待禮如初，互有異同，未知孰是？

先是粵東石米五兩，及返正，士民皆懽呼載道，米價減至三兩。又本年二月，國姓成功同鄭鴻逵恢復建寧、漳泉、延江等處，全閩俱歸舊版。初國姓疾父之降，遂同鴻逵全師下海，貝勒命芝龍作書招之。成功曰：『蒙隆武皇上養我爲子，賜我國姓，我已爲朱家子，非復鄭氏兒矣！且父旣不爲忠臣，又安望我爲孝子哉？』（永森按：成功初名森，芝龍娶倭婦翁所生也。年十五，補諸生，試高等食餼。宏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名，執贖爲弟子，謙字之曰大木。芝龍引森入見福王，王奇其貌，賜國姓，名成功。順治三年，貝勒博洛以書招芝龍，芝龍降。時成功年二十三，阻之不從，遁入海。）繼而貝勒挾芝龍北去，成功同鴻逵率師先取沿海地方，隨登岸，盡復八閩。

六月內，李成棟差官南寧齋奏表，請駕幸廣東。上以成棟新經反正，恐有叵測，未便輕往。成棟又上疏請，語甚迫切，以爲：『臣欲親赴行闕，而東土新造，人心尙未貼安，臣一舉足，恐生不測。皇上若不移蹕，將以東省非王士耶？豈棄臣，抑疑臣耶？臣一點愚忠，棄八旬老母，三歲穉

兒，全家五百口於淞江，而不顧者，實欲一洗從前之差，再造中興之業，留微名於百年耳！今天顏咫尺，不得一見，其何以鼓舞士卒，號召義旅，爲出嶺之計耶？」疏上，上猶未決，留守與發馳書督師商酌此事，以爲成棟旣經背□，必無二三，上不東蹕，反令成棟舐望，無以收人心。且金聲桓、王待仁聞之，亦不鼓勵，遂上疏力勸移蹕。議以正發領滇營精兵三千，備一月行糧，赴梧州扈駕。正發於七月十六日，自桂林率兵從水路起行。二十二日，抵蒼梧，暫候。二十八日，駕至謁祭端陵。發於龍舟陞見，上問湖南情形，發一一奏聞。八月初一日，發領兵扈駕起行，李成棟於德慶州迎駕，初四日，駕至端州，遂駐蹕焉。

（永森按：小腆紀年：李成棟遣使迎駕，翟式相慮成棟挾王自

專如劉承允事，上疏力請駕幸桂林。疏令簡討蔡之俊，給事中鑿正發先後迎駕。前日粵東未復，宜駐桂以扼楚；今日江廣反正，宜駐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王意未決，吏部侍郎吳貞毓力言成棟忠誠，迎駕無虛偽，王乃由梧入肇慶。）

內閣嚴起恆、王化澄同居政府，又召朱天麟入直，首封李成棟惠國公，仍管兩廣總督事，封修養甲襄平伯，何吾驄、黃士俊，以成棟薦，復居相位。敕召大學士方以智，智以病辭。

時敍反正功，以曹掌燁兵部，晏清

（永森按：晏清字元洲，黃岡人，萬曆己未進士。永曆四年，吳毓貞、王化

澄，相表裏以通清，遂乞骸骨去，事詳永曆實錄。）

爲吏部尙書，吳毓貞戶部尙書，洪天擢、朱盛濃、程响俱

兵部右侍郎，耿維恭工部尙書，余廷相更名心度，刑部右侍郎，吳文瀛更名吳璟，禮部右侍郎，

掌尙書事。袁彭年（永森按：彭年字介眉，公安人，中道之子也。崇禎甲戌進士。）掌都察院，張佐宸掌文選，繼以施召徵掌之，唐元楫掌職方，劉遠生管戎政尙書事。劉湘客爲少詹經筵講官，陳世傑編修日講，蔡之俊、張鳳翼同爲檢討日講。姚端以待詔管誥勅，屈士璟、姚子莊俱翰林院待詔，扶綱爲太常少卿，連城壁爲大理寺少卿。丁時魁（永永按：時魁字斗生，江夏人，崇禎庚辰進士，授禮部主事。）掌吏科，正發掌戶科，李用楫掌禮科，許兆進掌兵科，繼以金堡掌之，李日煒掌刑科，尹三聘掌工科。張孝起吏科給事中，陳子升、黃葵日、李貞、謝元怵、洪夢棟、雷德復、俱兵科給事中。高賚明掌河南道，鄭同玄、王者友、王朝柱、陸樞、謝昌俱爲御史，鄒統魯中書科，王夫之、程人行人司，溫溥知禮部祠祭司主事，張應斗儀制司郎中，郭如泰戶部江西司主事，李來冷、孟鈺、朱昌時、錢秉鐙、彭焱（永森按：焱孝感人。）吳霖、李芳先、俱兵部職方司主事，吳侯鴻臚寺卿，何讓鴻臚寺丞。大皇親長州伯王維茶掌前府，二皇親王維讓掌後府，商丘伯侯恂掌中府，西陵侯宋裕祚掌左府，襄城伯李守榮掌右府。續又晉封金聲桓豫國公，王得仁建武侯，馬進忠鄂國公，王進才襄國公，曹志建永國公，陳邦傅慶國公，焦璉宣國公，趙印選開國公，胡一清衛國公，張先壁□國公，馬維興宣城侯，十永祚寧遠伯，蒲英綏甯伯，楊國棟武陵伯，馬養麟（永森按：養麟鄞陽人，初從何騰蛟爲副總兵。）陵武公，四川王祥忠國公，貴州皮熊匡國公，譚詣、譚詣俱晉伯爵，福

建國姓成功□國公，鄭鴻逵等俱賜纁書，晉秩上桂國。趙壹加兵部尙書，巡撫潯南，劉才鼎巡撫柳慶，魯可藻加兵部右侍郎，巡撫廣西，馬光太僕少卿，巡撫全九，吳德操巡按廣西，王□□加兵部右侍郎，巡撫惠潮，范鏞總督貴州軍務，鄭逢源巡撫貴州，瞿鳴豐巡按貴州，廖應亨巡撫雲南，米琦以僉都御史監王進才軍，鄭古愛（永森按：古愛字子遺，江夏人，壬午鄉試出意贖門，贖或罵

不得中，抱其卷哭。武昌陷，南奔長沙，贖以爲監紀推官。永曆元年，擢監察御史，以功晉僉都御史，後以憂志成疾卒。事詳永曆實錄。）以御史監馬進忠軍，朱嗣敏以僉都御史監曹志建軍，江見龍以御史監熊兆佐軍，

倪炳元以御史監馬養麟、周金湯軍，丁元相以御史監督師親軍，兵科吳其靄監留守軍，藍亭以副使監演營趙印選，王永祚、蒲英軍，楊應亨以御史監湖一清軍，郭都賢、周堪廣加內閣大學士，起復召用，王道直加兵部尙書，夏時亨、王應斗（永森按：應斗字天喉，崇陽人，天啓壬戌進士，初爲

鄱陽令，有政聲。崇禎元年，改選雲南道監察御史。國朝定鼎，本省按臣李敬疏薦下部，以年老辭，不復出，著有詩文集若干卷。事詳邑志。）加兵部右侍郎，總督湖北山寨義旅，揭重熙加兵部尙書，總督江西義旅，劉季鏞

以僉都御史督吉安義旅，曹徹昌、沈會霖授僉都御史，督由雲寨義旅，其以職方主事銜奉敕聯絡者，不可枚舉。

時文安侯馬吉翔以從龍之功，悉攬朝權，又以武崗播遷之時，吉翔妾隨端甯太后左右，

甚得懽心，賜號勸敏夫人。吉翔恃有內主，益無憚。凡文武陞授與章奏票擬，一一關會，然後行止，致有馬皇帝之號。（永森按：吉翔順天大興人，以武進士歷官至廣東指揮使。唐王立，至福建依鄭鴻逵，擢錦衣

衛都督僉事。福建陷，吉翔走肇慶。永曆立，與定策事。陞左都督掌衛事，從駕至全州，結劉承允爲請封伯爵，加少保，管封文安侯。大兵破雲南，吉翔與李國泰等奉桂王走緬甸，緬人戕從亡者四十有一人，吉翔與焉。王船山永曆實錄：則謂桂王走南甯時，吉翔知大勢已去，遂不復從，匿潯州山中，久之出降，挾重貲北歸，不知所終。與諸書頗異，未知是否？）一日，吉

翔謂成棟曰：『上念貴標諸鎮將從公反正，功不可泯，尙未頒爵賞，煩疏姓名，以便上聞。』成棟卽將杜求和、張月、李元允、羅成耀、楊大甫等八員開列。吉翔卽對成棟繕奏單封進。遲一時，伯爵之命遂下。吉翔固以此示恩也，成棟則以爲示威福矣。歸而嘆曰：『人言馬皇帝，豈不信哉？懽賞不典也，五等顯秩也，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乃於一座之頃，呼吸如意，何其神也！我棄老母幼子爲此舉，惟望中興有成，庶不虛負，今見權奸如此，寧有濟哉？』遂鬱鬱返羊城。

正發痛念峨山先師卒已經歲，卹典尙未請行，特具疏題請，『爲臣師膚功特著，大典未伸，僅循分陳乞，仰懇聖明加恩優卹，以勵臣忠事。臣聞市骨以致千里，式蛙以鼓戰士，故卹死所以勵生，追酬旣往之庸，更倍懋加方新之賞也。故督輔臣章曠與督師臣何騰蛟共事湖南，身履下湘危疆，獨當門戶之衝，練兵於萬難練之時，措餉於無可措之地，事事艱難，刻刻拮据。

丙戌春，積勞成瘁，致成下血之病；繼以勦鎮主客不和，掣肘牽纏，挫機蹙地，兩次身殉封疆，求死不得，憤鬱填胸，又加嘔血昏眩之疾。軀圍事勢日壞，督輔臣病症日劇。丁亥年，自春徂夏，猶忘軀力疾，重振軍聲，支撐湖南半載，病篤氣絕，方肯息肩。然屬纊之時，無一語及身家，惟云外胡內劉，惓惓以聖躬爲念。督輔臣之死，爲兵死，爲餉死，爲民死，爲門庭之□死，爲君側之奸死，非漫焉抱不起之症，偃蹇牀第以死者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督輔臣得以不死之身，再造中興，其功業不失爲先臣王守仁；今不幸盡瘁以死，其忠勤勞績，豈在漢臣諸葛下哉。」

「臣前奉命經理恢撫兵馬錢糧，與督輔臣追隨三載，督輔臣之勞之病之死，臣朝夕左右，摧肝瀉腑，願以身贖而無從者也。今督輔臣沒已匝歲，尙不得邀皇上涓滴之恩，沾及重泉，是臣淹滯先勞，稽遲曠典，負君以負帥之罪也。臣謹瀝血籲請，伏乞皇上念督輔臣身爲封疆而死，敕輔部衙門所有應給諡贈、祭葬、恩廕、查照典例，議復頒行。不獨督輔臣銜結於九原，楚粵江閩封疆諸臣，聞皇上加恩於已逝之忠魂，莫不感激思奮，著懋功以邀懋賞，允收市骨式蛙之成效矣！」

疏奏，奉旨：「故輔臣章曠身任綱常，力扶宗社，乃心王室，畢命危疆，垂千秋之生氣，留不死之孤忠。卽今湖南再奠，墓草猶青，何莫非故輔臣英靈之所始！一切贈諡祭葬諸典，已經奉

旨照原議。未經議覆者，速議。覆該衙門知道。」部覆諭文，毅贈華亭伯，廕一子中書科舍人，祭九壇，加祭三壇，全葬。奉旨依議。御製祭文於三年七月，敕差中書科鄒統魯往永州東安縣石磯站致祭。

時永衡雖光復，□鎮徐勇駐守長沙，收衡寶辰常兵將，俱集長沙，守禦堅固，屢攻不下。十二月，督師在衡陽度歲。永曆三年己丑歲正月，□遣烏金鄭親王從荆江至常德，襲忠貞營。高李（永森按：流賊高必正，李赤心降明爲忠貞營，稱高李十家。）潰奔至長沙，急攻長沙城，將陷，探聞烏金

至弋陽，遂棄去。方忠貞攻城之時，堵制撫語人曰：「督師失之，我爲復之，不亦善乎？」督師聞言，頗懊憾。（永森按：王船山永曆實錄：堵允錫字仲緘，宜興人，崇禎癸酉舉人，丁丑進士，由兵部主事歷官湖廣學政。

何騰蛟奔長沙，題薦允錫巡撫湖廣。初，傅上瑞棄黃州，賈武昌城，坐事不測，章曠亦以廷議劾歸，二人皆騰蛟保薦擢用，刺署門生如故。允錫以清望推督學，雖節鉞之命自騰蛟薦，而朝廷委任不在騰蛟，雅不欲與上瑞齒，乃據舊章刺以平交相往復，騰蛟不說。兩府幕客類無賴士，益相構煽，遂成猜離，湖南北不相應，而瓦解之勢成矣。）時忠貞衆號十萬，滇

營聞其至，恐札已也，駐衡州不肯下。適報馬進忠至湘潭，督師既欲急於恢長，且聞忠貞大掠長境，西寧兩湘之間，人畜殺幾盡，爭得督師至卯翼之。督師聞，單騎免胄入湘潭。會□師猝至，諸部方縱掠，不發偵入白。

正月十九日，□潛襲潭，屠其城，騎生得督師，欲強之降，堅臥不食。聞圖賴修固山至，輒下拜曰：「聞公在武昌，善視吾母，宜答謝，非私公也。」烏金又命董英往勸，督師見英，裂眦大罵曰：「汝是我七省督師大廳耶？今日何面目敢來見我？」董英垂首不敢出一言。督師不食已四日，苦渴甚，命奄僧往一宿河取水，僧曰：「江水清冽可飲。」督師曰：「此間水已染腥穢，豈可污我冰玉肺腸？一宿河尙從明土流出，故堪飲耳。」僧捧水一盃至，啜盡復臥。越二日，□帥知不可強，洩出流水橋，竟不屈死之。（永森按：小腆紀年：騰蛟駐衡州，聞李赤心之棄常德東走也，大駭，檄馬進忠由益陽至長沙，與諸將會師進取，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州。部下將士慮爲赤心所襲，不護行，止攜吏卒三十人往，赤心已東尾之行。進忠方奉檄進發，聞督師輕身往，大駭，遣將宣威伯楊某追護之。騰蛟至湘潭，則赤心已不宿去矣。湘潭空城也，降將徐勇輕騎偵知一人在焉，率兵徑入。勇舊隸騰蛟麾下，率衆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罵，遂擁之去。既去，而陽某始至，急入求督師，凡七出七入，最後出橋，遇伏兵。矢中其吭，自擲橋下以死。騰蛟絕粒七日不死，乃見殺。事聞，王哀悼甚，賜祭九壇，贈中湘王，諡忠烈，其子文瑞以廕官僉都御史。相傳騰蛟所居有神魚井，井故無魚，騰蛟去，魚忽滿井，既死，井復空。人猶能言其處也。）上聞報，痛哭曰：「天不祚朕耶？胡奪何先生之速耶？」廢膳撤朝，極其悲悼。

前此□遣譚拜固山復江西，圍困半載，上四調援兵，皆遷延不赴。戊子十二月，城破，王得仁巷戰身死，金聲桓赴井死。永曆三年己丑正月，惠國公李成棟督兵五萬出嶺取信豐，高進

庫先期請救，譚拜至贛，與成棟對江而軍。成棟乘夜欲潛師渡江，恃其馬撒烈善水，重鎧先渡，至江中，馬蹶，墮水死焉。保豐伯羅成耀率全師還嶺，亦畫嶺而守，不復內窺。

制撫堵允錫同忠貞營由茶陵、攸縣、安仁、永興，以至江華、永明一帶山縣僻谷中，直達廣東之星子、連州，所過殺擄，白骨滿山，野民呼爲白毛氈。永國公曹志建深憾制撫，引縱忠貞殘害地方，於道州邀制撫入關，欲脅其上疏劾高、李，並移檄諸勳共討之。制撫不從，遂閉之僧室中，將有不利。有永明何生員，制撫督楚學時，考居高等，遂密領制撫黑夜從萬棘中走脫，赴行在。正發向在廷盛稱制撫人品功業烜烜，與督師比隆，羣公皆敬憚之。南陽侯車騎將軍李元允（永森按：元允，成棟養子也，本姓賈，河南人。永曆四年，封南陽伯。元允刀辭不許，乃勉受車騎將軍。此作侯爵，與諸書稍異。）

十里外囊韉郊迎。

制撫到行在日，從事楸枰，橙橘中樂。又聽同鄉細人之言，與馬吉翔爲莫逆交。又在七星巖與孫可望（永森按：孫可望陝西延安人，張獻忠義子也。獻忠敗死，可望與其黨奔雲南，自稱東平王。既而降附桂

王，乞封爲秦王，復背明與李定國戰。兵潰，走河南，赴經略洪承濤軍前降，授爵爲義王。）差卒潘世榮、焦光啓歃血

盟好。工科右給事金堡面斥其褻威靈，辱朝廷，制撫雖面謝過，然已深啣金給事矣！（永森按：小

隱紀年：堵允錫在梧州，王遣嚴起恆、劉湘咨、安輯忠貞營，至梧州而李赤心等已入資，橫二州，乃戴允錫回肇慶。十六日，朝

行在，給事金堡劾以喪師失地，面責其結李赤心爲援，張逢宴孫可望使者。且曰：『滇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獨與之呢？』允錫失色，徐曰：『我鞅掌王事，如君言，竟無功耶？』堡曰：『勞則有之，功於何有？』允錫由是大惡允元黨，欲激李赤心東來以去之，而朝士之仇五虎者，又交構其間，允錫乃移書瞿式耜，言奉王密敕，令共圖允元。式耜復之曰：『我輩不力視封疆，乃聽人臬宰而起雲端，非社稷之福也。』又按金堡字道隱，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州，頗有政聲，以事去官。唐王幸湖南，堡朝行在，授兵科給事中。桂林城破，爲僧名性因，上書定南王，乞葬瞿公式耜，張公同敵，後卒如其志，一時稱義士云。）

尋至潯州，與慶國公陳邦傳善。（永森按：王船山永曆實錄：邦傳字霖寰，浙江紹興人。故富家子，有口辨，善逢迎，以賄中武科，父事職方司吏胡執恭，居中爲援引，歷官分守柳慶參將。隆武元年，楊國威反，焦璉與邦傳合兵，遂斬國威；璉功最，而邦傳以結納了魁楚，得錄首功，挂半璽將軍印，擢都督同知，加太子太師，封思恩侯。大兵取廣州，李元允之兵潰於肇慶，邦傳乃西還。欲挾桂王以降，畏高必正，不敢入南甯，乃遺書約與焦璉兵固守永安。璉不設備，遂夜攻璉營，執璉殺之，獻其首以降於孔有德。永曆六年，李定國破桂林，執邦傳磔之於市，傳首黔楚，見者莫不快之。）

邦傳怒忠貞潰入，壞其窟穴，與忠貞不兩立，遂與制撫約結，爲驅除計，以美姬贈制撫。忠貞見制撫與邦傳合，遂與制撫貳。久之，邦傳見制撫不能有爲於忠貞，交情亦漸衰。制撫既失忠貞心，邦傳又不承權輿，復藉內閣朱天麟求依於留守，留守見其舉動多乖，遂薄之。日暮途窮，憂憤抑結，七日內，抱疾而殞。（永森按：封孫可望爲王，結忠貞營以圖恢復，堵制撫貳主其說。與嚴起恆，金堡大相齟齬，

其後卒受噬臍之毒，則比匪之傷，制撫自不得辭其咎。然平心論之：當時殘山賸水，能與流賊爲敵乎？阻可望之封，能保其不自王乎？則二者之議，權也，勢也，非必其心之所安也。王船山作堵制撫傳，稱其忠直磊落，負有爲之志；獨惜輕信自恃，專意刑賞，屢啓敗債，與何騰蛟交相猜誣，以至敗亡。此則持平之論。聖功受知何騰蛟，與金堡爲至交，其論制撫，詞氣之間，不免稍有抑揚，讀者當分別觀之。）

上慟督師、惠國之死，悲涕不已，命官結壇宇，親臨致祭。惠國之事，李元允主之，李元允主之，惠國祭儀先備，上於八月初三日，肅輦道，親臨靈位前，三灑酒祭之，追贈甯夏王。

督師之事，正發主之，上於八月初十日臨祭，撫靈位大慟，三呼何先生，三灑酒，舉朝臣工無不哭盡哀，以督師殉節中湘，追贈中湘王。發與吏部尙書晏清，都察院袁彭年，吏科都給事丁時魁，曠同鄉金爲督師致祭。文曰：「桓桓先生，崛起黎平，翼軫毓秀，海嶽鍾英。燥髮賢書，名重玉除，偉人間出，讖應居諸。鏤鄒初試，熊封兕割，烈皇掄才，超躋卓異。藩宣開封，唐邸潛龍，蚤識真人，左右肅恭。流氛孔熾，犯及豫地，躍馬彎弓，身自爲帥。賊渠褫魄，鼠竄引避。維是方城，獻逆縱橫，烈皇特簡，節鉞專征。內起瘡痍，外捍牧圉，童叟懽呼，天方授楚。云何昊天，降此荼毒？楚事之壞，由左良玉，先生苦心，彌縫調劑。奈有黃澍，階之爲厲，孽子夢庚，犯闕麾旌。先生義烈，蹈漢江汜；河伯有靈，負公巨鯨，飄然拔起，再御輕舲。」

「燕都淪沒，金陵草菅，鼎湖連哭，無髯可攀！馬姦賣國，史相捐軀，徧染腥氛，江楚淪吳。龍飛海甸，建武再見，先生故人，特膺主眷。督師長沙，飄搖室家，外訶內潰，條緒如麻。半壁南天，一身蔽遮。左闔餘部，窮竄南土，雖就戎索，實爲禍蠱。嘔心駕御，如馴獰虎。兩出洞庭，一搗嘉魚，事機挫折，天意何如？」

「新皇御極，晉公定興，先生拜表，隕越不勝。詰兵難詰，籌餉無籌，重光衡永，再薄潭州，先生之志，以死爲休。五坡嶺前，弘範突至，吁嗟毒網，信公失墜，窮廬環遶，玉山歸歸，不餐周粟，不飲盜泉，誘勸宛轉，金石彌堅，從容仰吭，騎箕上天。大明日月，大明山川，大明旗鼓，大明衣冠。」

「先生既去，海竭山躡，悽愴宸衷，撤朝廢膳。親御龍輦，素袍展奠，三呼先生，玉淚如霰，煌曠典，古今僅羨！嗚呼先生，帝之股肱，我之公祖，福星照曜，久托高宇。先生既去，空侈三戶，星隕中湘，因以封王，作賓於天，驚冕袞裳。嗚呼先生，江漢之水，陷而復出，長沙之礮，焚領不拭；武崗履尾，幸而不啞；一死泰山，天留今日。秋風其清，秋露其瑩，敬挹端水，虔擷杜蘅，文武趨踰，鶴唳猿聲。嗚呼先生，鑒此哀情。」

祭畢，在廷各省文武有公祭，南陽侯有私祭。督師建殊勳，死殊節，允應享此殊禮。嗚呼，督師死，三湘之局結矣！正發之從事三湘，亦於此竣矣！雖督師死後，滇營趙印選、胡一清、王永祚、

馬養麟等猶出入全永之間，支持兩載，究竟倒景餘燼，如姜伯約襲武侯之後塵，無當於規取中原之大舉也。內閣嚴公秉鈞當軸，身荷軍國之重，厥後以正氣植節，爲孫可望所害，另詳於嚴公列傳（永森按：王船山永曆實錄：起恆字秋治，浙江山陰人，舉北闈，中崇禎辛未進士。孫可望求封王爵，起恆力持不可，胡執恭僞造冊寶，封可望秦王，懼僞露，乃密告可望曰：「嚴學士必不肯撰敕冊，此我密請之。」可望由是怨起恆。永曆五年，遣其將吳將軍者入見，挾兵擁行宮猝入起恆舟，作與語，語竟，起送之出，遣揮銅椎擊中起恆腦，墮水死。上聞之，痛哭，募泗人得起恆屍，喪御衾，買棺葬於南甯。小腆紀年則云：殺起恆者，可望之將賀九儀也。九儀殺起恆，投屍江中，屍流三十里，泊沙渚間，突有虎負之登崖，守視不去。九儀等驚悸累日，乃禮而葬之山麓，至今人稱虎墳云。）與正發嶺表罪狀中。（永森按：聖功此狀，未經傳鈔，想已散失。按小腆紀年：時李元允留守肇慶，王命陳邦傳統兵入衛，五虎失執。於是吳毓貞、郭之奇、萬翔、程源輩咸修舊怨，與給事中張孝起、李用楫、李日燁、朱士鯤、御史朱統鑰、王命來、陳光允、彭全等疏論袁彭年等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朋黨誤國，十大罪。王以彭年反正有功，特免議，餘下錦衣獄。大學士嚴起恆請對水殿，不得人，率羣臣長跪沙際。都督張鳳鳴受密旨，欲因是殺堡，於古廟中陳刑具，用廢衛故事，嚴鞠之。堡大呼二祖，列宗，餘皆叩頭哀祈，招贓數十萬。獄成，堡時黜並謫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贓。費式相再疏爭之，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詔。追贓，乃熹廟魏忠賢鑿鍊楊左事，何可祖而行之？」王頒敕布四人罪狀，式相封還，謂：「法，天下之公也，不可以蜚語飲釐，橫加考察，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人望。」疏凡七上，不聽。）

督師二嗣：次子丁冬被擄北去；長子諱文瑞，乙酉鄉貢，歷官兵部侍郎，繼娶姜皇親女，嘗膽枕戈，收拾督師遺旅，矢志復讎。辛卯春，上蹕南甯，時文瑞督兵崑崙關，與□相持數月，染瘴病且篤。諸將勸暫回甯養病，文瑞曰：「昔伏波云：『馬革裹尸。』古今壯之。我與其死於妻子之手，何如死於諸將手？猶不失身死封疆，爲中湘王子也。」遂於行間易簀。嗟乎，中湘可謂有子矣！

跋

正發記三湘從事紀畢，投筆歎曰：國祚中興，何代蔑有？高皇帝提三尺劍，長驅逐北，撥轉倒置之乾坤，得天下之正，與漢高等。然漢家享祚靈長，光武起自白水，重嘯炎運，歷數二百九十四年。唐肅宗即位靈武，滅安史，重奠鐘簏，歷十四帝，一百五十八年。趙宋南渡，雖云孱弱，猶更九帝，綿歷一百五十三年。至我明烈皇帝，以精明而失天下，從古希觀。亡何，孝安即位南都，翠華纔建期月，遂蹈徽欽之轍。猶謂孝安昏庸，不克負荷，加以馬阮當國，斲傷元氣，譬人抱劇病，猶復治以庸醫，劑以毒藥，豈不斃哉？思文皇帝，文武英明，勵精圖治，中興規模，大有可觀。第以求效大速，羽翼未成，牙爪先露，致失擁戴，勳臣離心，開門納敵，又爲奸輔所賣，遂蒙汀州之塵。今上神廟嫡孫，敍親敍賢，聖德渾厚和平，綽有漢高大度之風，宜卽重新日月，再整河山，兩都故物，何難鞭篋收之？『乃五稔湖南，寸土未恢，百里日蹙，豈人事之多乖，抑天命之已改耶？』

正發衡而斷之曰：『始終皆流賊之爲害也。』闖逆初起綠林，漸成巨寇，稱兵犯闕，喋血禁廷，祿山黃巢之禍，不烈於此矣！幸而假手□□，闖逆授首，死於九宮山村，民之手，率土痛憤，於茲稍快。督師何公、總督章公，同內閣嚴公，制撫堵公，撐持湖南，綢繆拮据，以爲光武之河北，

高宗之錢塘，不意布置甫就，而闖逆之餘燼又竄入矣！始而窮鹿奔藪，搖尾以求憐；繼而養虎貽患，張牙而恣噬；殺民則惟恐其不盡，穴鬪則梟然以稱雄；見北敵則鼠竄，出南塘則鷹揚。高李虎踞於長常，王郝鳴張於衡永，袁劉蠶食於澧沅，且以有用之金錢，養此多害之谿壑，人或歸咎於督師之不應撫納，以自貽伊戚。不知敵方狡焉啓疆，此窮而來歸者，若不收之戎索，勢必披倡踴跳，立見決裂。既拒門庭之□，又辦堂奧之寇，其爲禍也，不更速乎？故督師初計以爲此輩可馴而用之，則不召不募，坐獲精兵十萬；否則糜以虛器，戢其爪牙，使不致決裂成變，亦權宜補救之一術也。

或曰：劉承允、張先璧、曹志建、黃朝宣，非賊也，而所以率多不馴，將安歸咎乎？夫劉承允叛逆成性，董卓、朱泚合爲一身，此固有北投之，豺虎畀之者。張先璧、曹志建、黃朝宣，雖紀律不嚴，擾民毒地，其初皆奉督師調度，後見新營驕橫，遂爾效尤。又爲王郝、高李輕視，兩人每加凌軋，不得不各踞一窟，以防襲劫耳。

總督章公憤客兵爲害，乃與督師決策，自鍊親標，始得自將湘下，立定脚跟，與敵相拒。澧、漢、新墻之間，勝負各當。岳陽之役，若無新營債事，方城、漢水，可鳴鏑而下也。大敵已報壓境，又與親標起營房之爭，曾不移時，胡馬長嘶，宛其入室，獨不以一矢相加遺，何耶？湖南塊土糜爛

已盡。永忠狼顧入八桂，所到之處，城邑荆榛。忠貞營自常德亂竄，崎嶇衡永僻邑之地，躡入粵東三連，經四會，歷懷集，渡蒼梧，深抵潯南，兩粵遂從此壞。孫可望獻逆前部也，西川敗遁，南來休沐，收漁人之利，攘我六詔，滇黔遂從此壞。

向使悉湖南之錢穀，以贍親標，則指臂效命，不致有內梗之憂。向使忠貞不奔長沙，則滇營必隨督師鞭弭，當不致有中湘之失。向使郝永忠、高必中、不蹂粵土，則曹、焦、趙、胡不致分心內顧，而疏疆圉之防。向使孫可望不襲據雲南，則滇黔之財賦甲兵，必爲我用，不致有餉匱兵單之患。北自燕都，南至滇粵，流毒所及，悉成潰決。故曰：始終皆流賊之爲害也。卽督師之以殉節死，督輔之以勞瘁死，制撫之以憤鬱死，其禍原豈外是哉？

且光武當年新莽傳首之後，王郎、赤眉以次翦除；假令銅馬高湖都部若不投身效命，其何以成建武之業？唐肅宗藉塞上精兵，又得回紇吐蕃內助，專力以辦安史；假令靈武涼晉間，有縱橫蹀騁之從，其何以收兩京而還舊物？宋高宗恃長江之險，以限南北；假令浙閩吳楚諸路，有尾大之將，爲腹心痼疾，其何以延建炎之祚？故漢、唐、宋禍在外而不在內，所以畢心一志，致中興而延歷數。本朝內外俱受其禍，故智力交困，張而復蹶，不得媲美前代也。

雖然，中興者中興也，謂剝極而復，絕極而蘇，恰當其扼而興，非適中之說也。孟子曰：「以

其時考之則可矣！『父母既死，猶思招魂而復之，敢作絕望想哉？或曰：天下大位神器大寶，與衰之數，大實主之。豈可全咎人事？然正發從何？章二公共事三湘，其中事勢，歷歷身履而熟諳之者也。故不敢歸諸蒼蒼，以開人推諉之端也。』

